

著克亞尼普特司

譯 金 巴



話史動運義主無虛國俄

刊叢活生化文

XIV

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

S. STEPNIAK

譯 金 巴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十 四 種

版初月八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四十第

編主金巴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六三四路州福海上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義主無虛國俄

話史動運

作克亞尼普特司

譯金巴

角六
角八 價實裝平精



奇利蘇沙·娜薇

原 序

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革命運動不會不引起西歐底注意。因此在歐洲各國自然有不少關於這問題的著述發刊流布。在此類著述中有的只以敘述事實爲目的；有的則較爲深入，還想發見這個運動底原因。我並不想提到小說，稗史，以及那些著者努力把虛無黨中的人物與事實用一個非常巧妙適意的形式寫下來，想刺激讀者底想像力之敘述，這些都是失實的記載。

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類的著述差不多完全沒有什麼價值。那般著作者，對於他們所記載的事實一點也不清楚，他們底材料只是間接地，甚或間接又間接地得來的，他們一點也不能夠證明他們所根據的，而且從其中演繹出他們底觀念的材料是否可靠。他們甚至於連俄國的情形和現狀也弄不明白，在西歐刊布的俄國消息和關於俄國的材料

又是非常之少。而且他們又絲毫不認識，不知道俄國運動之活劇中的重要腳色。因此要指出在外國人所著的論述虛無主義的著作中，有一本能夠表明關於這問題全體之一個忠實的觀念，或者在其詳情之某一點上的一個忠實的觀念，也就是十分困難的事了。

在這一類的著作中我甚至不能夠指出一本沒有重大錯誤與乖謬之處的書來。

然而，不僅此也，便在用俄文刊行的著作中（此類書報算至今日為止，數量並不多，而且差不多是西歐人所完全不知道的，）也不會含有充分的材料，其理由如下：

那些給俄文報紙作文的人，即是說在俄皇之威權下作文的人，爲了個人自身之安全起見，不能不在下筆時非常謹慎，一字一句之間都要經過鄭重的考慮。因此在著述關於虛無主義的文章的時候，他們便知道，必須把許多關於虛無主義運動本身，以及關於促成虛無主義的俄國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之問題輕輕放過不提。而且他們還不得不把自己曾認識一兩個虛無黨底主要領袖之事實瞞得非常之緊，又不得不故意違背真相，裝出一個沙皇之忠順的臣民的樣子來描寫虛無黨底領袖。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爲我

們誰都知道寫這個問題的書是非常危險的，偶一不慎，寫了幾句大意的話，就會得到入獄或流放之刑罰。

事實上在俄國出版的論述虛無主義的書大都是出於虛無主義底死敵之筆，著者不是把虛無主義當作一個可怖的罪惡，便是把牠當做一大瘋狂病。這一般著者們，處在他們底地位是不能夠，而且也不會看出那促成虛無主義發展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他們完全不認得，而且也不知道虛無主義者，除了從檢察官底演說辭，和司法報告裏得點材料外，就什麼也不知道，有的竟連虛無主義者也不會見過，有的只於審判時在被告席中見過他們一兩次。

總之在俄國出版的一切關於虛無主義的著作，無論從歷史的見地或哲學的見地來說，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至於外國人底著作中所充滿的乖謬之處，自然不見於此等著述中，然而故意的放過不提，和故意的錯誤則連篇累牘皆是，同時論到革命黨人底生平更有不少的大錯。

於是我們就只能求之於那些在俄國內或亡命國外的參加過實際運動的黨人了。不錯，事實上近三年來在外國出版的革命的書報以及在聖彼得堡印刷的秘密出版物的確供給了關於近代革命運動之豐富的材料。然而這一切材料都是用俄文或烏克蘭文寫成的，對於別國文字的著作很少有幫助，因此大部份依然為西歐人士所不知。

而亡命西歐的俄國革命黨人中又很少有人肯來著書向西歐人民說明俄國革命運動之歷史與原因；縱使有人這樣做了，而他們也只限於寫一本小冊子來說明運動之某幾面，或者完全論述幾個特殊的問題。

至於那幾個懂得俄文的西歐學者，革命出版物所供給的材料對於他們是不夠的，並不能夠阻止他們不犯重大錯誤。最重要的是對於俄國國情及人民狀態之完全的智識，然而這在一個外國人差不多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懂得革命運動，必須親身參與其間，一步一步地去觀察其進步，以便不僅懂得其發展之迅速，而且還懂得爲什麼在一個短時期之內會有一種新的理論的與實際的問題將從前所流行的完全代替了。

那些使革命黨分裂成各種小團體之問題在一八八〇年就完全消滅了。一八七八年在革命運動中忽然發生了一個危機，使得黨人之區分爲各派，與夫各派間的相互關係都起了一個完全的變化。行動之方式改變了；革命人物之典型也就隨之而改變。幾年以前運動中之最卓越的人物所特有的美點和缺點又被今日俄國革命運動所特有的完全不同的美點和缺點所代替了。

因此便是那些曾經參加過積極的活動，但後來却因事去國，或專心於某種特別的專門的任務之人，在對於現在運動之觀察或對於未來運動之預料上，也往往會犯着重
大錯誤。

只有一個多年來並未離開過運動，自己又曾親身參加富於變化的俄國革命運動之各時代各形勢，而且又和那些在各時代各形勢中現身的人物有親密交情的人，只有這樣的一個人，如果他肯來敘述他所耳聞目睹的一切，才能夠使西歐讀者對於俄國革命運動之形態和實質得以忠實地了解。

但在吾黨中，這樣的人而兼有用優美的文體以表現自己思想之本領者却又是寥寥晨星。

所以我一旦知道在這少而又少的人中有一個肯來用他底生氣活潑的妙筆描寫他自己所身經目擊的各時代各形勢之俄國革命運動中的人物和事實，我非常地高興。

我還記得在倫敦前進雜誌社底印刷所內青年聚集起來誦讀他底生氣滿溢的著作中之某幾頁時是如何地感動，表示了何等大的熱誠。別的人又敘述他從前在農民中間傳道時的各種軼事。他是俄國革命報紙底主要創辦者之一人；當在外國設立的印刷所不便利於工作這事實顯明後，革命黨便把牠底機關報移在沙皇治下的首都出版，他便是這雜誌之編輯者。在俄國革命運動各主要時期的最善於活動的人物之名氏中，他底名字是屢屢被革命黨人提起的，在西歐人士之前他用的筆名是「司特普尼亞克。」我之所以說西歐人士而不說意大利人士者，因為我相信司特普尼亞克用意大利文寫的書不久就會被翻譯成其他各種文字。

西歐人士到底會得着關於這運動之一幅忠實的活潑的圖畫。在這幅圖畫中一方面我們看見羣衆被剝奪了一切政治上的權利，匍匐於長期奴隸制度之下，被政府搶去了一切，在經濟上又依賴着貴族，受貴族之榨取，然而他們在北俄却依然保存着農村公社。而且確信土地應歸他們耕地者所有，「分地」的日子遲早總有一天會來的；他們在南俄又維持着哥薩克之自治的傳統。別一方面我們又看見那般毫無義務觀念，不肯犧牲自身利益，不愛人民，不顧國家，身爲專制政治之特殊產物的貪官污吏，他們之貪婪與專橫在亞洲東部無其匹敵，在各時代各國家中找不出勝過他們的來。另外在商業階級中又還有所謂最無恥的投機者流，騙子之類，在以上所述的兩大社會層中間，又出現了一羣戰士，他們以其絕倫的精力，無敵的膽氣，獻身的熱誠震驚了全歐，至於十年之久；他們所標榜的乃是俄國階級制度之打破與自由共和的新社會之建設。他們是俄國社會主義之最初的使徒赫爾岑與巧爾尼雪夫斯基之繼承者。

這樣的人在俄國也是很多的，他們自己本是特權階級之後裔。但他們拋棄了一切。

「到民間去」宣傳社會主義之福音，這福音底目的就是在打破他們所出身的階級之特權。每一次新的審判不過更明白地表示出來他們底英勇的氣概與他們底歷史的使命。俄國政府便求助於極端的壓迫方法。牠使得全俄陷於恐怖狀態，佈滿了絞刑架。牠差不多強迫着那般和平的傳道者去拿起兇猛的武器，開始恐怖主義的鬥爭，此種鬥爭至今依然繼續着。如果俄國政府所用的方法之結果就是一個皇帝之被殺，繼位的皇帝之故意幽閉深宮，以及全俄社會建築之大崩壞，那麼誰也不能夠說俄國政府是得着勝利的。

然而另外還有一件事實也許更是重大，更有意義的；這運動至今不過十年，而與政府之鬥爭只是在五年前開始；然而在革命黨之組織上已有了一個顯然的重大變化，在恐怖主義者審判中出現於法庭上的罪犯之大多數已不再是那般出身貴族而來向與他底環境不相同的人民宣傳福音之使徒了；他們是崛起於人民中間之人，是從那不會參加任何宣傳革命的煽動的人民中間出來的。

俄國的社會黨與革命黨還很年輕但牠已在歷史中取得一個位置了

司特普尼亞克底著作之讀者自然會知道那些要素——即給了此等戰士以絕大精力，使之在近來能成爲一個有着未來勝利之把握的大黨的那些要素是什麼。那些新要素便是這個勝利之一個保證，牠們來自人民中間，人民不久就會起來而且加入戰士底隊伍攜手前進的。

一八八二年三月四日 拉甫洛夫 於倫敦

目錄

拉甫洛夫序

第一篇 緒論

革命思潮.....三

宣傳.....一八

恐怖主義.....三九

第二篇 革命的側面

引子.....五七

雅各·司特潘諾維奇.....六〇

德麥退斯·克奈門司.....七四

瓦勒連·阿新斯基.....八八

彼得·克魯泡特金.....〇二

德麥退斯·利索加布.....一四

游珊·海富孟.....二四

薇娜·沙蘇利奇.....二九

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四二

第三篇 革命的速寫

莫斯科狙擊.....一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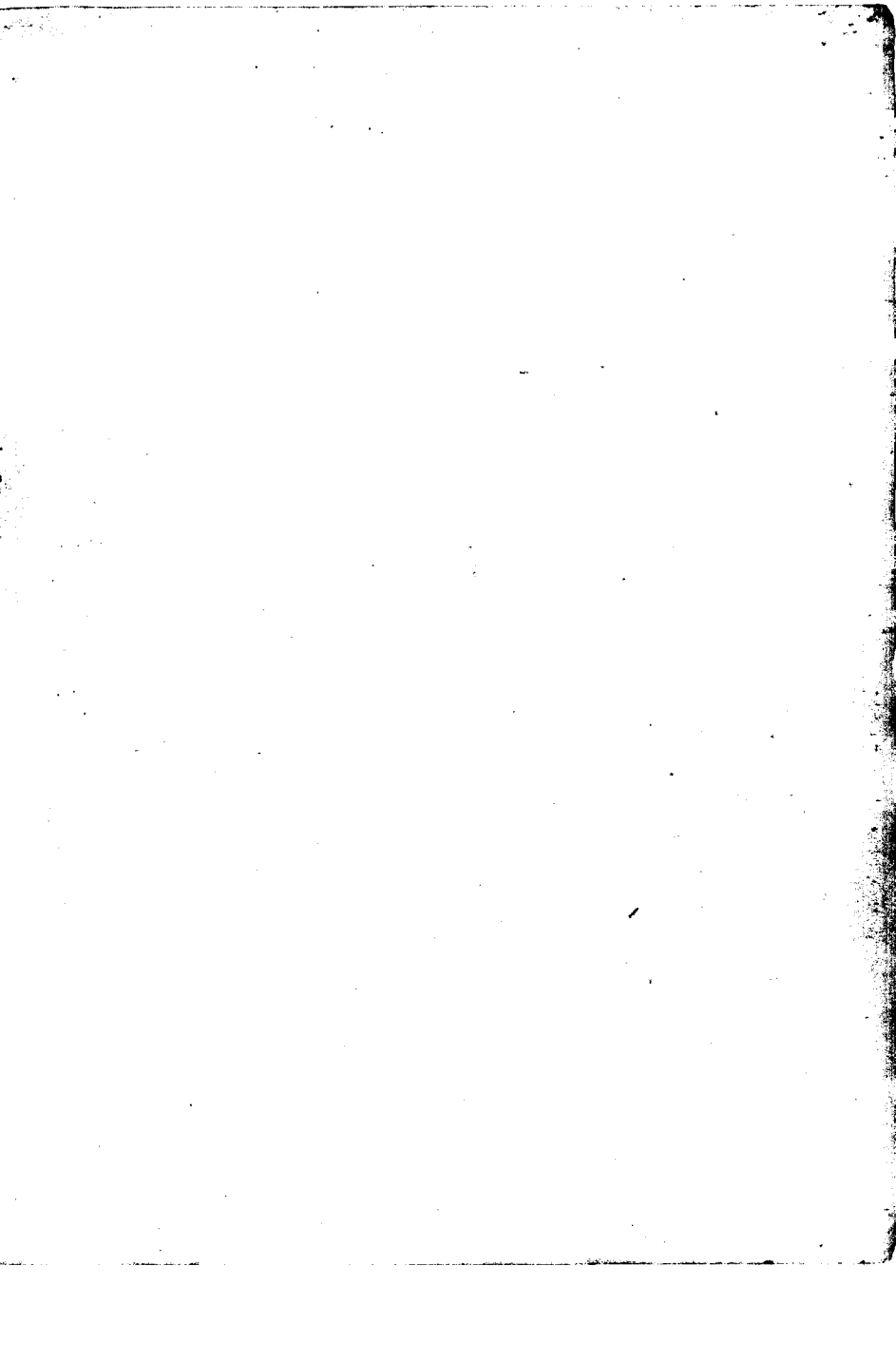
二人之逃獄.....七九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note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隱匿者.....	二〇〇
秘密印刷所.....	二二四
聖彼得堡旅行記.....	二三七
結 論.....	二九五
附 錄	
執行委員會上新皇亞歷山大三世書.....	三二三
司特普尼亞克傳略.....	一
後 記.....	一

第一篇

緒論



革命思潮

小說家屠格涅夫底聲名自然將由他底著作而長存於後代，然而只靠着一個名詞，他也就可以不朽了。他便是第一個使用「虛無主義」(Nihilism)這名詞的人。最初這名詞是用來嘲笑人的，故含得有輕蔑的意思；但後來在俄國人民中間產生了一個祕密的政治結社，雖然這從前是用來反對他們的名詞，但他們却當作榮譽之冠一般而承受了，這類事情在歷史上我們常常可以見着的。

這樣的事本來用不着提說，不過因爲在西歐一般人所謂的虛無主義者是和俄國的虛無黨完全不同，爲着免掉讀者的誤會起見，所以在前面略提說一下。

真正的虛無主義乃是哲學的和文學的運動，在農奴解放後的十年間即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之間最發達。但現在這已經完全消滅，雖偶爾還留有一點遺跡，也是早晚就會絕滅的。因為就這最近數年來俄國的熱狂的生命而論，俄國的十年革命運動已足以和他國的三十年或五十年的時期相比了。

虛無主義以脫離一切的羈絆，獲取意志之自由為出發點，而同時又謀救濟那些沈淪在永久，悲慘的奴隸境況中的勞働階級。

虛無主義底基本原理，一言以蔽之，絕對的個人主義而已。凡所謂社會，家族，乃至宗教所強迫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切義務責任的負擔，牠皆藉口於個人的自由，對之一概否定。牠不僅是對於政治的專制之反抗者，而且還是對於那束縛個人意志自由的道德的專制之最熱烈，最有勢力的反抗者。

然而我們也應該承認這些虛無主義底先驅者已經把反叛和熱狂的精神——這就是現在吾黨活動底特徵——注入在那高尚異教的和平奮鬥中間了。這種和平的奮

門確實是吾黨底絕大的活劇之一序幕，至於正戲，現在還在那「夜之帝國」演其最後一幕呢。茲特略述此鬥爭之梗概。

他們底第一次戰爭是對於宗教的攻擊。但這戰爭繼續的時間既不長久，而且也不甚激烈。其實一戰便獲勝了；因為在俄國的智識階級中間宗教之根柢十分薄弱，前一代的俄國國民有一半是習慣的儀式上的基督教徒，其他的一半人因為教育的結果，成了無神論者。然而當這一羣富於才識燃着熱情的青年著作家提起自然科學和實驗哲學二大武器，開始向那砂上樓台一般的基督教攻擊的時候，基督教便立刻倒塌了。

這唯物主義的宣傳有兩種方法，就是筆頭與舌尖彼此相呼應相輔助的最初間接靠着報紙以及譯著的書籍對於各種宗教體系，對於自由意志論，對於超自然論，開始了猛烈的挑戰。在譯著之中因為要避免檢查員底注意，凡遇過於顯明的地方，便用曖昧的字句來掩飾而在一般熱心的讀者却像飢鳥啄食般銳敏地了解原書的真義。

至於口頭宣傳的材料是本着上述著作中所貢獻的論證而由此得出他們底合理

的斷案的。一般熱情的宣傳者底三寸舌頭，那些豺狼般的檢查員對之是沒有辦法的。所以許多著作家飲恨吞聲，所不敢公布的最後的斷案，靠着他們底舌頭而得以無遺憾地宣布於同胞之前。

這種唯物物的無神論之感動人心，恰如一個新宗教一樣。這般狂熱的宣傳者也和真正的傳教士一樣，努力把衆生從基督教的迷信下救濟出來。於是進而刊行秘密出版物。對於基督教底神學直接加以一大棒喝。德國哲學家畢黑納底名著力與物質也被翻譯而印行了。此書是秘密散布的，其間雖經過不少困難，而最後竟得到很大的成功。虛無主義者底宣傳從此也就侵入嚴鎖深閉的學校門內，而達到青年學生中間了。

有一天我偶然得到了沙熱夫底「一封公開的信」。沙熱夫是當時一家銷行甚廣的報紙俄語底一個撰稿人，這封信是預備秘密刊印的。在這信內沙熱夫說到當時的情形，說到現在的虛無主義者對於當時的虛無主義者的指摘說：「我以至誠向你們宣誓，我們並不是如你們所稱的利己主義者。這是一種錯誤。我們深深相信我們是爲着人類

幸福而奮鬥的，而且我們中間任何人都預備登斷頭台，以身殉莫列學特和達爾文底學說的。」這樣的話使我不覺失笑了。我想一般讀者也會非笑的，然而這却是真誠之言呢。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走到這樣的極端，那麼世界立刻會化爲悲劇和喜劇之混合舞台爲了證明達爾文是對的，歸威愛是錯的而犧牲生命，這與兩世紀以前僧正阿巴可及其門徒底殉道又有何分別！阿巴可等堅持說耶穌 (Jesus) 這個字不應該像在希臘文裏那樣，有兩個J字，而應該只寫一個J字；『Halleluiah』(讚美上帝之意)應該唱三遍，不應該像在國家教會裏那樣只唱兩遍。因爲這個緣故他們便抱了火刑柱，登了絞首台。這足以表示出俄國人固有的性情，譬如在西歐人只要用「然」或「否」一語便得決定的事項，在俄國人却甚至有激動到狂熱的傾向，這可說是人種底特徵，實是不可掩的事實。

然而說到我們現在所提起的事件上面，事情底進行是極其順利的。沒有一個肯死守着上帝底聖壇的人。幸而在俄國，那些僧侶大都沒有智識，所以他們沒有精神上的影

響，而且他們都是有妻子的人，一心注意到家事上面去。僧侶既無實力，而政府對此隱微的純粹心理的革新運動，又怎麼能干涉呢？

對於宗教的第一戰沒有經過絲毫困難，沒有費過大力，使得勝了，絕對地確定地得勝了。在俄國，只要是多少受過教育的人，若說他如今不是一個唯物論者，徹頭徹尾的唯物論者，這真是奇怪的事了。

這次的勝利是極其重要的。絕對的無神論便是這新時代保存下來的完全無缺的唯一財產。至於我們現在的革命運動從那裏獲得了幾多的利益，已是顯明的事實，用不着我來詳說了。

然而虛無主義底大敵不僅是宗教，凡非基礎在純正的和實證的理性上面的一切事物都是虛無主義底大敵。這種傾向底本身是不錯的，然而一八六〇年的虛無主義者因為過於走向極端，便不免有些荒謬的舉動。藝術因為被視作唯心論底表現之一種遂遭虛無主義者底排斥，而且凡足以刺戟起美感的一切事物都為他們所否認。

這便是那些舊虛無主義者所從事的激烈戰鬥之一種。其中有一個熱狂者留下了
一句有名的格言：「一個鞋匠是要比拉斐耳●高貴些，因為鞋匠製造出有用的物品，而
拉斐耳所造出的東西沒有一點用處。」在純正的虛無主義者看來，「自然」本身只是
為化學以及工藝供給材料的東西而已，在此我也不必再枚舉其他同類的事實。

二

虛無主義在俄國還引起一個很大的問題，即是婦女問題。虛無主義承認婦女和
男子同等的權利。從來俄國境內沒有什麼咖啡店或俱樂部，唯一的交際場所便是會客
室，加以在農奴解放後貴族社會的經濟狀況因之而變遷。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男女社交
之親密更使婦女解放問題得着重要的發展，而幫助婦女獲得絕大的勝利了。

愛是婦女底生命。所以每次婦女起來要求她底權利，最初總是要求戀愛的自由：這是自然的情勢。在古代是這樣；在十八世紀的法蘭西是這樣；在喬治·桑時代的法蘭西是這樣，在俄羅斯也是這樣。

然而在我們虛無主義者看來，婦女解放底問題並不限於「自由戀愛」之狹小的權利。因為若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沒有變更，則所謂自由戀愛不過是自由選擇主人的權利而已。重要的還是去追求自由底本身，把戀愛底問題讓與個人的意志去解決。但說到自由底本身，沒有經濟上的獨立，婦女是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的。因此戰鬥之面目便改變，而成爲要求高等教育和職業的戰爭了，即是說多年來一般智識階級的男子所獨占的職業和高等教育，現在應該爲婦女而開放。這樣的權利是應該男女共享的。這次的戰爭既猛烈，而且繼續的時間也很久，因為在這些新運動之途中立着一個大的障礙物，就是那自中世紀傳下來的野蠻的俄國家庭生活。本來只要有毅力，鐵石也可以磨成針，何況那逐漸衰敗的人爲制度呢？所以賴着熱烈的婦女底英勇的努力，這戰爭終於奏凱。最

後的勝利仍屬於婦女，便是野蠻的政府也不得不屈服了。

在今日假若一個女子要到聖彼得堡去學醫，或修其他學科底高級的課程，她底父親不會再拿剝奪承繼權的話來恐嚇她了。一個青年的女郎再也不必從她底父親底家裏逃走了，而且虛無主義者再也不必用「假婚」的辦法來保障她底自由了。

虛無主義已獲得全勝了。

- 這樣的結婚在當時很流行。一個鄉下的年輕女子同情於革命，想到城裏去幹革命工作，或者到那裏去專門讀書。然而她底守舊的父母是不允許的；沒有父母底允許她便得不到護照。這時候會有同情於革命的男子（有時也許是一個官吏，或者竟是貴族）來幫她結婚，他們兩人私自約定這種結婚只是形式的。結婚以後父母底法律上對於女兒的威權便移到她底丈夫底手裏了。她有了她底名義上的丈夫底同意，可以得到護照到任何地方去，他也不向她要求什麼，往往有兩人在結婚以後便離開，甚至一生不再見面——譯者。

所以一般舊的虛無主義者便以此爲滿足，不再前進了。在何爲內所指示的他們底理想之三位一體——是「意志的自由，」「有知識的女性同伴」和「適合於主義的職業，」前二者既已獲得，剩下的只有第三者了。然而因爲他有學識，在俄國又正缺少受過教育的人，那麼他要尋找適合於主義的職業，也是很容易的事。

「那麼，以後又怎樣呢？」

有一天從很遠的省分，跑來了一個充滿熱情的青年客人，他來拜訪他底先生，他以熱烈的語調問那老主人道：

「那麼，以後又怎樣呢？」

主人底答覆是這樣：「我自己是幸福的了。」

充滿熱情的青年客人聽了這樣的答語，不覺憤激起來了，又說出比刀劍還要鋒利的話：

「自然，你是幸福的，我也知道。然而倘使你知道你底鄉土的同胞究竟處在什麼樣

的境地。你還能夠是幸福的嗎？他們快要餓死了；政府奪去了他們所有的錢，強迫他們在街上去求乞一點麵包皮。他們底苦痛訴之於人，人不顧；訴之於天，天也不聞。號寒沒人給之以衣，啼饑無人給之以食。人生並非無情，但在他們看來却不能不說是無情的了。也許你不知道這個罷；不然你怎麼能夠享樂？怎麼能夠不去替他們做點事呢？你不是在幾年以前曾向我說過，你願意「爲着人類幸福而奮鬥」嗎？」

屠格涅夫底虛無主義者，即舊虛無主義者，對於這個青年底質問是無法答覆的，他會被這種不知道調和的精神所困惱；因爲在鬥爭底初期，那種鼓動他來奮鬥的熱心與信仰已隨着勝利而消失了。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智識份子，一個快樂主義者而已，他底血液還遲緩地循環於他底肥滿的身體。

而這個青年人呢，他將抱着滿腔悲憤而去了，從此他要用失望的語調以這可怕的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做？」來不斷地問他自己。

然而時節終於來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之大運動發生了。在這個俄國青年底眼

前現出來一幅圖畫：一個大的城市爲着一個偉大的理想，要求人民的權利之理想而起。了革命。對於在賽納河岸上表演的可怖的活劇之盛衰，俄國青年極其緊張地觀察着。他看見洪水一般流着的血潮；他聽見大街上被屠殺的婦人小孩底沈痛的哭聲。然而他們是爲着什麼而死的呢？他們是爲着什麼而哭泣的呢？爲的是工人之解放，爲的是偉大的社會理想！

同着法蘭西賽納河畔的劍戟之音而響於俄羅斯青年底耳際的，還有那比墮指裂膚的北海寒風更要寒冷的俄國農民底牧謠歌曲，這是訴饑渴的哀調，伸悲憤的怨曲，似乎多年來難堪的苦痛都集中在這裏面了。那些多情多感的青年聽到了這樣的歌曲，怎能不感奮興起呢？

看看俄國的農民罷：他們底全生活裏充滿了憂愁，受苦和虐待。他們苦於饑餓，疲於勞動，永遠爲特權階級底奴隸，終日無休息，無希望，無慰安，無快樂地勞苦着；政府使他們永遠生活在無知識的狀態之下，所有的人都掠奪他們，踏踐他們，沒有一個援手救他們。

的。果然沒有一個人麼？不是這樣。那青年起來了。他現在得到了「我們應該怎樣做？」這問題底解答。他所下的斷案是要建設和平的理想鄉。不得不靠刀劍底力量。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又告訴農民怎樣才能夠解放他們自己，怎樣才可以使他們得着幸福。爲着這些可憐的受苦者——只能痛哭的受苦者，他底心像烈火一般地燃燒起來了。他底額上現了紅光，他底眼裏噴着烈火，他於是在心裏立下了嚴重的誓願：願犧牲他底生命，他底精力，他底思想來解放那一般匍匐在特權階級下面受着束縛和虐待的奴隸們，他知道那一類人會流了生命之血來使得他——一個特權階級之子過着安樂的生活，能夠安心讀書來製造自己。

於是這青年抱着不屈不撓的決心，拋掉那燒灼他底身體的錦衣，棄却那梗塞他底咽喉的美食；身着襤褸的衣服，足穿農民底木鞋，離開了華麗的家庭，辭別了親愛的父母，走上了「到民間去」之旅途。在那裏他以一貴族底後裔而加入農民底隊伍。或入山間的僻地，或到田畔風暖之區和農民把鋤推犁，共嘗甘苦，在偷閑吸烟的瞬間，便把現代的

福音——社會主義來宣傳。

他底意志比鐵石還要堅強。什麼西伯利亞的流放，什麼死刑的宣告，在他是毫不足畏的。他懷着高尚的理想，清明的，光榮的，又如正午的太陽一般活潑的，他輕視苦痛而且還以熱誠的眼光和快樂的微笑去就死刑。

一八七二——七四年的俄國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便是而起。其一八六六年的先驅者亦如是而起。不幸的加拉考左夫派雖爲在當時西歐初生的「第一國際」底影響之下發展的俄國智識階級之一小中心，但只有一時的命脈，不久即歸消滅，並未留下何等痕跡。

所以，我們可以說代表俄國革命思想運動的有兩種樣式：第一種即一八六〇到一八七〇年十年中的革命思潮，第二種則始於一八七一年直到現今。

這是何等相反的兩派！

純正的虛無主義者是以任何的代價去求得個人自身底幸福的。他底理想是「合

理的，現實的「生活」。而革命黨人則以任何的代價，甚至犧牲了他一己底幸福，去尋求他
人底幸福。他底理想是一個充滿了受苦的生活，和殉道者底死。

前一種運動除了在俄國外是無人明瞭也沒有能夠明瞭的，後一種運動却在西
歐得着很大的聲名。然而命運判定了前者無名於西歐，而後者則以前者之名聞於世界。
這是何等奇怪的事！

宣傳

我在本書緒言底開始，便說過俄國的革命運動是那正興盛於西歐的理想與實例之結果。俄國青年目覩他們本國的情形，再受着西歐的理想與實例之刺激，於是不顧自己地以滿腔的同情與熱心來接受此等理想與實例。

現在我再來單獨追求產生這種結果的真正潮流及其經過的逕路。譬如我們見一條大河，已知其水源及河口，而來求流水的脈路及增加水力的各支流。

西歐的潮流是很容易考察的，其逕路也是很簡捷而單純的。俄國檢查官底厲害雖是世界著名，然而他們底嚴重取締的方法却也不能夠阻止俄國與西歐間思想底交通。

許多的禁書如蒲魯東、福利葉、奧文及其他社會主義者底著作時常祕密輸入俄國。甚至在尼古拉一世底猛烈的猜疑的虐政之下，這種書籍之輸入亦未曾間斷過。

然而這類珍貴的書籍是不易得到的，而且外國文的著作也非俄國讀者人人能懂，所以他們對於俄國青年尙不能直接有絕大的影響。真正使俄國青年得着優越的感化的，還是一般知名的俄國作家。他們受了社會主義理想底感化，而以平易的字句把牠們解釋出來，使人人都能明瞭。這一羣作家中最卓越的幾個都是見識卓拔的人，俄國可以拿他們來自豪的：如巧爾尼雪夫斯基，他是深遠的哲學家，淹博的經濟學者，天才的小說家，銳利的雄辯家，他爲着他底高貴的使命而被判罪，他底殉道至今尙未終結。●又如都

● 巧爾尼雪夫斯基一八六四年以聯絡亡命者赫爾岑圖謀推翻俄國政府等罪名被判決終身流放西伯利亞，且作苦工十四年。一八八三年遇赦，一八八九年十月十九日死。本書寫成時巧氏尙健在，

故有此語。——譯者。

布若留波夫，他是一個天才的批評家，他底不朽的名著曾震動了俄國全社會，可惜在二十六歲時便長辭此世了。再如米海諾夫，他是一個教授兼作家，因了一篇對學生的演說得罪，而流放西伯利亞，還有許多其他的，我也無暇在此一一細說了。赫爾岑與阿加列夫，乃是第一家俄文的自由報紙之編輯者。他們在倫敦發行雜誌，對於俄國內的運動有絕大的貢獻。這等人實是新思想底真正傳道者，他們種下了近代社會運動底種子，並以社會主義底原理教導七十年代的青年。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對於全世界有絕大的影響，從各處都有回聲響應起來。俄國社會主義在此時期也進入血戰的狀態而大放光彩，且從研究室裏與祕密集會中進而推廣到工場與鄉村間了。

巴黎公社所擁護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原理之所以能得俄國青年如此熱誠歡迎，也有很多的原因。我將在此略述一下。在克利米戰爭時，俄國社會所受的創痕甚大，自然迅速恢復便是最重要的事。然而國家復興的工作僅由一個專制的皇帝來操縱支配，而此皇帝又只顧念到保全自己底「神聖」權利及貴族階級底利益，因為他懼怕革命底

爆發，希望得着貴族底幫助，便不惜犧牲平民底一切去保護貴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則此種復興國家的工作亦不過是一種不完全的欺人的表面的改革而已。現在我們不願來批評這種改革，這是多餘的事，因為這時候所有的報紙（甚至連官報也在內）都同情於社會主義者底論調而宣言亞歷山大二世底一切改革皆是完全無用，著名的農奴解放的政策不過把農奴底物質的生活情形變壞了一點；雖然在表面他們算是自由的人，而償還地租義務之過重，竟使他們變爲比從前更苦的奴隸。這些見解社會主義者很早便發表過了，然而當時却得着新聞界底攻擊，現在呢，一般人都不得不承認牠們了。

俄國農民底困苦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他們底生活情形逐漸陷於悲境，以數目而論，農民佔全俄人口底十分之九，這樣大多數人底困苦自然會成爲絕大的問題，而引起一般顧念到俄國前途的憂時志士底注意。他們想找出一個救濟的方法來。最初一般人士底心理以爲亞歷山大二世既然從地主底手中解放了農奴，他也許會從他自己底手中把俄羅斯解放出來。製定出某種形式的憲法使俄羅斯不再是受支配於專制的獨夫底

暴政之下：這樣的事，他總可以做出來的，至少他是可以促成其實現的。然而這種和平的合法的方法終於是夢想！亞歷山大二世一點也不肯做，專制政治之絕對權力仍是保持着，一點也沒有減少；最後只有希望着皇帝底仁善心了，但這種希望竟隨着年代底逝去，也終究成了曇花泡影了。改革家的亞歷山大二世僅隱約地顯露其面貌於極短的時期中，自此以後專制的亞歷山大二世便在俄國的政治舞台上大露頭角了。

於是波蘭叛亂爆發，又繼之以世人所切齒痛恨的殘酷的剿滅。這是反動之第一聲，且從此白色恐怖愈過愈甚。和平的合法的方法至是完全絕望。現在就只有兩條路：一聲不響地忍受下去，不然便找尋別的方法來救俄國。那許多有人心的人自然會走第二條路。

從此反動勢力雖愈過愈凶，而革命風潮亦愈演愈烈。俄國各大城市裏都有無數秘密團體存在。由此種革命風潮便生出加拉考左夫底槍彈。加拉考左夫雖未能擊傷亞歷山大二世而身死絞刑台上，然而他底槍彈却是對於這專制獨夫的一個大警告。這在亞

歷山大二世自己，他是不能明白的。不僅如此，在一八六六年以後，反動勢力更加倍地活動起來。僅僅在數月之間，前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略略近乎自由主義的遺跡，竟被一掃而光。這可說是真正的「白色恐怖」之時代了。

二

在一八六六年以後所有的俄國人，只要不是一個盲目者或偽君子，未有不相信改革的計畫是只能用暴烈的手段來實現的。革命的熱誠沸騰到了最高度。只要有一絲導火線，便可以把那些潛伏在一般人心中的熱烈的要求，變成普遍的運動了。於是巴黎公社來了。巴黎公社底革命便點燃了導火線。恰在巴黎公社失敗後一八七一年之末杜加新團便在莫斯科成立起來了；一八七二年著名的柴可夫斯基團也在聖彼得堡成立了，其分社次第成立於莫斯科，基也夫，阿德沙，阿列爾，達甘若克等地方。這兩個團體底目的都是在工人與農民中間宣傳社會主義與革命。還有其他無數具有同樣目的的小團體，

以及隻身到民衆中間去宣傳的個人，因限於篇幅，不能在此提說了。

這種運動完全是自發的。在巴黎公社運動底影響之下，且經過了巧爾尼雪夫斯基和都布若留波夫所傳播的社會主義理想之洗禮後，俄國的那種情形自然會發生出這革命運動之果了。

而且從外國又進來了一種最有力的新思潮，與這種本國的潮流接觸後，二者竟結合而爲一。這便是繼巴黎公社之後數年間迅速發展的「第一國際」底主義。這新思潮之輸入有下面的兩條徑路，一是文學的方面，一是直接的個人的方面。

這其間有兩個人底力量是很大的。一個是「安那其主義的聯合主義的國際」之建設者，破壞的天才密海爾·巴枯甯，一個是以一管橫掃千人的筆鼓吹新思想，對於我們底運動有絕大貢獻的著作家和哲學家彼得·拉甫洛夫。前者又是一個熱情的演說家和大膽的思想家，曾著革命與聯合主義一書，以非凡的頭腦，偉大的能力，鼓吹直接的民衆革命；後者又是著名的雜誌前進底主筆，以淹博的學識和不倦的勤勉來維持着前

進底榮譽。在這兩人中間自然有若干不同之點。巴枯甯是「第一國際」中激烈派（即聯合主義派）之擁護者，而拉甫洛夫却漸傾向於溫和派一方面。然而他們兩個都承認只有民衆革命才是根本改革俄國悲慘情形的唯一方法。

「第一國際」對於俄國運動也有直接的影響。在此我將重提到我在緒論中所說過的虛無主義的個人運動，因為在這一點我們就可看出「第一國際」對於俄國革命運動的影響。

婦女解放之鬥爭同時產生出婦女要求高等教育之奮鬥。在俄國所有的大學和專門學校是不收女生的，女子沒有受高等教育之權利，那麼，無數不甘困處在無知的狀態中的青年婦女，爲了要求得比生命還要寶貴的知識的緣故，便不得不離開自己底國家而遠適異鄉了。在她們看來，瑞士是自由的國土，牠底國境，牠底學校，對於任何人是會饗以閉門羹的。從此山明水秀之鄉便成了這一羣歷盡千辛萬難從冰天雪地出來的青年女子「進香者」底天國了。瑞士底名城齊利池就是她們底耶路撒冷。這種風氣遍

於全俄。在平靜的凡爾加一帶的平原，在高加索，在極遠的西伯利亞，在各處都有無數十六歲上下的少女帶了單薄的行李和有限的旅費，隻身跑到那未知國土去，爲的是一心一意想求得那能夠保證她們所渴望的「獨立」的知識來。然而到了她們底夢想的國土後，這一般懷着無窮的熱望的女子在那裏發見的不僅是醫藥學校和科學書籍，還有那她們從未夢想到的一個大的社會運動。從此她們便明白俄國的舊虛無主義和近代社會主義二者間之差異了。

「我們要求的知識是什麼？」這些青年女子自問道：「難道那僅僅是要在特權階級中求得一個更有利的地位之工具嗎？我們已經是特權階級中的人了。除了我們自身而外還有誰能享得此種利益呢？假若只有我們獨享着這種利益，那麼我們又和那般靠着貧困的同胞底血汗而生活的吸血者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青年女子便拋棄了醫學的研究，常去參加「第一國際」底集會，開始研究經濟學，誦讀馬克斯，巴枯寧，蒲魯東以及其他歐洲社會主義底建設者底著作。不久，齊利池

便由研究學問的名都一變而爲社會主義之永久俱樂部了。於是齊利池底聲名遍於全俄，而俄國的男女「進香者」更是絡繹不絕。昏庸的俄國政府大爲震恐，遂有一八七三年之愚笨而可恥的「勅令」，謂出國留學爲不法行爲，命令俄國全體學生離開這可怕的城市立即回俄。

政府此舉無異引刀自刺其腹。本來在齊利池的俄國留學生早已決定好了歸國宣傳國際社會主義之計畫，未及實行，而政府之「勅令」遂下。其結果使得俄國學生不在數年之間陸續回國，而在一個極短的時期中全體成羣結隊而歸。他們從外國帶了熱誠回來，在國內到處受着青年同胞底熱烈歡迎，從此國際社會主義之種子便一帆風順地播遍全俄了。

三

一八七二年的冬天，在聖彼得堡郊外的一所茅屋中，有一羣工人集在克魯泡特金

底旁邊。克魯泡特金向他們解說社會主義和革命底原理。那出身富家，自棄其家財的哥薩克人阿布焦夫當時雖染着沈重不治的肺病，也在他底本鄉頓河的堤上聚集困苦的農民，作同樣的宣傳。一個軍官西斯可跑到聖彼得堡的紡織工廠中做一個工人，去向工友們宣傳革命大義。另一軍官諾加采夫和他底一個朋友爲着要向農民宣傳的緣故，竟犧牲其現有的位置到鐵威爾省去做鋸木匠。在一八七三年的冬天由於該地地底控告，這兩個人被捕了，但得着了農民底援救竟得從警吏手裏遁去。他們從此便走到莫斯科，到了那里又開始向青年宣傳他們底主義。諾加采夫是一個很厲害的宣傳家，後來會激起很多騷動。

他們一到莫斯科便遇見兩個剛從齊利池歸來的女子，她們也是帶着同一使命的。國內的和外國的兩種潮流至是完全遇合了，生出了同一的結果。

無數的書籍都這樣的寫着：「報告資產階級底舊世界滅亡之晚鐘響了。在這廢墟之上將現出我們底新世界來。這新世界是建築在四海一家民吾同胞之主義上面的。那

時候沒有貧窮，也沒有悲哀了。起來，動手罷！爲革命三呼萬歲，只有牠才是實現這理想的黃金世界之唯一工具！

這些從外國歸來的青年男女以熱誠的態度向人民鼓說西歐無產階級之巨大罷爭；「第一國際」及其偉大的戰士巴黎公社及其殉道者等等俄國人民從未聽說過的事情，點燃了人民心頭的烈火；而且帶着一般新的信徒「到民間去」實行他們底理想。他們很懇切地去看那些曾在民間做過宣傳工作的人，（在當時這樣的人很少）究竟那般有力量的奇怪的東西——人民——是什麼，他們底祖先曾教他們懼怕那樣的東西，而他們自己不知怎樣竟以全個熱烈的青年的心來愛憐那人民了。那些被問的人，他們從前也是抱着同樣的懷疑和同樣的恐懼的，現在他們竟異常歡喜地答覆說，那「可怕的」人民並不是可怕的，反而是良好單純如小孩一般地可靠的；他們非但不疑懼那些傳道者，反而熱誠地歡迎他們；而且他們中間不論男女老幼在長日的勞動完畢以後，都集在燈光暗淡的茅屋中，以深刻的同情來聽社會主義的講演，或聽傳道者誦讀書籍；

傳道者走到鄉村去的時候，村會常因此而解散了，因為農民都跑到傳道者那里去聽講演或誦讀書籍。他們在盡量地描畫了他們所親見，所親聞的那些不幸的人民底苦況之後，又熱烈地敘說將來的希望。他們底話也許是過於誇張的，然而這樣的話從真誠的心裏流露出來，愈能動人。他們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平民已不是如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樣消極，那樣膽怯了，據說人民已不能夠再忍受下去，暴風雨的時期是快要來了。

所有這些有力的影響刺戟着俄國青年底易感動的熱烈的心胸，遂產生了一八七三——七四年的大運動，從此俄國革命底新紀元開始了。

這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時期。這與其說是一個宣傳，不如說是一個天啓。在從前我們可以指出某一個人或某一本書，感動了某某人，使他加入革命運動。自此時起，情形完全變過了。現在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個吶喊，要喚起那無數的青年投身於救濟俄國，救濟人類的偉大事業中。果然，那些熱烈的青年們一聽到這聲吶喊，便立刻覺醒來了，充滿着對於他們底過去生活的苦痛之回憶，拋棄了家庭，財富，榮譽，親戚，燃着滿懷的熱情，懷

着堅強的信仰，帶着無限的快樂，奮不顧身地投身在革命運動裏面。這樣的熱情，這樣的信仰，這樣的快樂，人們一生只能經驗一次，一旦喪失便不能再有了。

無數的貴族人家的青年男子和妙齡女郎竟肯拋棄了他們底地位，跑到工廠裏，商店中，田莊上每天作十五小時的工，親嘗種種的辛苦。青年總是寬大，慷慨，勇於犧牲的。然而最可使人注意的，便是中年或老年人也受了這種傳染，他們已經有了好的位置，而且還有更好的前途，有的是裁判官，有的是醫生，有的是軍官，有的是官吏；他們也把這一切都犧牲了，和熱烈的青年一起來幹革命事業，而且他們底熱心也不減於一般青年。

這種運動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宗教的。牠已有了宗教底迷人的，傳染的性質。人們之所以加入這運動，不僅是爲着要實現一個顯明的，具體的目標，而且爲的是要滿足他們底內在的感情，要滿足他們底義務的觀念，促進他們底人格的完全。

然而這種高貴的運動一旦與殘酷的實際情形相遇，就好像精美的磁器碰着沉重的石塊那樣，自然會破碎了。

俄國農民對於社會主義並不表示冷淡或敵視的態度，反之，他們却熱烈地歡迎牠。因爲俄國農民有所謂「Община」（鄉村公社）管理着公共的土地，還有「Мир」（或「Громада」）公共會議）管理着公共的事務；對於他們，科學的結合與聯合主義之原理不過是從他們許多年來生活於其中的制度所推演出來之合理的、自然的推論而已。實在，全世界中最易相信「聯合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農民要算是俄國農民了。巴枯甯甚至說過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的辦法，是不必要的，因爲他們已具有了社會主義底基本要素，只要革命一起，他們投身其中，社會革命便爆發了。不過一個革命總需要一個強固的組織，這種組織只能由宣傳運動來形成（或是社會主義的宣傳，或是單純革命的宣傳）。然而宣傳運動不能公開進行，便不能不從事於秘密宣傳；秘密宣傳在鄉村裏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無論什麼人，一住到鄉村裏，不管是做一個工匠，或一個小學教師，或一個書記，都會引起人們注意的。他會立刻被人監視着，他底一舉一動都會被人知道，恰像一個關在玻

玻璃子裏的雀鳥一般。而且農民也不能守秘密。你想像看農民對於這樣希奇的一件事——聽傳道者誦讀書籍，而書本上所說的話，在他看來都是極其公正，極其良好，極其自然的，——對於這樣希奇的事他能夠守着秘密不向他認識多年的鄰人敘說麼？他得到了這樣寶貴的福音——社會主義，他能夠私藏着不使他底鄰人也得點好處麼？所以，一旦有某一個傳道者去到鄉間訪問他底友人，霎時間消息就傳遍全村，在半點鐘以後，白髮長鬚的老農和強壯的青年農夫便成羣結隊地來到傳道者友人底家裏。他們是來聽這位新來的客人底講演的，他們甚至來不及事先告訴他或他底友人一聲。小小的茅屋自然容納不下這許多人，於是他們便把他邀請到村會底會場裏去，再不然就到廣大的牧場上，在那裏，上面有青天，下面有碧草，對着這一羣狂熱的，頭腦單純的羣衆，他便開始誦讀書籍，或發表演說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自然很容易知道這樣的社會主義的宣傳運動。於是政府下令實行大拘捕。據政府底某一張布告上面說受着社會主義傳染病的共有三十七省。可

見被捕的人數一定也是很多的。然而究竟被捕者底總數共有若干，還是無人知道。單在那個繼續了四年的大案——「一九三三案」中，被捕的人據官家的統計已達一千名以上。

然而傳道者底勇氣並不少衰。這一團仆下，那一團又繼之而起，正是戰鬪方酣的時候。這種運動繼續了三年之久，其強度是時常變遷的。然而到後來，事實證明了這種運動無異乎以人頭去碰銅牆鐵壁，是不能摧陷敵人底營壘的。

在一八七五年，這種運動就改變了方針。從前那種分散的個人傳道方法不用了，現在另採用一種新的方法——「殖民傳道」(Pocelencia) 就是說把全體的傳道者聚集在某一省，或某一區域。

有了過去的經驗要免掉像從前那樣的失敗，那般殖民傳道者便不得不異常謹慎。他們此後不再像以前那樣疏忽地去驚動一般農民，他們底宣傳只限於他們所完全認識而且相信得過是謹慎的那些人。這樣的傳道很少被人發覺，故能支持了若干

年，然而却沒有什麼大效果。因為俄國地方太大，而且他們就在那選定的區域裏，也不得不小心地限制他們底活動，免得被官廳覺察出來。

四

一八七七年與一八七八年間的反亂者審判，便把俄國革命運動底第一期結束了，同時給革命運動加上了一個光榮尊嚴的冠冕。

俄國政府想效法第二帝國時代的法國政府對付「紅色妖魔」的手段，下令「莫斯科團五十人案」應該公開地審判，希望由此使資產階級看見革命黨人底兇惡可怕，會拋棄他們底自由主義的趨向，（這種趨向已開始在資產階級中間發生了）來鞏固王朝。然而事實上所得的結果恰恰相反。便是那些從前把革命黨人當作仇敵，視為蛇蝎的人，一旦親眼看見他們底那種高貴的犧牲精神，那種感人的獻身態度，也不得不流一掬同情之淚，而拋棄從前那種愚妄的偏見了。

「他們是聖人。」這樣的呼聲從那般親眼看見這次不朽的審判的人們中間起來了，而且不斷地傳誦着。

繼「五十人案」而發生的「一九三人案」更證明此種見解是不錯的，於是人民漸漸覺醒了。

實在，人類底一切純潔的，崇高的感情都聚集在這般英勇豪俠的青年底身上了。燃燒着這種感情，順從着他們底偉大理想，這一般青年不僅願意犧牲他們底生命，他們底前途，他們底地位；甚至於他們底靈魂，他們也肯把牠貢獻在人民自由底祭壇前作一件祭品的！他們爲了要把自己底一切拿來爲理想犧牲，便屏棄掉其他的一切思慮，拋棄了一切個人的享樂。刻苦的生活成了一種教條。而且在幾年之間，男女青年竟熱烈地提倡禁慾主義。傳道者沒有一點爲自己打算的念頭。他們把捨己利人的理想完全地純潔地體現出來了。

然而這些人又過於理想化了，不大適宜於那正開始的大鬭爭。一八七二年到一八

七五年的傳道者，與其說是革命的，不如說宗教的。他們底信仰是社會主義，他們底上帝是人民。縱然他們所見的事實與他們底理想相反，他們仍堅決地相信有一天革命會爆發的；恰像生在中世紀的人迷信着世界末日底裁判快要到臨了那樣。然而殘酷的實際對於他們底熱誠和信仰給了一個大的打擊，把他們所崇拜的上帝（人民）底真面目顯露了出來，這和他們從來所夢想的並不相同。這時候他們仍願爲人民犧牲一切。不過他們在這第一次失望之後，已經失掉了奮鬥的熱狂和勇氣，看不出前途有勝利的希望，於是寧願拋了月桂冠去戴那荆棘冠。他們便走向殉道的路上去了。他們恰如早年的基督教徒，以至誠博愛之心，嚴格的態度與溫和的微笑走上了革命的祭壇，和斷頭台上的露水同消了。就在那最後的一瞬間，他們還是很快樂，因爲他們明白他們是爲着自己底信仰的緣故而受苦的。他們底心裏充滿了愛情，他們並不憎恨任何人，甚至對於劊子手，他們也無憎恨心。

這便是一八七二——七五年的傳道者。這一種人過於理想化，不能抗拒那猛烈的，

迫切的鬥爭，這應該改變過，不然就應該消滅。

實在另一種人已經起來了。在遠遠的天邊突然出現了一個幽暗的人形，被一股地獄的光所照耀着，他有一個驕傲的態度，還有表示着憎恨和大膽的相貌，在驚嚇着的人羣中走過，以堅定的脚步進了歷史底舞台。

這就是恐怖主義者。

俄羅斯底大草原上，忽然被星星的火點燃着，霎時間便成了燎原之勢，全俄羅斯都包在火光之中。這點火的人是誰呢？

恐怖主義者！

恐怖主義

一八七六年與一八七七年是俄國社會黨底最黑暗，最可悲的時代。在傳道運動底祭壇前他們所貢獻的犧牲太大了，差不多那一代的青年全體都被專制政府摧殘淨盡了，那專制政府在一陣狂亂的畏懼之際便大行恐怖政策。俄國舊有的監獄已爲無數的傳道者擠滿，於是政府造了新的監獄。這樣大的犧牲究竟得到什麼結果呢？呵，和這樣的犧牲比較起來，所得的結果真是微乎其微了！

那幾個有了社會主義的理想的農民和工人又能夠做什麼呢？那幾處的殖民傳道又能夠做什麼呢？

過去是慘痛的，未來又是黑暗，幽鬱的。然而運動也是不能夠停止的。而且一般革命黨人底心理異常激昂，急欲行動，於是不得不去尋求新的方法。

然而在俄國底情形之下要尋出一種方法，却是很困難的事。這種工作費時既久，又是極其艱難；犧牲的人一定很多，因為這好像在一個黑暗的地洞裏要想找尋一條出路，在這地洞裏面到處都是陷阱和危險，每進一步便要犧牲許多性命，而且只有那些倒下去的弟兄們底叫喊是那般生存者底唯一「指南針」，告訴他們應該走哪一條路。

傳道運動便是「語言底力量」之一大試驗。這一條路既然不通，那麼，依着自然的反動，他們便開始走那反對方向的路，「行動底力量」又開始被試驗了。

「我們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為我們只尙空談，不能實行。」

這便是那偉大運動所遺留下來的少數革命先輩底自責，當他們見着另一代新的青年起來填補從前戰士底空位的時候；從此「我們應該來實行」的呼聲又傳遍全俄，恰像幾年前「到民間去」的呼聲那樣普遍。

然而應該採取何種實行的方法呢？

因為他們願爲人民做一切事，而且只爲人民做一切事，所以這般革命黨人最先便決定激起人民暴動。起初成立了基也夫，阿德沙，哈可夫三省底「瘋狂團」(buntari)，其目的是在一八七五年內實行暴動。然而一次革命和一個民衆運動一樣，是自然地發展的，不能隨意製造出來的。許多的計畫中，只有司特潘諾維奇底計畫因爲佈置周密，而且以地方的煽動和地方的要求爲基礎，所以在開始的時候是成功的，然而一經發覺，司特潘諾維奇等被逮捕，全盤計畫遂歸泡影了。至於其他的暴動計畫連這樣的成績也沒有，還未預備成熟時，便被官廳發覺，而歸於消滅。

在都市中，這種趨向也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革命黨人第一次在大街上舉行遊行示威運動了。

一八七六年，及一八七七年及一八七八年初又可算是「遊行示威」的時代。如切尼雪夫與帕勒夫斯基底葬儀與夫加善的遊行示威（演出悲劇的結局）都是其最著

者。特別在阿德沙省，當柯瓦斯基被判死刑之日，革命黨人遊行示威，與軍警發生衝突，雙方各有死傷，被捕者數百人。

然而示威運動也是着着失敗。前進的路已斷絕了。革命黨底實力與政府底實力比較起來相差太遠，因此這些示威運動不過徒然把俄羅斯青年中的精英作孤注一擲，送到政府底血盆大口中做魚肉而已。在俄國一個革命甚或像巴黎公社那樣的暴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俄國各城市裏的居民共只占全人口底十分之一；而且大部分的城市都不過是相距幾百基羅米突的大村鎮而已。至於真正的城市（例如有居民一萬或一萬五千左右者）僅占全人口底百分之四或五，總共也不過有三四百萬居民。而政府可徵發的兵士共有一百二十萬名，所以凡有發生革命可能的地方，政府都可把牠變成軍營，實在要把五、六個城市改成軍營，也是做得到的，而且已經做到了。

這種情形對於那般想了解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底原因的人，是不可不熟記着的。

於是革命黨人便廢棄了示威運動的方法，從一八七八年起示威運動便完全消滅

了。

從這時候起，革命黨人底面目也就改變過了，這種改變是值得注意的。這時的革命黨人不再是五年前的那種人了。他們並不會做出什麼大膽的行動，然而他們却是在不斷地思索怎樣去行動，以爲槍彈比較語言好得多，而且時時在籌思流血的計畫，因此他們漸漸地有了行動底精神。這種人底典型就形成了。同時政府底措施，無一不幫助這地方生的趨向前發展，並且逼迫着他們不得不把思想變爲行動。

稍有一點嫌疑便足以被逮捕。一篇演說，一封從「到民間去」的友人處來的書函，從受着驚嚇，不知所措的十二歲小孩底口中供出來的一兩句話，也就足以使被嫌疑者陷身囹圄了。在那里，俄羅斯國民中的精英被嚴酷的監獄制度摧殘殆盡。在那里人間的青年之花被暴風雨打得枝葉凋零。我們只舉出一個例證就夠了：在「一九三一人案」中，未到審判的時候，囚人之自殺，病亡，瘋狂者總在七十五名以上。

所謂「非常裁判所」不過是政府底一個馴良的工具，牠所宣告的判決，其殘酷的程

度真令人不能相信。向幾個勞動者祕密地演說兩三次，或者讀一本書，借一本書給別人，有了這樣小的罪名就可得着做十年，十二年或十五年苦工的刑罰。因此在西歐各國可以公然做的事，在俄國便被視爲犯罪行爲，而且犯之者還要得着與謀殺罪相等的刑罰。

然而政府還不以這些殘酷的判決爲滿足，牠還下祕密命令，叫獄吏虐待政治犯，所以在「恐怖之家」——哈可夫中央監獄——內，政治犯起了幾次「反抗運動」爲的是要求與普通罪犯受同等的待遇。我們時時接到監獄內政治犯底來信，他們寄信的方
法非身經監獄生活者不知。這些被活埋在人間地獄中的人，把他們底苦痛生活和獄卒
底卑劣的暴行記錄在紙片上，再藏在烟捲或蠟燭裏，然後寄到外面的世界來，爲的是要
引起世人底同情，激起當權者底注意。這些信件輾轉相傳，這些消息，到處傳誦，使得幾多
篤厚溫順的人流下悲憤之淚，在最溫和，最仁愛的心靈中激起了流血，憎恨，復仇底思想。

最初的幾次血祭之發生，還在恐怖主義未成爲一個體系的前一年。這都是個人底單獨行動，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重要，不過牠們却明瞭地指示出來政府底壓迫開始有了效果了，那般社會主義者底「愛之乳」漸漸變成了「憎之焰」。此等行動既起於個人的憎恨，所以他們最先便來對付那些直接的敵人——偵探，於是在俄國各省中這時候就有半打，一打的偵探被暗殺了。

這些最初的血祭是不能止於此的。既然費了時間去殺一個偵探，那麼爲什麼又把那個派遣偵探出來的憲兵隊官，那個得着偵探的報告便下令捕人的檢察官，和那個指揮一切的警察局長放過，不加懲罰呢？這個論理不能不使革命黨人更走上一個階梯，由偵探而殺到當權者，這並不是難懂的事，本來俄國人在別方面也許有缺點，然而對於合理的打算，他們却有十足的勇氣。而且俄國人性格底最使人注意的特點之一就是他們在那一貫的理由生出的實際結果之前，是決不躊躇的。他們底理性所認爲對的，他們便不顧一切地去實行。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已給了俄國革命運動以一個很大的刺戟的。

一八七八年正月二十四日薇娜·沙蘇利奇槍擊了違法鞭打政治犯波哥留波夫的聖彼得堡警察總監特列頗夫將軍。在兩個月後她便被陪審官宣告無罪而釋放了。

我用不着在這里來敘述這件事底經過和審判底情形，也用不着來堅持地說牠底重要，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的。就在現今（指著者底時代）大家總該記得那個曾經征服了各階級，各黨派，男女老少底心的讚美之感情罷。那麼俄國當時的情形也不難想見了。

沙蘇利奇不是一個恐怖主義者。所以與其說她是一個恐怖之天使，勿寧說她是復仇之女神。她爲了要洗清吾黨底名譽上所受到的重大的凌辱，便挺身出來甘願投入虎口中，作牠底餌食。本來大家都明白如果每個罪惡行爲都要等沙蘇利奇這一類的人出來，那麼犯這類罪惡的人便可以高枕無憂了。

然而沙蘇利奇底這一鎗對於恐怖主義確實給了一個有力的刺戟。這女兒底神火

居然點燃了恐怖主義，而且爲恐怖主義爭得無限的光榮，得着輿論底同情。

沙蘇利奇底釋放無異乎是那個強迫她起來赤手空拳和蠻橫的官吏奮鬥的專制政治全體之死刑宣告。全俄國以至於全世界的輿論一致讚美陪審官底判決。

然而政府方面的態度呢？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親身跑到醫院去慰問特列頗夫，而且下令重新逮捕沙蘇利奇。但搜索全城之結果，却找不到沙蘇利奇，因爲這女郎走出法庭之際，在萬眾歡呼聲中，凱旋地安然走出專制俄羅斯底國境了。

難道蔑視正義人道與全世界的感情之舉動還有更勝於此的麼？

在暴虐之後又加以欺騙，一般人底不滿和不平自然大大地增加了。

在這里我不得不略停一下，再來分析在亞歷山大二世登極之初俄國特權階級與智識階級中間發生的純正自由主義運動。然而因爲篇幅關係，我不能在此詳說到這一點，甚至於簡略的敘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現在只說俄土戰爭是一個重大原因，因

爲牠像克里米戰爭一樣，把俄國社會組織底無恥的欺騙和罪惡暴露無遺；牠又喚起了政治改革之希望，而且特別在亞歷山大二世給了保加利亞以憲法之後。

亞歷山大二世風聲還都之日，正是沙蘇利奇女士法庭受審之時。智識階級已從他們底長夢中驚醒起來了。那時候他們只得失望地跑到那個和專制政治苦鬥的唯一的黨派——社會黨中來了。自由黨開始接近革命黨，預備和革命黨人結合的第一聲起於一八七八年。

三

俄國政府不僅拚命去激怒自由主義者，同時也還拚命激怒革命黨。牠爲了要向革命黨人復仇，使加倍殘酷地去壓迫那些被囚的社會主義者。如在一九三人案中元老院已釋放了一部份的被告，又以請求赦免書的形式請求沙皇減輕另一部份被告底刑罰，這本是俄國的慣例，然而亞歷山大二世非但不肯減刑，反而把元老院底判決作爲無效。

下令把被釋放的人重新逮捕起來。

俄國政府既如此不顧牠自己所造出來，而不會得着國民底擁護，並且國民也不願意擁護的一切法律，一意孤行，世間還有比牠更兇惡的政府麼？那麼牠所代表的，只是暴力罷了。

對於這樣的政府，用什麼方法去反對都可以。牠不再是所謂民意之保持者了，牠只是一個有組織的罪惡。一個公民再沒有去尊敬牠的義務。因為如果要尊敬牠，這與尊敬那般手裏拿着槍向徒手的旅客施放以行劫的強盜有何分別呢？

然而要去掉那一羣躲在如林的鎗刺後面的強盜，又有什麼辦法呢？怎樣才能夠使他們絕跡於俄國呢？

要像在比較俄國幸福的西歐各國中那樣向正面去用力攻擊，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只得用一種側面攻擊法，使那隊強盜來不及用自己底力量去防禦，那麼他們底力量也就無用了。

於是恐怖主義便應運而生。

恐怖主義胚胎於憎恨，有正義與希望來栽培，又有由英勇行動所喚起的熱情，做養料，於是很快地生長起來，不久就達到綠葉成陰的時代了。

一八七八年八月十六日，就是沙蘇利奇被釋放後的第五個月，恐怖主義很勇敢地向貴族政治挑戰了，憲兵司令麥孫采夫將軍青天白日在大街上被一個恐怖主義者用匕首刺死。從那時候起，恐怖主義便大步地向前猛進，逐漸地得着力量與地盤，要來和那身為專制政治之化身的獨夫決一死戰。

我不在這里敘述那些行動，因為那是用火一般的字寫成的歷史之記載。

這兩個仇人彼此面對面地遇着三次，恐怖主義者受了命運底支配，三次都失敗了，然而在每一次失敗之後他又以更厲害，更堅強的力量再立起來，梭洛維葉夫底暗殺事件失敗，又繼之以哈脫曼底狙擊，再繼之以冬宮炸藥事件，這次炸藥底爆發力之大差不多是人所想像不到的。然而三月十三日的事件還更要厲害得多。那兩個生死的仇敵又

互相擒住了，但這一次那萬能的皇帝却垂死地倒在地上。

在這次可怕的戰鬥中，恐怖主義者是得着最後的勝利了，然而爲了這一場戰鬥，他已經貢獻了重大的犧牲。當全國民還匍匐在沙皇底威權之下，不敢起身的時候，他一個人勇敢地昂起頭，而且經過無數的打擊之後，他依然不肯把他底頭埋下一點。

他爲着信仰的緣故，貢獻了無數的犧牲，唱着勝利之凱歌向着自由之天地猛進，他把殉道的英傑底偉大與莊嚴完全體現了出來。他一身兼有兩種典型：即殉道者與英雄。他是一個殉道者，從他真心真意地宣誓爲人民謀幸福的日子以來，他更深切地明白自己是把身子獻在死神之祭壇上面。在他底多風暴的生涯之徑路上，他步步走近死之境域。然而他明白死是必需的時候，他又能夠泰然自若地去見死神；他不再像古代基督教徒那樣而死，他死得像一個不怕死的戰士。

他不再有何等宗教的感情。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戰士，和前時代的夢幻的理想家大不相同。他是一個成熟的人，青春時代之不可實現的夢想已經隨年光逝去了。他是一

個信仰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然而他以為社會革命需要着長時期的預備工作，不過這預備工作是要在得着政治的自由以後才能夠做的。因此他很謹慎又很果斷地把他底現在活動計劃之範圍縮小，預備將來再擴充。他如今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推翻這可惡的專制政治，使俄國人民享受着其他各文明國民所已享受到的政治自由，然後才能夠使他們堅定地走到解放之路。

堅強的意志，難制服的精力與犧牲之精神，這是他底先輩用他底美麗的夢想而達到的，他如今却用崇高的使命以及那神奇的苦戰所激起於他底心中的強烈的激情來達到了。

這是一個何等的壯觀！有誰曾見過這樣的壯觀嗎？
他，孤獨的，無名的，貧困的，起來保護被損害的人類，和被踏踐的權利，他敢和全世界中最厲害的一個帝國決一死戰，而且年年和牠底強大勢力對抗。

像反抗上帝的撒旦那樣地驕傲，恐怖主義者也勇敢地反對那個在全國人民為奴

隸之境况中主張只有自己一人應有自由意志之權的沙皇。這個地上的上帝和那耶和華比起來是何等地不同！你看他在恐怖主義者底猛勇的拳頭之下，竟把他底戰抖着的頭藏了起來！誠然他至今還直立着，從他底戰抖着的手裏常常發出雷電來，這雷電雖然常沒有用，然而牠們一打着人，就要人死。

但是恐怖主義者是不死的，他底四肢可以粉碎，然而如果世間真有起死回生之術使他再直立起來，回到人間，他也會以同樣的精力去繼續戰鬥，非到他打倒了敵人，解放了民衆的時候不止。他已經看見他底敵人如今在躊躇，在膽怯，在惶惑了，他（敵人）只得絕望地求助於最野蠻的手段，實則這樣的手段只能自速其滅亡。

這熱烈的戰鬥，這崇高的使命，這對於快來的勝利之確信，——這一切給了他以那個冷靜的和籌劃的熱心，以及那個震驚世界的超人間的精力。如果他是一個生性慷慨的人，他就會變成一個英雄；如果他具有強壯的筋力，這就會變硬成鐵；如果本來是鐵的，這就會變為金剛石。

他有一個強烈的特殊的個性。他不再像他底先輩那樣地勇於自己犧牲。他不再具有也不再追求那使得前期傳道者近似神人的抽象的道德美；因為他底眼光如今不再用來看自己底內部，却用來定在可憎的敵人底臉上了。他是反抗一切壓迫的個人力量之典型。他不僅爲人民奮鬥，替他們爭回自主權，不僅爲解放那個在惡毒空氣中生活的全國民奮鬥，同時也是爲他自己奮鬥；爲他所愛的人，所敬的人奮鬥，爲那般憔悴於可怕的監獄中從鐵格子窗內伸出瘦弱的手來求援救的朋友們奮鬥。他爲自己而戰。他立誓要做自由之人，而且他將戰勝一切，以爭回自己底自由。他不低首於任何偶像之前。他把底強壯的手臂貢獻與爲人民謀幸福的運動，然而他却不再崇拜人民，把他們當作神聖。如果人民向他說：「做一個奴隸罷，」他便會奮然蹶起，叫聲「不！」又獨自向前了，並不管人民底詛咒和狂怒，他相信正義終於會降臨在他底墳墓之上。

恐怖主義者就是這樣。

第二篇 革命的側面

引子

我已簡略地把前十年代（即從一八七一年到一八八一年）的革命運動史敘述過了。我如今再來把這地底下的俄羅斯底內情以及那些使得威壓萬民君臨全俄的獨夫戰慄的可怕人物介紹給讀者諸君。

我要忠實地描寫他們底面影，不帶一點誇張，不帶一點隱諱，也不帶一點虛偽的謙遜。我深知要描寫出柏洛夫斯加亞，沙蘇利奇，利索加布等等人底面影，須得有一管比我底更有力的筆才行。我說出這樣的話並不是我狂於謙遜之德。實是出於我對他們的真心讚美：我知道凡認識他們的人無不與我同感的。

現在我只能簡略地乾燥地畫出他們底面影之輪廓來，讓讀者自己去填上生命之彩色罷。至於我呢，我自信我底敘述並無他長，只是絕對忠實而已。因此我不得不預先告

訴那般喜歡衝動的奇說，感情的記述的人，他們讀了我底文章不免要大大地失望，因爲在實際的生活中，一切事情之完成，都要較一般人所想像的簡單得多。

我還應該聲明的，就是：我當然不肯洩漏祕密，所以我底敘述只以能夠敘述出來的事實爲限，而且只能夠敘述那些衆人皆知的，甚或常見於報端的人名和事實；其他的，我爲了我們底運動起見，就只得從略了。

我選擇我底人物決定記事之順序完全出於隨意；並無何種政治的意義。而且我只論述那些和我熟識的人——這可見我底選擇全憑偶然；因爲在這麼大的一個運動裏，在像我們俄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內，一個人所有的朋友和相識是非常有限的。至於記事之順序，也無一定的標準，我並不以人物之重要與出名而定順序。因此我便不把蘇非亞·柏洛夫斯加亞，薇娜·沙蘇利奇，彼得·克魯泡特金幾個更出名更重要的人放在前面。

然而讀者可以看出來我這樣地排列我底這幾幅畫像，是要用人物之對照比較來

把黨底一般的性質表現得更明顯一點。爲了這個緣故，我便選擇了下面所用的敘述形式，就是在結構方面不免鬆散一點，瑣碎一點。然而這種個人的回憶也能保存着某一些地方色彩，這些地方彩色雖然本身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是和文章連在一起，確也能使人對於這革命俄羅斯底特別生活有一個明確的觀念。這就是我底主要目的，也是我底唯一目的。

我說出這一切的話，並不是說給俄國警察聽的，他們什麼事都早已明白了，用不着我底文章。我底話是說給你們聽的，我底文章是寫給你們讀的，我底良善的讀者呵！所以當你們安靜地讀到以下的篇頁時，你們不要悲哀，不要憂愁，不要害怕這篇幅將來會使得一個人在彼得保羅壘底黑暗地牢中受苦刑。

在這篇稍微長一點的導言之後，讓我來把我底第一個標本，我底好友同特潘諾維奇介紹給你們罷，我底良善的讀者！

雅各·司特潘諾維奇(Jacob Stefanovich)

在一八七七年夏天T縣非常騷動。革命黨人底氣勢十分厲害，鬧得警察日夜不甯，東西奔跑，異常狼狽。總督也親身跑到這縣裏來調查過一次。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原來警察署得着教士底密告（教士專門採取那些向他懺悔的人底祕密，向警察署報告）說在農民中間有一個大暴動的陰謀就要成熟了，爲首的便是那般什麼事都能幹的，膽大如虎的虛無主義者。然而以後的詳情就無法知道了，因爲農民知道教士把他們賣了，所以下了決心，以後不再向他懺悔什麼。同時他們仍極力進行暴動計劃，而且正因爲時機急迫，他們進行得愈速。已經有些明顯驚人的朕兆證明出這陰謀是逐漸進展了，陰謀

者恐怕酒醉失言誤事，決定不許飲酒，於是在他們這些人佔多數的「公社」裏決定把酒店關了門。從這件事看來就知道運動是如何地進步了。然而怎樣來發現出這陰謀，而加以壓止呢？大舉的搜索做過了，數百人被逮捕了，但是什麼也發見不出來。

農民一句話也不說，便是用棍棒來打，也不能夠使他們開口。一個武裝的暴動就要發生了。據說那些陰謀者像法國大革命時的「無褲黨」一樣，已經在秘密地私造槍矛，購買斧頭和刀子。警察署派了一羣賣刀斧的人到市場上去，看看有誰來買。然而陰謀者已猜到了這個心思，所以沒有一個去買刀斧的。

警察大所失望，不知道還有什麼辦法，但是一晚上一個酒店老板姓K的到警察署

● 「無褲黨」其實應譯作「無短褲黨」，這是一七八九年法國貴族用來稱呼革命黨人的。因為那

般人不穿短褲，而改穿長褲，故稱之為「無短褲黨」。後來這名稱就成為與「愛國者」同意義的了。

了——譯者

來說，一個姓P的農夫，到他底酒店裏喝了一杯燒酒，因為疲勞過度，而且從早上便不曾吃過一點東西，所以一飲便醉。醉了之後，他便大聲叫道，在短時間以後萬事都要顛倒過來，他已經「宣誓」過，而且看見過「紙」了。這個農夫當然是參加暴動陰謀之一人，K便起了由農夫底介紹加入陰謀的念頭。然而加入的時候應該宣誓，因此他便來問警官是否允許他宣誓加入。警官聽了這樣的話，真正大喜過望。他立刻允許K宣誓加入那個陰謀，並拿田產與金錢來收買他。總之K是宣過了誓，紙也看見了，這「紙」就是陰謀之計劃。

K讀了「紙」，便把牠交還給P，一面簡截了當地和P說：「聽着，你是知道衆人底名字，和別的一切事情。那麼現在你來選擇這兩個辦法。第一，是我們兩個拿了這些紙到警官那里去，他會寬赦你，你要多少錢，他便給你多少錢；第二，幾張紙很輕，我一個人可以拿到警官那里去，你來吃官司好了。」

受了這樣的威逼，這可憐的農民就變成了奸細。

他自己所知道的並不完全，不過既然有了線索，探求當然不難。不久警察署就把這陰謀底全部祕密，和陰謀者底姓名完全弄到了手裏。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事件。同志有三千，範圍廣八省，組織全做軍隊。議定在節令的日子起義。

這樣的大「建築」是在八個月之內造成的，而且是一個人底工作。這個人便是司特潘諾維奇。他曾想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計劃。他底計劃不僅根據在人民底志願上，而且還根據在人民底成見上面。他是農家子，自小便在人民中過活，所以非常知道人民底性情和生活狀況。他底計劃只被團體贊成了一半，但後來並未採行。

這次的陰謀失敗了。政府得到了一切的證據，便開始下令逮捕黨人。於是一千多人被捕了，所有爲首的人自然不會逃掉一個。然而其餘的人總算逃脫了。司特潘諾維奇不久也被逮捕了。他因爲和剩餘的黨人約會，在路上中了警察底圈套，便被逮捕了。同時被捉去的，還有他底友人獨逸奇（L. Deutch）印刷「紙」和宣言的波堪諾夫斯基（J.

Rokhanovskiy) 也在幾天前被捕了。

他們被囚禁在基也夫，那里的監獄是非常堅固的，他們底審判定於一八七八年夏天開始。

二

那年夏天我在聖彼得堡，我常到畫家X夫人家去。X夫人是我們裏面一個最熱心的人。我在她家並沒有什麼工作，因為X夫人雖在黨中盡過大力，但她如今在一個支部裏辦事，我却是不隸屬於這個支部的。她是一個才色兼備，妙於辭令的女人，我被她底魔力迷惑住了。而且像這樣的人在「違法者」中間並不只我一個！

因此我便常到她家去。有一天我去得略早，X夫人不在家，我等着。不久R夫人進來了。R夫人是我們基也夫「狂信者」底熱心的同情者，又是我私人的朋友。我們閒談着，半點鐘過去了。忽然前房裏起了一陣猛烈的門鈴聲。這不會是X夫人，因為我知道她按

門鈴的樣子；這也不會是我們底黨員，因為「我們中人」也不會這樣地按鈴。這一定是官廳裏辦事的人。開門出去，才知道這是一個送電報人。這個電報是給X夫人的，然而B夫人拆開了，我知道她們倆底友情很深，所以並不覺得驚奇。

她把電報看了一下，立刻跳了起來，拍着手，表示出莫大歡喜的樣子。

我看見這樣子，完全莫明其妙，因為我知道她素來是沉靜的。我便問道：「什麼事？」
「看呀！看呀！」她叫道，一面把電報交給我。

我把電報讀了；前面是地址，後面只有四個字「喜兒方生。」最後便是發電人底名字。

● 在俄國凡不依據法律而存在的人和物都叫做「違法的。」譬如秘密出版物是「違法的。」沒有護照，或假造護照，或借用他人底護照而生活的人，都是「違法者。」因為他們多少有點革命的嫌疑，不敢用真姓名生活。虛無主義者大都是這種的「違法者。」

「你這樣歡喜小孩？」我問她，「再不然，你和那母親很要好？」

「母親小孩！」R夫人揮手大叫，「他們從監獄裏逃出來了。」

「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

「司特潘諾維奇，獨逸奇，波塔諾夫，司基從基也夫監獄裏逃出來了。」

「三個都逃出來了嗎？」

「都逃出來了。」

我也驚喜得跳了起來。

幾天後我得着一封信，說司特潘諾維奇，獨逸奇快到聖彼得堡來了。我非常焦急地等候着，我恨不得立刻就見着他們。我尤其想見司特潘諾維奇，在幾年前我因革命運動曾和他有過一點關係。

我要那個到車站去接他的朋友，在他到彼得堡的這晚上，把他帶到我家來。我身邊有一張大人物底護照。我有一間空房子，而且和看門人，房東的感情非常之好，很受他們

底優待，所以在我家裏一點危險也沒有。

約定的日子到了，我在家裏等着。火車在晚間十點鐘到站，我知道他下車後一定要先到別處去改換服裝，而且「把自己弄乾淨」，然後才到我家來，那麼至快也不能夠在十二點鐘以前。然而在十一點鐘時分，我便不能夠忍耐了，每一分鐘看鐘一次。時間過得非常之慢。我底住宅門前只有一條很長的路，他們來時一定要走這一條路。我便出去等他們。

這是一個明朗的夜晚。這樣的夜晚在聖彼得堡是最美麗的。黃昏和黎明似乎在這沒有星子的，青白色的天空中互相抱吻，一股粉紅色的，輕浮的，蔓延的光慢慢地散佈開來，幾片淺金色的雲在那透明的空氣中浮泛着。我在少年時代非常歡喜這樣的夜晚，常常駕着一葉小舟，一個人，一支槳，泛流到尼瓦河底中央。上面有浩大的天空。下面又有從

● 這是我們底隱語，意思是避免偵探觸尾行。

那無底的黑水裏反映出來的天空，我底船便停在這兩個天空之間。回想起來，這是多麼快活！但自從我加入了革命黨以後，我又非常憎恨這樣的夜晚了，因為牠對於警察偵探，是非常有利的。

我不能夠久留在外面，我也許會被一個巡遊的偵探或一個當值的警察看見，那麼他們會在後面跟我，在這樣的一個夜晚這並不是一件好事。我便走進去，心裏較前更爲着急。十二點鐘敲過了，不見一個人來，我底焦急變成了一種銳利的苦痛，這種苦痛是常人所不能夠感覺到的，然而却是革命黨人底每日的苦痛，因爲他和他底妻子，或友人相別了五分鐘，就不能夠確定是否還能夠再見他們。我當時也感到這樣的苦痛，我以爲他們出了意外事情。又過了十分鐘，我聽見大門開了。有人在上樓；我便開了門。他們來了。我立刻識出司特潘諾維奇來。因爲他在牢裏時警察照例給他照了像。他逃走後這張像片就被翻印而散佈給各地警察，偵探，其中有一兩張便落到了我們底手裏。

我默默地歡迎着司特潘諾維奇，緊緊地抱着他。過後我便誠懇地感謝我底朋友，讓

司特潘諾維奇進我底屋裏，我愛憐地看着他，愈看愈喜歡。我不相信這一個絞繩已經套在頭上，衆人皆以爲必死的同志居然會回到人間，回到白晝之光明，回到我們底運動裏來。當我看見他站在我底面前時，我幾乎不相信我底眼睛了。

我們默默相契，立刻就 and 多年的深交一樣了。我們追憶起以前的關係來。他說他想不到我會在聖彼得堡，因爲他在外省聽見人說我還在日內瓦。我已經早知道他此次逃走之顛末了，所以我只問他這次旅行之情形；各車站上都密佈得有追緝他的偵探，他怎麼能逃脫他們底眼目。

他微笑着，立刻把一切情形都告訴我了，我望着他，這一個不怕一切的好男兒，不要任何人底幫助，只靠着他底頑強的精力，一個人便做了數千個頑固農民底首領，而且幾乎做了一次驚天動地的大暴動底領袖了。他是中等身材，略有點瘦，身子略彎，肩膀窄。從形狀上看來他是很醜很弱的。我不曾看見比他再醜的人了。他底臉和黑人底臉一樣，或者可以說更像韃靼人底臉，顴骨突起，口是非常的大，鼻子扁平。這樣的醜是非常引人注

目的。他底一對灰色的眼睛顯露出非凡的才智來。他底微笑中含得有一種陰險的和戲弄的成分，這是他們烏克蘭種人底特性。當他敘述到他用計愚弄警察時，他不覺張開口，這時露出了他底細白的牙齒，真和象牙一樣。他底全個面容，同他底深皺的前額，他底冷靜而堅決的態度表示出來，他底決斷力和一個能不為萬物所動搖的自制力。他說話時態度非常沉着，絲毫不露聲色，不作手勢。

我們談及他沿途所遇着的我們大家底友人，又談及他到聖彼得堡來進行的計畫，以及許多其他的事。

他對於一個問題常常從根本的，實行的方面來觀察，他底見解總是獨創的，不是模倣的。我不得不佩服他對於許多問題的判斷之精確健全。我尤其佩服他底知人之明，他對於一個人，只要認識幾天就可以下個判斷，不過我覺得在他對於人物的判斷中常有消極的傾向。

我們談話完畢預備休息的時候，天已是大明了。

司特潘諾維奇在聖彼得堡整整住了一個月。我們彼此常常見面。以後我又有許多機會和他相見，和他相識，相敬，相愛。他底性情是十分複雜，非常特別的。他有獨創的特性，他有非常的智慧，他有精神上與性格上的巨大的力量，而且如果遇着優越的環境，就可以成爲一個預言家的這樣一種人物。他有那罕有的指導羣衆的能力，如在T縣的暴動陰謀中表現出來的。然而他底力量不是像從炮筒裏發出的炮彈那樣，把一切阻礙着自己進路的東西完全毀壞，以直達其目的，他底力量是喜歡隱匿，可以忍耐，而且受了打擊之後，可以重新堅定地直立起來。有人說他很狡猾。他確實是一個胸有城府，非常沉着，不露聲色的人。他不輕易言語；在公共集會中從來不發一言。他只是躬着腰聽人講話，頭深深地低下來，好像在睡覺一般。他從來不會參加過學理的討論，而且他非常討厭這種討論。有時候別人一定要他去參加讀什麼「綱領」，「紀念詞」之類的會，他老實不客氣，

在會場裏熟睡了，發出如雷的鼾聲。

他全然是一個行動的人，然而却不是暴虎憑河之類。他懂得利用時機，待時而動。他是一個計劃周密，深謀遠慮的人；我一生所見過的組織家當推他爲第一。他底明確的，卓絕的實行精神，他底堅決沉着的態度，他底知人之明，御人之才，等等都是異常發達，使他成爲一個非常適宜於這困難工作的人物。

他對人從不輕信，然而却能與人結親密的友情，這友情可擴張以至於崇拜。他底最親密的朋友是獨逸奇，他平日是不肯和獨逸奇分離的，有時爲了革命運動的緣故，兩人不得不分別了，然而在這分別的時期內，他們每天必互通長信，這些信件他們保存得非常好，不拿與任何第三者看；這件事常常被同志們拿來當作嘲笑他的材料。

不管他底生活上的變動是如何地大，他從來不會和他底父親斷絕過關係。這樣的事對於像他這個使得許多城市騷動起來的人是非常危險的，因爲有人一旦起了疑心，知道他在那里，官廳就會搜索全城的。

他底父親是一個鄉村老教士，他十分敬愛他底父親。他常常帶着絕大的快樂向別人敘述他父親底軼事。有時候他又背誦一兩段父親寫給他的信，這些信表示出來那老人底粗陋的智識與溫厚率直的性格。

德麥退斯·克奈門司 (Demetrius Clemens)

—

他不是一個青年了；他是柴可夫斯基團底老同志，現在有三十六七歲的光景，他被捕於一八七九年三月，至今仍在西伯利亞流放地中。

他沒有一點陰謀者底氣質，他是一個率直的人，一個很好的同伴，一個無敵的談話者。他底話語非常流利，富於想像，而且非常嚴刻，他又能運用那豐富的俄國語言所含有各種寶藏。所以他談起話來好似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他是我們民間宣傳者中的第一流人物。他有一種獨特的態度，是別人絕對不能倣效的。這並不是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亞底激情的預言的態度，也不是十九歲死在

獄中的天才的青年苦卜連諾夫底那種哲學家的，探求真理的態度。克奈門底宣傳富於滑稽的趣味。他笑起來的時候，使那些平常非常沈靜的老農夫聽了他底話也笑得腰彎肚痛。然而他常常用這種笑話來把嚴重的思想裝進農民底頭腦中，使他們歷久不忘。他是農工宣傳運動中最成功的一個人。

他在那些鄉村的酒店，或小客棧裏所作的演說，乃是真正的傑作。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和他同去遊行傳道，一路上我聽了他那說不完的，有趣味的巧妙的演說，我竟無心來開口宣傳，打斷他底滔滔不絕的辯舌，我忘記自己也是宣傳者中之一人，好像只是聽衆之一，一件藝術品之讚賞者。他底面容是一點也不好看，或者，還可以說是醜陋，不過却是非常特別的，別人只要見過一次便不會忘掉。眼睛以上是一個思想家底廣額，一對栗色的眼睛，這對眼睛非常柔和，活潑，深透，而且放射出一種英發的光芒，表示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歐洲人。然而眼睛以下，他底面容就和加爾木克人（Kalmuck），基爾基斯人（Kirghis），斯基爾人（BasKir）差不多，但絕對和高加索種人底面貌不同。這並不是說

他底臉上帶有野蠻的，醜陋的痕跡；不決不，他底大口和薄薄的雕刻般的嘴唇是非常好看的，他底微笑也是溫柔動人的。然而那使得人一見就注意的，他底全面容底特點，乃是一個形容不出來的鼻子：頗寬，略向上捲，而且非常扁平，所以從側面看來差不多是分辨不出來的——這真是造化底惡作劇了。

從性格上講，如果我們找出兩個人來表示兩個極端相反的對照，那麼我們便不得不舉出司潘特諾維奇與克奈門司兩人了。

一個是天生的組織家；而另一個一生也不會組織過一個團體或一個祕密結社，甚至於連這種心思也沒有。

一個總是注目在大的計畫上，充滿了冷靜的信心，任何人間的考慮所不能阻止的信心；如果在他底大計畫之執行中惡魔於他有利，他甚至於可以和惡魔攜手——這是司特潘維諾奇。

另一個從容安靜，決不妥協，決不因一時有利之思想而改變手段的。——這是克奈門司。

一個有天賦的絕大精力，有鐵石一般堅固的意志，使得羣衆低頭在他一個人所選擇決定的目標之下，聽他一人指揮。另一個決不使羣衆低頭於他之前，聽他指揮；他決沒有這種能力，而且他也不高興那般犧牲了他們自己底意志來順從他底主張的人。

然而事實上革命黨人中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於他周圍的人和團體者，當推克奈門司首屈一指。

他底一句話可以終止最激烈的辯論，決定不能調和的紛爭。他底感化力是自然生出的，他自己並無企求這種巨大影響的心思，然而他走到一個地方，他便有這種感化力，特別在私人的交際間最大。我從來不曾看見或聽說世間能有像克奈門司那樣在如許多的人中激起這般深的友情（甚或可以說是崇拜）之人。我看見過各種人寫給他的信。如果我早不知道這些信是什麼人寫的，寫給什麼人的，那麼我一定以為這是情書了。

這種感情並不是某一些顯赫的人所能鼓舞起來的一時的熱情，那好像烟火一般，當時未嘗不光耀輝煌，然而一時之後便剩下更深的黑暗了。克奈門司是永不會被人忘記的。一顆心一旦被征服，以後便永遠忠於他。他所激起的感情是任何長時間任何長距離所不能夠毀壞或減弱的。

那麼這個非常的人究竟有何種特點，能使他如此迷惑着衆人底心靈呢？他有一個大海般廣的度量，汪洋般寬的心。

他並不輕易與人結親密的友情。他和所有深於感情的人一樣，慢慢地吐露出他底真心。他不知道自己底性質，常以爲自己是一個寡情的，冷血的人，因此他所無意引起的別人對他的友情便常常來苦惱他。他也許相信他自己不能夠報答他們底友情。所以在他看來這無異乎偷來的東西，他是無權享受的。

然而事實上他底友人從來不曾這樣責備過他，因爲他底道德力是如此之高，便是他底最小的賜與，也是寶物般地值價。

其實別人對於他所起的友情和他所報答的愛，比起來並算不得什麼。他底愛對於衆人都是一樣深切的。他是非常正直公平的。然而他對於別人底才智非常清楚，從不會埋沒過，也不會過分誇揚過別人底才智。他對人並不以這人於團體有無利益，而差別其待遇。在如許多的陰謀者中，他永遠是一個正直堂皇的人，他從不會用過什麼陰險手段。他和一個人接近時，並不具有一個隱秘的目的，這本是許多組織家和謀叛者所不能免的，因為他們有使所有的人都變做他們計畫底工具之必要；然而克奈門司却從不會這樣做過。因此人人都信賴他，都放心和他結交。人人都甘願順從他，忠心於他，盲目地聽從他底話，因為他們確切地相信他是十分小心，即使他們會遇着最小的危險，他也要預先警告他們。

如果他要遣派一個人去做危險的工作，那麼，一點遲疑的餘地也沒有。要是克奈門司說這是危險的工作，那麼，定有犧牲生命之虞；否則他不會先向你說。

然而這樣的事從來不會有過，克奈門司一生從沒有叫過別人去做危險的工作，一

且有危險的事，總是他自己奮勇去做的。譬如一件小事叫那些「違法者」去做，有時被捕，會被官廳認出真姓名因而會喪失生命，但叫一個「合法的」人去做，一旦被捕，充其量也只有幾天的監禁。然而克奈門從來不會因為要救他自己底性命，便把這樣的事交給別人去做，讓別人去吃幾天監獄之苦。縱然他底朋友們如何勸告他，責備他，叫他不要爲如此小的事去送掉性命，作無益的犧牲，他們底勸告和責備總不能打動他底決心。他底朋友們對他說他底生命對於革命運動非常寶貴，但他自己決不承認。老實說克奈門才是真正的謙遜呢，這和那般假冒爲善的教徒底虛偽的謙遜是絕對地不同。而他是一個堂堂的人，有人的自尊心，不能低首於任何人之前。

在克奈門看來謙遜是最自然的事。他完全不承認他有那些使得他成爲黨中最受人望最受人敬愛的人底非凡的才智。吾黨中固然不乏堅決的精神，正直的品性，寬大的度量，而像克奈門那樣受人敬愛，倒也是難得的事！

然而他自己却以爲這些高貴的性質是所有他的友人都具有的，而他自己却不見

得有。

二

克奈門司生於凡爾加河畔，他底父親是一個土地管理員。他底幼年的光陰是在大草原上面的遊牧民族中間度過的。他在他底一篇詩稿裏會把那種情形描寫得非常之好，我想不久就可以發表了。

從這種日與野蠻而莊嚴的自然界相對的冒險生活中，他得到了一種詩的情緒，和一個愛危險的心，這二者是他終生都保存着的。

他底勇敢和他底實行傳道的方法相同，也是獨特的。他愛危險，並不像那可以在危險中尋得一付興奮劑的一位戰士，他好像一個藝術家，在靜靜地領略危險底滋味，特別是危險底滑稽之點。

他似乎是生性不知懼怕的。在大危險之中他一點也不動心。他保持着十分冷靜的

態度一樣地歡笑如前，好像沒有什麼事一般。他底非凡的鎮靜工夫，就是從這里來的。他能用一種驚人的靈敏手腕，把最複雜的問題完全解決，有時他還用非常滑稽的辦法，這使人覺得他完全不把危險打在眼裏，反而喜歡利用這情形去領略滑稽的滋味。

然而正因為他喜歡談話，所以有時候他會是非常大意的，但決不可誤會說，這是他底誇大驕傲。

因此他剛剛開始了革命者底生涯，雖然還不曾改換姓名，另造假護照，那時候他已經成了警察所緝拿的人物了。有一次他竟不顧危險親身跑到檢察官那里去保釋一個叫做綏定科夫的政治犯。幸而那位檢察官是新來的，不知道克奈門司底事情，加以克奈門司又做得非常好，所以檢察官便答應了他底要求。倘使不是因為綏定科夫審訊手續後來發生變更，那麼那個政治犯就會由這個被追緝的亡命者保釋出來了。

在他底其他多次的危險事業中，他常常弄非常滑稽的大膽之手腕，真是在精心結構地從事，不愧為一個真正的藝人。在這許多的事情中我如今只敘述他青年時代的一

幕趣劇就夠了。這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同志中有一個姓T的人，被牽連在奈其亞葉夫案中，審判完結後被放流在俄國北部的一個小城柏林沙涅斯克。克奈門司要去救他，便帶着假護照，裝成一個到芬蘭作地質調查的技師。克奈門司到了那小城，便以徵求調查上必要的資料與消息爲藉口，跑去和地方當局接洽，很得那般人底歡迎和信任。克奈門司在那里住了一個星期，他底姓名傳遍了全城，人民爭先恐後地款待他。他安安靜靜地安排好了T底逃走計畫，便安然地和T同去了，因爲他恐怕T獨行，在中途或有被逮之虞。他把這幕喜劇演得非常之好，所以在那小城裏竟沒有一個人疑心他與T底逃走有關。一年以後，他底一個友人經過那小城，城裏的警官還問那人是否知道一個叫作司吐爾門的技師。那警官又告訴他許多關於克奈門司住在那小城裏時的最奇妙的故事，最後說：

「這是一個很不錯，很難得的人。他答應在從芬蘭回來時來拜訪我們，可是我們從此却不會見着他了。真可惜。也許他是從海道回去的。」

如果他知道那個叫作司吐爾門的技師是什麼人，不知道他還有什麼話可說？

然而在克奈門司底如此豐富，如此多方面的個性中最主要的部份，還不是他底精神 and 度量。最主要的部分還是那健全透明的理會力，那非常的智慧。不管他在革命運動發端以來便是如何地活動，如何地熱心盡力，不管他遇着一切「違法者」所免不掉的困難，他依舊常和西歐的學術潮流相隨並進，他雖然愛好經濟學，但他也並不限於這一門。

他底求知的心是非常之切，他恨不得把萬事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並不管他是否能從此得着直接的利益。

我還記得一八七五年他在柏林聽赫爾門荷次教授底物理學的課，那時他是何等高興。他在每次寄與在彼得堡居住的我底長信中，都要附着這篇講演底節要，我要叫他不必再寄，倒也煞費苦心。

他底見識之廣，恰與他底求知之切相等。

他不是結黨之人。他是一個信仰很深的社會主義者（凡是精通經濟學，社會學的人都應如此的），他以他底廣博的學識與明確而銳敏的智慧來盡力於革命運動，然而他不是只限於範圍狹小的祕密結社中的人物。對於他，他所屬的祕密結社是不能夠包含萬事的，他還有家庭，他還有國家，他還有他底一切。他並不生活在祕密結社之中。陰謀者底最有力的動機，便是黨底野心，而他却是一點也沒有。他愛全世界，而且不肯錯過參加世界生活之機會。因此他不僅為祕密出版物作文，他還用各種的假名在彼得堡各大報各雜誌上發表著作，這不僅是因為他只想靠自己底勞力之結果而生活，而且也因為他希望得着更多的讀者，討論範圍更廣的問題。

革命黨中常有因方略之不同遂分裂為敵對的小團體之事實，但克奈門司從來不曾參加過哪一方面。他對於社會主義原理底大體是十分相信的，然而他却懷疑革命黨人在各個時期所視為適用於一切的萬靈藥的各種方法。這種懷疑自然不免麻醉了他底在地底下的（即祕密的）戰鬥中的精力，其實在範圍狹小的地底下的戰鬥中，我們只

有採用非常的手段與方法，這是無可如何的事。

因此，就他在陰謀者底地位上講，他是無足輕重的。他可以用他底不可抗的個人的魔力從各階級，特別從青年中間拉出許多人加入社會黨。然而一經加入之後，他就完全無力來把他們引到一個固定的目標去；這樣的事不得不讓別人去做了。

他並不缺乏那種支配他人底意志之感化力。反而在他那富於吸引力的個人的魔力中，他表示出了這力量之重要證據。而且在必要的時候，他也有拿他自己底意志去戰勝別人底意志之力量。他絲毫沒有野心或虛榮心，然而他却有無比的勇氣去反對衆人底意見，只要這些意見在他看來是不合理的時候。我還分明記得他常常敢於特立獨斷，以一人而與全黨底意見抗爭。

但是說到那種由狂熱的信仰所生出的，而又爲領導黨員去做一件艱難的工作所必需的——強權之精神與夫峻嚴之心情，他却完全沒有。

因此他在革命運動中所做的事，尚不及他用他底天賦的才智所能做出的事底百

分之一。

他用了他那種廣博的學識與崇高的性格，本可以做一個領導起一民族走向較好的前途之領袖，然而事實上他却不能領起一羣青年去死。

他是一個思想家之好範本，他有他底一切優點，他也有他底一切的缺點。

瓦勒連·阿新司基 (Valerian Ossinsky)

—

我和他只會過幾面，因為他好像沙漠上的疾風一般迅速地出沒於俄羅斯全土，特別是南方各地。他所屬的主要團體都在南方，而我却常常住在聖彼得堡。我和他會面的地方就是聖彼得堡，他來這里只住了三四天，就像電光一閃地去了，而且這一次是永遠的去！

這是一個風聲很緊的時期。麥孫采夫將軍在青天白日之下被刺殺於首都的大街上，而刺客得以安然脫逃，無踪無影。這是恐怖主義之第一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警察當局驚魂安定之後，便開始搜索全城。許多的人家都被搜查了，街中的行人稍有一點嫌疑

便遭逮捕。傳說在頭兩天之內被捕的人就有一千之多，這也許是過於誇張的。

像我們這一類「違法者」要在街上露面，乃是非常危險的事。因此我不得不躲藏起來。我便跑到我底一個最忠實的朋友底家裏去，他底地位頗高，警察決不會疑心到他。我住在這朋友底家中，不但白天連晚間也不出去。這真把我悶得要死。我在寫一本小冊子。當我不能寫下去的時候，我便讀法文小說消磨時間。有時候幾個朋友因為我悶得可憐，便跑來看看。有一天阿爾加來看我，她說阿新司基到彼得堡來了。我不認識他，不過常常聽見人說起他。我自然願意和他見面，和他談話，無論如何這總是度過一天這難受的囚犯生涯之最好的方法。

在黃昏時分，我出去了。街中非常荒涼，因為我底朋友是住在彼得堡的郊外。

我出去和回來的時候，都得非常小心。我起先不向我底目的地走，却向反對方面去。我轉了許多個彎，走進了一條熱鬧的街道。我看見騎馬持矛的哥薩克兵，我每走一步都遇着那般在附近站立或者徘徊的偵探。

在這世界中再沒有比辨認偵探這件事更容易的了。他們底那種拘拘束束，偷偷摸摸的樣子，那種定在每個過客底臉上的充滿了疑懼的眼光，便是最好的記號。騙不過那些有經驗的眼睛。然而這只是本職的偵探。還有所謂「臨時」偵探者，他們底樣子是尤其可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只是穿着便服的小兵。他們永遠是排列成小隊的，好像一個人當了多年的兵，過後走起路來，一定要開正步走，不能夠隨便地走路，也不能夠作什麼不呆板的動作。他們總是排隊行着。他們底衣服穿得非常滑稽。因為倉卒間不能得着各人合身的衣服，所以這一隊人都穿着同樣的外衣，同樣的褲子，戴着同樣的帽子。有些還鼻架着車輪一般大的藍眼鏡，要裝出學生底樣子。然而外人看見這種滑稽的樣子，要忍住笑也是很難的。

我「檢閱」過了這一隊「小兵」之後，便向我們團體底本部走去。我從一個隣巷中穿過時，我抬起頭看看在那個我認得的窗戶上有沒有一把女人用的傘。這是表示平安無事的信號，如果有危險，這把傘便應該取下來。這時候傘還在窗戶上。然而我知道警

察也是很狡猾的，他們也懂得用信號的方法。他們平常總是很小心地把所有的窗戶都仔細看過，所以在他們把人捉去以後，依舊把一切的東西安排得和從前的一樣。這時候我怕上當，所以不能以這個觀察爲滿足，我又繼續走。我向左邊右邊各轉了幾個彎，後來便進了一個可以得確實報告的地點，這個地點是警察萬想不到的，即或他們知道了，也無法利用這地方做圈套來捕人。

這地點是——（請讀者諸君恕罪）一個公共廁所。那里在一個我們大家約定的地方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尋着一個祕密的信號，這信號每天早晨換一次；如果在危險的時期中，一天便換兩次。果然一到那里我便見着一個記號，明白地表示着：——「十分安全。」那麼一切的疑慮都沒有了。

然而因爲這「信號局」（我們叫牠如此）離團體本部有一英里以上的路，而且恐怕在路上我會引起偵探底注意，我便決定一路不要讓人在後面跟我。我素來沒有回頭看後面的習慣；這是很危險的辦法，而且所有在這同樣情形中的人都應該避免的，因爲

用這種方法反會使偵探更注意到你身上來。避免偵探尾行的最好辦法乃是不要留意他們，而且完全不要想起他們，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

然而我底情形是不同的，這是例外。我恰巧遇着一個漂亮的婦人，我睜大眼睛望着她，當她走過了時，我便回過頭來，好像還在看她的樣子。

周圍沒有別人。

我踏進了我們本部底門檻，安全地走上樓梯。我用特別的方法按鈴，別人立刻給我開了門。

屋裏擠滿了人。一張粗木桌子上面放了幾瓶啤酒，一盤火腿，一盤鹽魚。我真來得湊巧。這是我們底小「宴會」，這樣的「宴會」，虛無主義者是常常舉行的。這種「宴會」也可以使那般不得不天天生活在心情緊張之中的虛無主義者寬寬心。這一次的「宴會」是爲了歡迎阿新司基而舉行的。然而他本人却不在場。

衆人都非常高興，雖然我違背了他們底勸告不顧危險地從躲藏處跑到這裡來，但

他們依舊友愛地歡迎我，我便加入了他們底歡笑羣集中間。我很歡喜這種「宴會」，因為沒有再比這更快活的事了。所有這些人都是「違法者」，要吃官司的危險人物。大家都帶着匕首，帶着實彈的手鎗，而且預備在有什麼驚人的意外時來防衛自己，雖至流盡最後的一滴血，亦所不惜。終日處在千鈞一髮之危機中，久則成爲習慣，他們也無所懼怕了。或者正因爲有這樣的危機，他們在目前反更暢快地歡樂起來。全屋子充滿了笑聲和笑語。在屋角裏每兩三個人，聚在一處，低聲細語；這都是新識和舊交，他們在剖肝瀝膽地暢談——這又是「宴會」底一個特點。在會衆中間常常表現出兄弟以上的熱愛。在這些以理想，目的，患難之相同而結合的人中間，感情之發露當然較在那般單以血統關係而結合的人中間更來得濃厚，更來得真摯。這使得這些偶爾的「宴會」帶了一種詩的溫柔的風味，真是令人十分繫念的。

我問起阿新司基。他們說到一個友人家去了，可是不久一定回來的。

果然不到半點鐘光景，他便進房裏來了。他底戴着精美的黑手套的右手拿了一頂釘着帽章的帽子，這有護照底功用。

我走上前去迎他。我和他握手。我把他底手緊握着不放，我底眼光也不能夠離開他。他是一個鮮如旭日的美男子。他底身材很適當，亭亭玉立，而且能剛能柔，恰如一片鋼打的刀葉。亞麻色頭髮垂在後面，他底頭很巧妙地安放在一個優美而強壯的頸項上面。他底白色的高額上在稍微窄狹的太陽穴處現出了幾條青筋。他有一隻平直的鼻子，在側面看起來恰像一個藝術家所彫刻出來的；這使得他底面容有了一種卓絕的美，這種美在俄國是極少見的。些少的唇髭配上了一部亞麻色的鬍子，便掩着他底優美的，活潑的，熱烈的一張嘴；一雙漂亮的，聰明的，充滿了烈火與青春之熱情的大碧眼把那亞坡羅式的面孔全部照亮起來。

他從他所喜歡的地方基也夫來，但也已走遍了南俄各重要城市；他一路上見過一

切的革命團體，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新聞，各團體底工作與計畫。

他看見恐怖主義在如此短的時間中竟有這麼大的發展，真是說不出的高興。他底底熱烈的想像把事實誇張起來，而且從那里預料到無數的結果，我却沒有他底這一切過於樂觀的希望。然而當他說話的時候，我却不能夠抵抗他底如火的雄辯之魔力。

他並不是通常所謂的雄辯家，然而在他底話句裏却有一種力量，這力量是從那海一般深，鐵一般堅的信仰中生出來的；在他底話句裏，却有一種傳染的熱誠，這熱誠不知不覺地便侵入了聽衆底心。他底聲音底調子，他底臉部底表情，其感人力也不亞於他底話句。他還有一種奇妙的才智，可以使他底聽衆不反對他反而變作他底同志，極力改變他們自己底思想來與他底思想相合。

我聽了他底談話，我便覺得外面關於他的一些傳說是何等地真實了。

第二天阿新司基到我底躲藏處來看我。三四天以後我又離開住處到團體本部去，

然而在那里我只看見阿新司基留下的告別的字條。他在前一天的晚上便動身往阿德沙去了。

從此我便不會再看見他。

一八七九年春天他在基也夫被捕。他在同年五月五日受審判，被判處死刑。法庭方面找不出什麼告發的重要證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底衣袋裏藏着一支手鎗，他用手握着，不取出來。這並不是死罪。然而政府知道阿新司基是恐怖主義團體中最有勢力的黨員之一，一旦被捉進了牠底手，牠不能把他活活地放出來，單是這一點，也足以使政府授意法官，判處阿新司基死刑了。

他昂着頭態度從容地接受死刑之宣告。

在判決後等候死刑的十日內，他底態度仍是非常安靜，非常愉快。他還鼓勵着他底朋友們，叫他們不要爲他悲傷。他自己也決沒有一刻悲傷的時候。當他底母親帶着他底妹妹到監獄裏來看他的時候，他明知道他底死刑已經政府批准，但他還告訴他底母親

說，他底死刑已被減輕了。他一面却低聲向他底十六歲的妹妹說，他大概明天就會死了，他要求他底妹妹好好代他孝養母親，並且設法安慰這白髮老人，不要使她過於悲傷。他在處刑的那一天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底朋友們，這可以算是他底政治的遺囑。在這封信裏他說到自己，說到他底情感的地方很少。他完全注意到黨底工作上面去了，他論到以後應採用的方法和應避免的錯誤。這是他用自己底手建立在他底墳前的一個不朽的紀念碑。

在五月十四日他借兩個同志安東諾夫、布南脫勒同上絞刑台。政府爲了要發揮牠底殘酷底特性起見，並不縛起阿新司基底眼睛，使他得以目擊着在絞刑台上的同志底酷刑慘痛，而且想到這苦痛不久便要降臨到自己之身。在這可怕的景象中赤血熱腸的阿新司基底感慨如何，是大家可以想像到的。在五分鐘以內，他底頭髮完全變白了，和一個老人一樣，他底面貌也突然變了。然而他底精神依舊是非常強健的。看見阿新司基底

面貌，便是素來殘忍的憲兵也被感動了，他們走近他底身邊，要他哀求減刑。然而他憤怒地拒絕了。他不要劊子手來動他，他自己以堅定的脚步登上了絞刑台。照例有一個牧師來獻十字架給他，他猛烈地搖頭拒絕了，他還說他不承認天上的統治者，猶之乎他不承認地上的統治者一樣。

憲兵叫絞刑台前圍着的軍隊唱一曲又快樂，又猥褻的歌——*Kamarińskaya*。幾分鐘以後阿新司基便長辭此世了。

三

他是一個富於活動性，長於辦事才的人。然而他却不是一個組織家。他是富於熱情，勇於冒險，多血多情的好男兒，對於大事小事都有疏忽之毛病。他底全部精力，全付精神

都集中在他底堅強的革命本能所指定的一個唯一的目的上面。他總是事業底先鋒，凡數年後才得完成的計畫總由他在幾年前開始主張，開始進行。因此在一八七八年恐怖主義尚在幼稚時期的時候，他已經在主張暗殺沙皇，介紹革命的綱領，要求政治的變革了。

他是一個實行之人。在宣傳運動時代，他是置身事外的，只有在一八七七年的冬天，「行爲」起來代替「語言」的時候，他才來參加運動，以他底如火的精力來助其發展。他有了一種最偉大的人間的力量，就是可以移動山河的信仰。

他還把這種信仰傳給一切與他接近的人。因此他便自然地成了他所擔任的每件事業中的主腦。據他底友人南部革命黨員司特潘諾維奇說，凡南俄的一切革命運動，他未有不以他底非常的精力去參加的。在他底面前，無論誰都不得不奮勇做事；因爲他底熱烈的堅強的信仰和行爲，足以使所有和他接近的人興奮起來。他總是身先同志地去參加劇烈的戰鬥，在各個事業中他總是去擔任最危險的部分。他是非常勇敢，有時却也

不免於輕率。

當他還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時，某一天聽說鄰家遭一羣著名的盜匪搶劫，這時他底家裏沒有一個大人，他便掙起父親底槍，奮不顧身地跑去援救。幸而這消息不確實，所以他得以安然無恙地歸來。這一點小事就可表示出那個未來的恐怖主義者底勇敢了。而且這一件事還足以表示出他底豪俠的心腸，因為這鄰人乃是他的底父親，他底家庭底死敵。

至於說到他底話語底不可抵抗的勢力，我也舉出一件事情，這件事雖然不甚重要，但也有特殊的色彩。阿新斯基乃是最有名的籌款者之一人。革命團體（特別在探行恐怖主義之後）是非常需要金錢的，然而找錢也是極不容易的事。

在這一點很少有人能夠比得過阿新斯基。他底在這方面的成績是非常神奇的，已成為衆人談話的資料了。譬如一個吝嗇的紳士或一個守財的老太太很可以憐憫革命黨人，同情自由思想，然而要他們從錢袋裏摸出幾文來捐助革命運動，就比要他們底性

命還困難。便是最聰明狡猾的人，用盡了本領，最多也只能從他們底錢袋裏得着十個或二十個盧布，這還算絕大的幸運！

然而阿新司基一去，那吝嗇的紳士和老太太居然會嘆一口氣，打開他們底沈重的錢袋，取出一筆大款來，交給那位語言雄辯，面貌動人，態度溫文，舉止合禮，無法拒絕的青年。這一筆大款有時是五千盧布，有時是一萬盧布，有時還更多一點。

他毫無迂腐的道德家或教士之臭味。他是一個身心強健的戰士。他愛危險，因為他已習慣於危險了，好像這是他底天性一般。他愛戰鬥，因為牠底熱烈的刺激燃起了他底心火。他愛名譽。他愛女人，也為女人所愛。

彼得·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全歐洲都稱他爲虛無主義運動底領袖，而事實並不是如此。他對於近時的俄國革命運動並無影響；因爲他自從逃到外國以後，便只用法文著述，所以並無文字上的影響；因爲這時他並未直接參加俄國革命運動，所以又無行動上的影響。

這件事在讀者看來也許是很奇怪的，其實本是十分自然的。因爲克魯泡特金是一個亡命者；所有住在歐洲各大城市裏（不管是分散的或是集合的）的政治亡命者對於他們本國的革命運動都沒有直接的影響。

這件事看起來似乎靠不住，其實凡有判斷力的人，只要把牠思索一番，就會承認我

底話完全不錯。我只舉出兩件事就行了：一是俄國革命運動之通性，一是俄國與亡命者所能居住的國家之距離（俄國亡命者只能住在瑞士、法國、意大利、英國；至於德奧兩國是不安全的，）單拿通信一件事來說，瑞士算是離俄國最近的，然而信件往來也需要着兩個禮拜，而且答覆常常要遲延一兩天。

假使從瑞士發出一個命令或勸告到聖彼得堡總要在聖彼得堡黨人去信後的兩個禮拜，至快也要十天的工夫。現在俄國的戰鬥不再像五年前那樣只限於思想一方面，單靠智力就行了。這是一場血戰，手裏一刻不能放下武器，而且應該臨機應變對於敵人底行動着着當心。譬如一件暗殺沙皇的事預備好了。沙皇底巡遊時間底變更，路線底變更，以及他用來防衛自己安全的方法底變更，立刻使得黨人底全盤計畫不得不改變了。那麼，有什麼命令能夠從倫敦、巴黎、瑞士發出來呢？誰能那樣愚癡地相信自己有資格來發出這些命令呢？誰又能夠如此愚癡竟把這些命令看得非常重要呢？這何異乎一個將軍自己往在聖彼得堡而願意指揮土耳其戰事。稍有判斷力的人未有不非笑這

位將軍的。然而這位將軍還佔了一個大便宜，他可以發電報，而我們只能借助於那個慢得急煞人的郵政。

一個僑居外國的亡命者對於俄國事件既然不能夠指揮，甚至於連貢獻一個有價值的意見也不能夠，那麼革命黨人在俄國所預備做的事情爲什麼一定要向他報告呢？何況信件常有落在警察手裏的危險？難道因爲這巨大戰爭的危機還不夠，必需要再加上一點嗎？

事實上便是那些和一般很活動的黨中人物有關係的亡命者，也不知道俄國革命黨人所正籌劃的工作，有時爲了純粹友誼的緣故，他們得到了一點空泛的概念。然而關於這計畫執行之時間，地點，方法，他們確實一點也不知道。便是對於最好的朋友，要是他們不能直接參加這計畫，爲什麼要告訴他們呢？單爲了滿足他們底好奇心麼？這是一件罪過，一件恥辱，一件不名譽的事。因此冬宮炸藥事件，暗殺亞歷山大二世事件對於亡命者也和對於其他的人一樣，是非常可驚的。

由此看來，俄國亡命者對於本國革命運動的影響，現在簡直等於零了。外國不過是休息的地方，好像是小島或港口一般，那些被狂濤打破了船的人，便只得暫時在那里休息一下。他們在未能重造好船隻，駛回本國海岸之前，還是個不幸的遭難者。他們可以依舊像從前那樣的勇敢，然而他們只能袖手旁觀，以一對羨慕的眼睛去看本國的活劇，在那里他們底同志們在戰鬥，在死亡，在征服，而他們却流落在異邦做陌生的人，憂愁和閒情苦惱着他們，這種被強迫的不活動的生活是最痛苦不過的。

然而克魯泡特金却也不是這樣，他不是俄國的革命者，他是西歐的革命者。

二

克魯泡特金是長期亡命者中的一個。他到現在已在外國住了六年了，因此在這些日子裏他絲毫不能夠參加俄國革命運動。然而事實上他依舊是吾黨底最卓越的人物中的一個，因為是這樣，我才來說到他。

他是屬於俄國最高貴族的。克魯泡特金王爵一家是古皇室留利克之封建的王侯之直系子孫。因此在克魯泡特金所隸屬的柴可夫斯基團中，他底同志們便常常和他開玩笑，說他比較日耳曼種族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更有資格做皇帝。

他在專為皇族子弟而設的近侍學校裏讀書一八六一年卒業於該校，成績非常優美；然而因為他底求智識的心非常之切，他卒業後便不肯在宮庭裏服務，甘願到西伯利亞去作地質學的調查。他在那里住了幾年，參加了許多次科學的探險事業，由此得到了不少的知識，他後來和愛利則·邵可侶合作時這些知識却大大地得用了。他也曾到過中國。

他回到聖彼得堡被選為地理學會會員，後來又做該會秘書。他寫了幾本書，深得科學家之讚美，隨後又擔任調查芬蘭冰河之巨大的工作，他後來被捕時，尙未完成這部大著，由於地理學會底請求，政府纔允許他在獄中草完此書。

他這時又不能夠絕對地免掉宮庭的服務，因此便做了沙皇底侍從武官，還得了幾

個獎章。

一八七一年（或者是一八七二年初，我記不清楚了）他到外國去。他到過比利時和瑞士，那時候「第一國際」已經大大地發展了。克魯泡特金底思想總是前進的，這時候便決定了。他加入了「第一國際」，採取「第一國際」中極左派（即所謂安那其主義派）的主張，而且此後一生中都是非常熱烈地防護着這樣的主張。

他回國後便常與受了這同樣思想之影響的革命團體——即柴可夫斯基團體團員往來，一八七二年得着該團全體團員一致通過正式加入該團。同志們便把起草黨綱及組織規例之重任信託與他，這些東西後來在他底文件中被人發見。一八七二年冬季，他開始了關於「第一國際」底歷史之祕密講演，這類講演不過是以一切近代民衆運動之歷史為根據的社會主義與革命之原理底發展而已。這些講演，在高深的思想中却又簡潔與明瞭二種長處，所以便是極無智識的人也能了解，因而亞歷山大尼夫斯基區的工人都被牠們深深地感動了。這些工人們又把講演的大概告訴他們底同伴，這消

息不久傳遍了所有鄰近的工場，自然不免傳到了警察底耳裏。警察下了決心，無論如何定要捉住那著名的「波洛丁先生」，因為那時候克魯泡特金正用着「波洛丁」這個假名。然而警察們底奸計却失敗了，他們無論如何總不能捉住「波洛丁」。

克魯泡特金兩個月後便完畢了他底講演，他不再在那被警察監視的屋子裏現身了，他預備化裝為一個旅行寫生的畫家到農民中間去做煽動的工作，因為他不僅有廣博的學問，而且還有藝術的才能。

然而警察收買了一個工人，叫他做偵探，在大街上四處巡行，希望有一天會遇着「波洛丁」。果然幾個月後那個工人在尼夫斯基大街上遇着了克魯泡特金，便指給一個警察看。這個嫌疑犯「波洛丁」便被逮捕了。起初他不願說出他底真姓名，但是後來到底隱瞞不住。幾天以後他底女房東到警察署來報告，她底房客之一克魯泡特金親王就在那一天突然不見了。於是警察叫女房東去和「波洛丁」對證，她認出「波洛丁」就是克魯泡特金親王，這時候克魯泡特金不能不承認了。

這樣一個尊貴的人物被逮捕了，使得宮庭裏起了大的震動。沙皇底激動更不消說，一年後他經過哈可夫省，那裡的總督正是彼得·克魯泡特金底堂兄（亞奈克西·克魯泡特金，一八七九年被革命黨人暗殺）。沙皇對他非常不客氣，而且還粗暴地問，彼得是否真是他底親族。

克魯泡特金在彼得保羅壘底監房裏，整整過了三年。一八七六年初，因了醫生底囑咐，他被遷入聖尼可拉病院，監獄生活把他底健康完全毀壞了，他甚至不能進飲食，也不能動。但是在病院裏過了幾個月，他底身體又漸漸復原了，不過他在表面上還盡力裝做病弱的樣子。他走起路來像一個垂死的人，他說話的聲音非常低，好像單是開口便要費絕大的努力，而且痛苦萬狀。原因是很簡單的。他從他底朋友們寄給他的一封信裏知道他們正預備設法助他逃獄，因為在病院裏看守要比較鬆一點，那麼最要緊的便是設法在病院裏多住幾時。他只得裝病了。

一八七六年七月，依着克魯泡特金自己底計畫他底逃獄成功了。我在後面的一章

中再來敘敘這件事，這是正確的計算與決心之傑作。

三

幾個星期後克魯泡特金已經在外國了。

他底真正的革命活動便從此時始。雖然這和俄國運動無關，只限於西歐社會主義運動，但這也許是能夠完全地發揮他底卓絕的、政治的性質之唯一方法。他底偉大的天才使他更適宜於公開的活動，在祕密結社之地底下的工作裏是不相宜的。

他是具有剛強的意志之人；凡陰謀者所必需的隨機應變之才，圓滑的手段，他完全沒有。他是一個熱烈的真理追求者，一個學派之建立者，而不是一個實際的人。他爲了宣傳一個思想，自己付若干大的代價都不顧惜，較之於達到一個實際的目的，要熱心得多。

他對於自己的理論太專心，太嚴守了。他從不肯離開安那其主義的綱領一步，他常以爲要在國外和聖彼得堡的俄文革命報紙上投稿是不可能的。他常常在那些報紙上

尋出許多和他底主張不同之點，他從來不會在上面發表過一篇文章。

我恐怕克魯泡特金一生也不能做那個單以陰謀爲目的之黨底領袖甚或組織者。因爲陰謀在革命的大門爭中的地位恰如大戰中的一場小鬥。鬥士是很少的，因此每人都應該盡其所長。地盤既窄小，就應該盡力利用地利；小鬥中的最好兵士便是那個能利用時與地底優點而自由應付危局的人。

克魯泡特金底本性是適於大規模的戰爭，而不宜於小鬥。如果俄國情形允許他，他可以成爲一個巨大的社會運動之創立者。

他是一個無比的煽動者。他有一種天賦的辯才，當他一走上講壇的時候，他就非常熱烈起來了。他和所有的真正演說者一樣，一看見聽講的羣衆，便激動起來。站在講壇上的克魯泡特金便和平日的克魯泡特金不同了，他底形狀完全改變了。他因感動而戰抖着，他底聲音也帶一種深的自信之調子而震動了，這是不會被入聽錯，也不會是假裝出來的。人覺得不僅是他底口在說話，他底內心也在說話了。他雖然不能說是第一等的演

說家，他底演說却也會產生很大的印象；當感情是這樣強烈的時候，他便帶着傳染性，而且把聽衆電化了。

當他臉色灰白，一面戰抖着走下了講壇的時候，全屋子充滿了讚美的叫聲和鼓掌。在私人的辯論中，他也是一樣地雄辯，他底對方，使別人來相信他底意見，這是少有人能夠做到的。他精通歷史的科學，尤其熟悉關於民衆運動的一切，他把他底廣博的學識運用得非常神奇，他能舉出許多獨特的，別人料想不到的比喻和例子來支持而且鞏固他底結論。因此他底話句得到了一種非凡的勸誘力，同時還有「解釋明白」、「說理簡潔淺顯」兩種長處，這也許應歸功他底高深的數學研究罷。

他並不是一個專門著書之人，他除了純粹科學的工作外，從未寫過一本大書。●他是擅長新聞記者底文章：熱烈，刺激，懇切，三美點，他兼而有之。

●這是指一八八三年以前的事情，下同。——譯者。

在這些才能之外，他還有一種驚人的活動力，與工作之敏捷，甚至於像邵可侶那樣的工作者對此也覺得驚奇了。

他是最誠實最坦白的人中之一個，他永遠說純粹的、簡單的真理，並不因顧全聽衆底面子或其他緣故，而不說他所願意說的話。這是他底性格中最動人最引人同情的一點。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絕對可信的。他底真誠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有時辯論得正熱烈的時候，忽然一個全然新鮮的理由來到了他底腦裏，使他不得不想一想。他立刻閉了口，沉思一會，於是他便開始自己一個人高聲地拿兩種相反的意見辯駁。有時候他只在心頭辯論，經過一些時候他忽然向他底驚異着的對方微笑地說：「你是對的。」

這種絕對的誠實，使他成爲我們底一個最好的朋友，他底讚美和責備因了他底這誠實，便是十分可信的了，凡認識他的人對於他底一言一語未有不十分尊重的。

德麥退斯·利索加布 (Demetrius Lisogub)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我會參加當時的「學生會」，這所謂「學生會」乃是青年宣傳之最好的工具，又是俄國生活底特徵。不用說這是俄國政府所嚴禁的。然而實際上牠們却舉行了，而且常常舉行；便在「白色恐怖」最盛的時期也能安然地舉行的。政府底壓制手段，不過在社會和政府之間劃上一道鴻溝罷了。有時候這會是盛大的集會，而且差不多是公開的，非常喧譁的。

然而惟其這樣的集會有危險，反而更能引起青年們底特別注意，使得討論有了一種熱烈激動的特性，對於把一個理想變成戰鬥的武器一事上，有絕大的幫助。

我們參加的這一次集會，並不大，而且非常平靜。這一次討論的正是一個討論了幾次，都沒有結果的問題，這問題非他，乃是把青年中間的各種秘密結社合併起來，組織成一個較大的團體。

這件事顯然是不能實行的，因為學生中的秘密結社底種類太多，意見也太複雜，這計畫大概又會是流產的。便是這集會底發起人也似乎半信半疑。討論也漸漸沒有活氣了，大家都覺得索然寡味。

這時候在那少數到會者之中，有一個青年很能引起衆人底注意；他在這無精打彩的討論中偶爾發出一兩段奮激而略帶譏諷的議論，於是滿座的視線都集於這一人之身。他顏色蒼白，身體瘦長，略嫌纖弱。他蓄有一部長鬚，看起來倒像一個使徒。他並不美麗。然而世間很難有比他底長眉毛蓋着的一對大碧眼底表情更溫柔的東西，也難有比他底半孩子氣的微笑更動人的東西。他底聲音略有點緩慢，沒有抑揚頓挫，始終是同一的調子，撫着人底兩耳，好像歌曲中的低音一般。這不是音樂，然而却是極引人同情的聲音。

牠有直透入人心之力量。

他底服裝很不好。雖然俄國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他却穿了一件麻布上衣，釘着大的木扣子，而且又舊又破，看起來不過是一堆破布。一件舊布背心掩着他底胸膛，一直到喉嚨上。他每次站起來說一兩句話的時候，他底顏色淺淡的褲子便在他底背心底黑線條下面現了出來。

閉會後，列席的青年都三五成羣地散去了，我和我底友人同這個青年一起出來。我看見他只有一件寬闊的外套，一條長的項巾，一頂皮的帽子。他連虛無主義者所習慣穿的長袍也沒有，雖然在這零下二十度的嚴寒的冬天。

他和我底朋友招呼了一下便走了，他顯然是和我底朋友不大熟識的。他因為穿的衣服很單薄，要使身子暖有一點，便跑得很快，幾分鐘後他便不見了。

「他是誰？」我問我底友人。

「利索加布，」這是回答。

「T地的利索加布嗎？」

「不錯。」

我不知不覺地望着他所走到不見的那方向，好像我還分辨得出他底蹤跡來。

這利索加布是一個大富豪。他在俄國一個最富裕的省分裏有土地，家屋，樹林等巨大財產。然而他把所有的錢都用在革命運動上面，自己過的生活比他從前所有的最下等的奴隸底生活還要貧苦。

二

兩年以後我們兩人又在聖彼得堡會見了，我們都是同一革命團體底會員。在這樣的團體中人們互相了解的程度並不減於在親密的家庭生活之中。

我並不說利索加布是我一生所僅見的最純潔，最合理想的人物，因為這樣說未免把他看得太小了。我要說，他底人格之優美全黨中沒有人能夠比得上的。

把他底巨大財產完全犧牲的事還算是他底功績中的最小者。吾黨中做了這同樣的事情的人倒也不少，然而要找出第二個利索加布來，却實在是做不到的事。

在一個像無雲的青天那樣地平靜，澄清的面目之下，他却藏着一顆充滿了烈火的，熱誠的心。他底信仰就是他底宗教，他所奉獻於教壇前的祭品不僅是他底生命，而且還有那更艱難的——他底全部思想。他除了盡力革命運動外並無別的思想。他沒有家庭。戀愛也不能夠擾亂他底心。他底刻苦的程度到了絕頂，有時候他底朋友們看不過了，恐怕他會因過度的貧苦摧殘了自己底身體，便勸他不要如此，對於這些勸告，他底回答總是：——「我底生命是不會長久的。」

然而事實上却不是這樣，他已是不朽的了。

他決定除了用在革命運動上面外，自己決不多花一文錢；他底決心是如此堅定。他從來不曾乘過一次公共馬車，更不用說自己雇馬車了，其實便是雇一輛馬車來坐坐，也沒有什麼不可，花錢並不多，每個工人在星期日那一天也要坐馬車的。

我記得有一天他拿了兩件東西給我們看，這是當他因為地位的關係不得不去見T地總督，或高級警察當局時，所穿戴的服裝之一部份。這是一隻手套或一頂可以摺疊的高帽。手套是非常精緻的，灰色的，看起來和新買來的差不多。然而他告訴我們說，他已經用了三年了，而且還說起他保存牠們使之不會用舊的方法。帽子倒是更嚴重的問題，裏面的彈簧已經斷了一年，然而他却一天推一天地不肯去買新的，因為他以為他可以

把錢用在更有益的事情上去。同時他爲了保持在官僚面前的尊嚴起見，當他走進客廳時便不得不把高帽挾在手臂下，又把他底一年四季都不肯換的皮帽藏在衣袋裏。他出了客廳和衙門走入街心，他依然露着頭，裝出整理頭髮的樣子，等到他確實知道沒有人在看他的時候，他便從他底袋裏取出那有名的皮帽來。

然而他如此刻苦地節省出來的錢却是他底大敵，他底永久的苦刑，他底磨難；因爲以他底熱烈的性情，俠義的勇於犧牲的心，而不能去做一個戰士，只得在旁邊袖手旁觀，

看着他底同志們，去奮鬥去就死，這在使骨熱腸的利索加布是何等難堪的事。

他受着警察底嚴密監視，他底親戚又在警廳密告了他，說他參加革命運動。他們以爲他若被判處死刑，那麼他底財產當然歸他們承繼。這樣一來利索加布連動也不能動了，要是他稍微動一下，第一他底財產便會失去，那麼革命團體從此便失掉了這必要的絕大助力。因此他底財產便是他底腳鐐手銬，把他縛得緊緊的，動也不能動。

他底非本意的不活動不僅是一種難堪的苦悶，（這對於一個兼有着武士底熱情和先知者底熱誠二者的人是免不掉的，）而且還是一個深切的精神上的苦痛之泉源。他有那偉大心靈之謙遜，他覺得自己沒有一點功績，他以爲放棄自己底財產，過着貧苦的生活這樣的事是最自然的，一點也算不得自己底功績。

他對於自己是非常嚴刻的，恰像一個不問是非，不講理由只知道判罪的裁判官；他把自己底不活動（其實這是一種最高的自己犧牲之行爲，）認作一種恥辱。然而事實上這個人，他却犧牲了自己底一切志願，把全俄革命運動支持了一年有半；這個人，他却以他底道德性引起了所有認識他的人之崇拜與讚美；這個人，他在黨，便增加黨底榮光，

他到會便增加了會底光榮；這個人，他却以為自己是世間渺小的人中間的一個最渺小者。

由此便生出了他底深切的悲哀，這悲哀永遠不會離過他，在他底言語中隨時表現出來，雖然他習慣用談諧的調子來遮掩也掩不住的。

他這樣憂愁地順從地負着他底十字架，度過他底一生，雖然這十字架底重量有時壓倒了他，但他一生也沒有拋掉過，也沒有躲避過這殘酷的命運。

他是世間最不幸的一個人。

由於他底財產管理者德利可底告發，他便於一八七八年秋天在阿德沙被捕了。德利可可是他底朋友，因為受了政府底誘惑，貪得利索加布底財產之剩餘（約四千金鎊），便不惜做了這件賣友求榮的事。

他受審於阿德沙。當時雖然白色恐怖遍於俄國，而且在阿德沙的那個著名的劊子

手和壓制者脫特利奔伯爵正在狂怒之際，但誰也想不到利索加布會得着較重的刑罰，充其量不過幾年的懲役，或放流到西伯利亞而已，因為他底罪名只是消耗自己底錢，別人不知道他用在什麼地方罷了。然而軍事法庭却相信了德利可底證言。

在全世界的驚恐之中，利索加布被判了死刑。據目擊者說，當利索加布聽見死刑判決時，口大張開，他自己也是非常驚奇。

有人勸他哀求減刑，他憤怒地拒絕了。

一八七九年八月八日，他被裝進死囚車，押赴刑場。同死的有他底兩個同志：奚巴洛夫與大衛丁可。

那些看見他走過的人說，他不僅是安靜和平，而且他還愉快地微笑着和他底同伴們暢談。他底爲信仰犧牲生命之熱望到底滿足了。這也許是他底不幸生涯中最幸福的一瞬間。

現在把這幾個人合起來，下一個總批評，就是司徒潘諾維奇，組織家；克奈門司，思想家；阿新斯基，戰士；克魯泡特金，煽動家。

至於利索加布，他是一個聖人！

游珊·海富孟 (Jessy Helfman)

在俄國革命黨人中間有不少無名的女傑，隱姓埋名的「勞動者」，她們把自己底一切都奉獻在革命底祭壇上，並不要求任何的報酬。她們所擔任的工作是最得不到報酬的；爲了最微小的瑣事，就犧牲了她們自己，譬如把她們底姓名地址借給別的同志們通信，隱藏同志們，（常常是她們自己所不認識的，）或者傳遞包件。有時連這包件底內容也不知道。詩人不曾作詩來讚美她們，歷史也不把她們底芳名記載上去；善於忘恩的後代也不會記憶起她們來。然而事實上，要是沒有了她們底工作，我們底黨決不能夠存在，所有的鬥爭也會成爲萬不可能的了。

但是歷史底波浪却把這些無名的女傑中之一人高高地載上了白色浪花之頂，使這個一生隱姓埋名的女子變成了名滿全球的人物。於是全世界的注目皆歸於海富孟。

一身。在這女子底平凡的外貌之中却含得有一個偉大的靈魂，一個堅強的意志力，一個嚴格的自己犧牲，和一個博得最勇敢的人底讚美的無比的勇氣。

這就是游珊·海富孟底故事。

我自己並不認識她。然而我在這里之所以破例而說到我自己所不認識的人，並不是爲着她底名望，而是爲着她底道德性的緣故。我相信讀者一定會感激我，因爲像游珊這樣簡單質樸，而易得人同情的人物最能把我所正描寫的虛無主義者底特性表現出來，我是再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例子來了。這好有一比，好比一株平凡的野花反能較一株稀有的樹木使人對於這一國的植物有一個更明瞭的概念。

游珊·海富孟生於狂信宗教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中，這種家庭在文明先進國家是少見的，然而却普遍於俄國。游珊底家庭把一切來自基督教徒的事物均目爲醜惡，深恨

而痛絕之，對於基督教國家底科學尤其憎恨，因為這科學教一般信從者輕視他們祖先底宗教。游珊受了新思潮底洗禮，而且不能夠忍受這種束縛，後來便從家庭裏逃亡出來，帶去的唯一的家產，乃是那般甯願見她死而不願她與惡魔爲伍的猶太教狂信者們底詛咒。這女郎逃到基也夫，在那里以縫衣爲職業。

一八七四年來了。這時候革命運動廣延到各地，甚至於這個年輕的女裁縫也被捲入到革命底漩渦裏面。

她認識了幾個從瑞士，齊利池回來的女學生，其中有些人後來成了「五十人案」中的罪犯。這時候她們苦勸游珊加入革命運動中活動。然而游珊所擔任的工作是非常不關重要的。她只把她底地址借用作革命黨人底通信機關而已。但是後來這「密謀」被發現了，這個「可怕」的罪名使她整整坐了兩年監候審，後來判決結果又得了兩年的徒刑。這一次她被囚在里脫夫斯基，同囚者有四五個女同志，這時候她從她們那里才真正瞭解了社會主義底原理，而且決心把她底身與心都獻與社會主義。然而她不能夠

把她底理想施諸實行，因為她底徒刑期滿後，她並不會得着自由，却又破政府放逐到北部省區去。在那里她一直住到一八七九年秋天，她趁着看守者一個不小心，安然逃到聖彼得堡來。從囚籠中逃出來的她到了聖彼得堡，充滿了無限的熱情立刻投身於革命的鬥爭中，來滿足她底願為革命工作的強烈的慾望，這慾望已經變成她底激情了。

她永遠是那樣的熱心，那樣的活潑，那樣的快樂，只要她能夠為革命運動做一點小事，她已經是很滿足了。她什麼事都做：送信，傳遞物件，守衛巡風，都是她底擅長。而且有時候她底工作非常煩重，非常勞苦，使得她精力竭盡，雖然她是出身於工人階級的。她常常到了深夜才回家，因為在十四個鐘頭以內她跑遍了全城去散發執行委員會底宣言，所以弄得非常疲倦，一點氣力也沒有了。然而第二天早晨她一起床又照常去做她底工作。

她隨時都預備幫助別人，替任何人做一點事，並不想到自己會因此得着多大的麻煩。她從不會想到自己底事。要使人明白這個簡單樸實未受教育的女子底道德的力量。

和無限的熱心，我們只要敘述她底最後數月的革命活動底故事就夠了。她底丈夫科洛克維奇是恐怖主義者中最著名，最受人敬重的人物之一。他在一八八一年被捕。他很有得着死刑之可能。然而游珊把她底悲哀深深地藏在自己底心裏，依舊鼓起勇氣和同志們進行戰鬥的工作。雖然她已經懷孕四月，她還不顧危險擔任充當主婦租了屋子讓爾巴次奇在那里製造炸彈，而且一直住在那屋子裏，到了三月十三這一天才被逮捕了。

死刑宣告之日她非常快樂，帶着微笑立在那要把她送到上斷頭台去的法官之前。然而她底刑罰還有更殘酷於此的，就是她底死刑改在四個月後執行。這種精神上的苦刑，她在這悠長的歲月中坦然地忍受下了，並沒有一時一刻露出懦弱的樣子。

然而政府怕激起全歐人民底憤怒，不敢絞殺游珊，而且還想利用她底地位，想從她那里探出一些黨人底秘密，所以她又把她底精神上的苦刑延長下去，一直到她分娩前數星期，方正式宣布把她底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三日她在監獄中病歿。

薇娜·沙蘇利奇 (Vera Sassoulitch)

一個青年女子一躍而變爲名震全球的人物，這樣的事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甚至可以說是沒有。

在前一天沙蘇利奇底姓名還是絕對地無人知道，第二天槍聲一響沙蘇利奇大露了頭角。在此後的幾個月內她底名字遍傳人口，激動了全歐美的豪俠的心靈，而且變成了英勇與犧牲之象徵。然而身爲這種熱誠之對象的沙蘇利奇却非常害怕「聲名」這個東西，她極力躲避牠。她躲避一切的歡迎和慶祝。雖然她已經到了外國，可以公開地自由行動，毫無危險，可是她依舊隱身在羣集中，決不願露出頭角來。

既然得不着正確的消息，世人便不得不大大地求助於想像了，許多讚美她的人互相訊問道：「這個迷人的，不可思議的人物是什麼樣的女子呢？」於是每個人都依着自

己底幻想描畫出他底薇娜來。

溫柔多感的人把薇娜描畫成一個溫順如玉，充滿着愛與自己犧牲，帶着詩味的女郎，和殉道的基督教處女一樣。

至於傾向於急進主義的人又把她當作一個現代的奈米西斯，[●]一手握槍，一手執紅旗，口裏吐出驚人的話句，又可怕，又高高乎在上——乃是革命之化身。

這兩種人都錯了。

沙蘇利奇並不是冒牌急進派的悲劇中的女傑，也不是那種渺茫詩化的基督教的處女。

她是一個堅實健壯的女人。她有中等的身材，不過初看起來似乎是高大的，她並不漂亮。她底眼睛却是很美的；眼睛頗大，形狀恰到好處，睫毛長，瞳兒平常作灰白色，然而當

她激動起來的時候，那一對瞳兒又變成黑暗了。她底眼睛平日總是帶着深思和悲哀的樣子，但當她熱狂起來的時候，牠們又像電光般發亮了；不過這是不常有的，她常常愛開玩笑，那時候她底眼睛便像火花般閃耀着。稍微一點心理底變遷，就反映在她底富於表現的雙眼上。除了這一對眼睛外，她底面貌就是非常平凡的了。鼻子略長，嘴唇薄，頭大，蓋着一頭近乎黑色的頭髮。

她完全不講究裝飾，她絲毫沒有打扮自己的心思。一般女子都有表顯自己底美麗之慾望。她却是太大意，太耽於思索了，所以不能夠常常顧到這些她所不關心的小事上面去。

她底聲音是很特別的。這一點比較她底外貌還更使她和一個溫順如玉的女郎差得遠。她和人談話，最初也與常人無異，但這種狀態並不繼續多久。她一說到熱烈的話句時，她底聲音便立刻高揚起來，好像對面聽話的人不是站在百碼之外，便是一個聳子。她極力想改掉這種習慣，然而她底努力總是無效。她非常大意，一旦激動起來的時候，就忘

記了朋友們底嘲笑，以及她自己底「爲了避免別人注意起見應像別人那樣地談話」的決心了。走在街上，一旦觸到有興味的話題時，她便立刻高叫起來，照例舉起右手在空中猛烈地劈下來，像一把寶刀一般。

在這種如此單純，粗魯，與毫無詩趣的外貌之下，她却藏着一顆極深刻，極有力，充滿着愛與憎，充滿着最高的詩趣之心。

雖然最初看起來她是一個非常愛講話，而且什麼事都要講到的人。但實際上她却是非常沉靜的。她底親密的朋友很少。我不是說普通的親密，這是互相信賴與尊敬之結果，而且是我們這般人中間的常規；我說的乃是互相交換最祕密的思想之共生死的友情。

她是不能夠隨便交友的。她要交結一個朋友，必經過漸次的審察，她決不肯以想像去彌補實際的觀察之不足。她底朋友很少，差不多都是她底舊相識；她底世界就在這幾

個朋友底中間。此外，好像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牆把她和世界其餘人隔絕了。

她多多過着內心的生活。她也得着俄國人所特有的通病。這個病就是去仔細考究自己底心靈，測量牠底深淺，殘酷無情地去解剖牠，尋找牠底缺點，其實這些缺點常常都是想像的，而且總是誇張的。

因此憂思悲感便常常來侵襲她，連日地管治着她，她無法擺脫。在這些時候她便精神恍惚起來，避開一切的會集和人羣，一個人在房子裏踱來踱去，完全埋在深思之中，這樣地過了幾點鐘，再不然便逃出住宅獨自跑到那永久的，不可思議的莊嚴的大自然中去求安慰，她常以一個真正的詩人底心去解釋自然，酷愛自然，而且在這自然之中，她獨自能尋到安慰的。她往往整夜不睡，徘徊於瑞士底荒山之中，或躑躅於大湖之畔，有時一直到東方發白紅日初升的時候。

她有一個非常宏大的願望，對於自己所做過的事總不滿足，這是一個極端的理想

主義之結果，而且是偉大行為之泉源。

這是薇娜底性格之根本的特性。

他在幼年時代就信仰了社會主義。她對於社會主義之熱誠的獻身，又使她有了一個異常嚴格的義務觀念，這義務觀念是如此之高，差不多不是人力所能滿足的。在她看來世間一切都是很渺小的。

她底一個女友，就是我先前講過的畫家X夫人，她是薇娜底十年來的深交，人是再聰明不過的。X夫人在薇娜被釋後幾星期，就看見她被這些憂思悲感所侵襲了，所以X夫人常說：

「薇娜願意每天去鎗殺一個像特別頗夫那樣的人，至少也要每星期去做一次。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她便苦惱了。」

X女士曾極力向薇娜證明我們不能每個星期都犧牲我們自己，像教主耶穌那樣。因此我們便應該常常滿足，像平常人那樣地去做事情。

薇娜依着她底勸告，極力來改掉這種習慣，可是沒有效果，她底感情和那般想超羣出衆的野心家底感情完全不同。不僅從前如是，就在她成了聞名世界的人物之後，即最近她在俄國旅行的時候，她也只担任最平凡最微小的任務：做一個排字工人，一個房屋管理人，一個侍婢，或其他……

她以非常的小心與勤勉來盡這些任務。然而這也不能使她得到心境底和平。

我記得某一天她向我說起她聽見庭長宣告釋放她的時候，有何等的感覺。她說，她並不感到快樂，她覺得異常驚訝，過後一種悲哀之感情又立刻襲來了。

她又說：「我當時不能夠說明這種感情，然而過了那時以後，我就懂得牠了。如果我被判定了罪，那麼對於我萬事都休了，因為什麼事都不能夠做了，這是超於我底能力之上的，所以我倒也會安靜了。並且一想到我已經用盡我底能力做過了，這個思想倒可以安慰我。」

這一段短短的話至今還深印在我底記憶中，只這一段話就足以把她底性格發揮

出來，而且還要勝過連篇累牘的描寫文章！

異常無比的謙遜只是這極端的理想主義之另一形式。這實在是一個崇高的心靈之符號，對於這種心靈，英勇精神是自然的，合理的，所以在這心靈之中，英勇精神又以此莊嚴而單純的形態出現了。

在萬人底景仰，渴望，與真正的崇拜之環境中，沙蘇利奇依然保存着一切質樸的態度與純潔的心境，這二者在她底名字未被一種不滅的榮光所籠罩以前，就指示出來，她是異於常人的了。這種榮光甚至可以使得最刻苦，最堅定的斯多噶派（淡泊學派）掉頭的，但却不能打動薇娜底心。她底這種冷靜淡泊的態度，說起來真有點令人不相能信，然而凡接近過她，甚或和她只有短時間的接近的人都能證明這的確確是真實的。

這件事實也許在人心底歷史上算是無比的，牠本身就足以表示出來薇娜底性格之深度。這性格是本身完全可以自持的，並不需要，而且也不能夠從外界受來鼓動和刺

載。

沙蘇利奇既以深刻的道德的自信，毫不帶一點野心底影子完成了她底偉大的行動之後，她對於事後別人底謳歌讚美，却全不關心，沒有一點驕傲的表示。這就是她常常堅決地不肯現身於公衆集會中的原因。

這種逃避並不是姑娘們底那種拘束和害羞。這是一種高尚的道德的謙遜，他使得薇娜不敢接受別人對於她底行爲之讚頌和尊敬，因爲在她底標準極高的義務觀念中，她並不承認她底行爲是英傑之行爲。這樣一來，我們底好交際，愛談話，對於別人發出她所認爲是錯誤的議論未有不熱烈地加入辯論的薇娜，一旦進了一個會場，知道別人認出她是沙蘇利奇，她便立刻改變了態度。她變成了一個又膽小又害羞的女郎，恰和一個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少女差不多。便是那往常震得人耳聾的聲音如今也變成了溫柔的神妙優美的調子，真如她底友人們所帶笑批評的「天女之聲。」

然而這種「天女之聲」是很難得聽到的，因為在公共集會中她平常總是不發言。如果真有一個問題在她心裏打算得很久了，她才站起來說幾句話。

要明白她底獨創的精神，和迷人的談話，非在她和她底友人們在家裏討論問題的時候不可。只有在那裏，在那時候，她才把她底非常活潑，有趣的精神完全發揮出來。她底談話裏充滿着新鮮的意思，非常充實，非常有趣，變化甚多，既有華麗的點綴，又有孩子底天真的質樸。她底話語中有幾句真正算得上是珍寶。這樣的珍寶是和珠寶商店的櫥櫃裏所陳列的完全不同。這是豐饒的自然。母親所自然地散在她底衣裙上的珠寶。這才是真正的珠寶呢！

薇娜底精神之最大特性就是創意。她有一種天賦的極高的推理力，她又拿在俄國各城市中流浪的悠長歲月中之各方面的勤懇的研究來培養這個推理力。她又有一種無論大小事件均由自己來思索，處理之能力，這種能力乃是常人所少有的。總之她兼備有創造的特性和天賦的推理力。她生性是不能追隨已經開拓的徑路，只因為這是許多

人走過的路了。她對於萬事都要加以證實和批評，若不經過一種精確嚴格的考察，她決不會承認某一件事情。因此對於別人毫不加思索就承認就重述的最陳舊最常見的事，她也要印上她自己底新意見，這樣一來，她底議論和思想便添了一種可愛的新趣與活氣。

這種思想之獨立性與獨創性，和她底道德性結合在一起，便產生了另一種特性，這也許就是這美妙的典型之最貴重的特性。我在說她所特有的那種道德的本能，和那種解決最複雜最微細的問題，辨別善惡，分別何者應爲何者不應爲之能力。她底那種能力是到了最高的程度。所以有時候她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夠給她底意見以一個實在的理由。

她在法庭受審的時候，確實曾把這種本能很可讚美地發揮出來了。她之所以能得着意外的成功，大半也要歸功於牠。

然而這個例子並不是唯一的。我可以舉出其他許多關於她底內心的例子來。

她底勸告和意見，縱使她不說出她底理由時，也是值得尊重的，因為牠們差不多是百發百中。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便知道薇娜已經有了可以使她成爲一個團體，一個組織，一個黨底良心之一切要素了。然而不管她底道德的感化力是如何大，她却不能夠被認爲政治勢力之典型。她太自持，太慎重了，不肯影響到別人。除非別人要她貢獻一個意見，她是不說的。她從來不像一個組織者或煽動家所要做的那樣，拿自己底主意去干涉別人，要別人也和自己一樣地行爲，她是奉了自己底良心之命令來盡她底義務，並不想以身作則去指導別人。

她底如此崇高，如此豐饒的理想主義使她天天渴望做出偉大的事業，因此又使她不能夠把全個心力用到日常工作底最微小最瑣屑的地方去。

她是一個有大決心有大機會的女人。

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她代表一種不屈不撓的英勇剛強的戰士之典型，她底那種威

嚴的面目我要在下面一章裏描畫出來，不過我疑惑我底能力太薄弱了，恐怕不能傳神於萬一。

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 (Sophia Perovskaya)

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是一個美人。她底美不是可以令人一見魂消的，看她愈久，才愈覺得她底美來。

在寬廣的額下輝耀着的是一對莊嚴的，鋒利的碧眼，還有那勝過白雪的容顏，上面覆着黃金一般的細髮。一個可愛的小鼻子，下面再配着一張動人的嘴，微笑時便露出了兩排白玉似的銀牙。

然而更使得人心醉的，乃是她底整個的面貌，在她底圓圓的小臉上，有一種輕快，活潑，靈慧的樣子。雖然她已過了二十六歲，她底面貌却只像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她有嬌小的身軀，瀟灑的風姿，優美的舉止，和動人的，清脆得像銀鈴一般的聲音，這更使她像一個剛成年的少女，一朵初出水的芙蓉，便是心腸最冷和同情心最淡的人，也要為她目凝神。

動。

她常常喜歡大笑，她笑起來的時候，真像一個十六歲的頑皮女孩。她底笑聲是非常天真的，她底笑容是十分迷人的；聽了那樣的笑聲，看了那樣的笑容，誰能相信她是過慣了危險，恐怖，犧牲，憂患，陰謀的生活呢？

她不愛打扮，服飾都是異常樸素的，她也許還不知道哪一種裝飾品合式，哪一種裝飾品不合式；哪一種流行，哪一種不流行。然而她却非常愛清潔，在這一點她和一般瑞士女子有同樣的固執與講究。

她極愛兒童，她又是一個很優良的教師。而且她更善於看護病人。凡遇友人患病，她便自願來擔任這種艱難的職務。她做看護的事，做得極溫順，極快活，極忍耐，所以無一次不得患病者底歡心。

然而這一個有着天真爛漫的容貌，和溫柔仁愛的性情的女子，却又是恐怖主義團體中最可怕的黨員之一人。

指導三月十三日暗殺沙皇計畫的是她；用鉛筆在一個舊信封上畫出擲炸彈地方底圖樣的，是她；指定擲炸彈的黨員底崗位的，是她；在定命的那一天早晨身臨戰場，從步哨那里知道沙皇一舉一動之消息，在萬歲聲中搖動信號叫同志擲炸彈的，是她；最後保持着古希臘淡泊學派底甯靜與淡泊，將她底青年的生命交付與劊子手，從容地走上了絞刑台，使敵人和朋友無一不感動的，也是她。

在這個端麗平靜的容貌之中，究竟隱藏着何種偉大的力量呢？究竟這個非凡的女人具有何種性質呢？

她是下列三種特性底混合體：深遠廣大的能力，熱心熱烈的性情，鑽石一般的意志。這三種特性結合起來，所構成的力量，是沒有東西能夠比得上的！

蘇菲亞·柏洛夫斯基和克魯泡特金一樣，出身於俄國最高貴族。柏洛夫斯基一家是著名的拉祖莫夫斯基一族底較新的支派。十八世紀中葉（一七四一——一七六

二) 君臨俄國的女王伊利沙白曾下嫁拉祖莫夫斯基，蘇菲亞即其後人。蘇菲亞底祖父做過教育大臣，她底父親做過多年聖彼得堡總督，她底叔父就是著名的相洛夫斯基伯爵，曾替尼古拉一世在中亞細亞征服了許多地方。

這便是那個會給了如此可怕的一個打擊與沙皇政治的女子底家世。

蘇菲亞生於一八五四年。她底幼年時代是很悲苦的。她底父親性情非常專橫暴躁，幸而她却有一個溫良慈愛的母親，然而這樣的母親也不能得着父親底愛情，反而常常受他虐待，受他欺負。在這種家庭環境之中，她底那一顆恨壓迫愛弱者的心就漸漸地培養成功了，她一生保持着這一顆熱烈的心一直到死。

她底幼年時代的故事是和所有俄國青年底故事相同，同時也是和革命團體底故事相同的。要述敘這故事，就應該把我在前面用抽象的形式所描寫的，再用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然而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我在這里只指出其中重要的事情。

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和所有那些同時代的女子一樣，也以求知慾開始了她底

奮鬥生涯。在她到了十五歲的那一年，俄國婦女解放運動已經非常發達，而打動了她底長姊底心了。蘇菲亞也想求學，然而她底父親不答應。她便學着許多女兒底榜樣從家裏逃了出來。

她底父親在盛怒之下，想藉警察底力量捉回他底女兒，但也沒有用。幾個星期之後躲藏在朋友家裏的蘇菲亞送了一封信給她底父親，和他開談判。她底父親後來到底讓了步，答應給她一張護照。她底母親祕密地送了一筆小款子給她。她這時算是得着了自由，她便開始勤苦地讀書。

當時的俄國文學所教給她的是些什麼呢？不留情地批評現社會制度，指出社會主義是最後的目的，唯一的救世策。她所崇奉的大師乃是巧爾尼雪夫斯基與都布若留波夫，這兩個人就是所有與她同代的青年底大師。靠了這兩個大師底著作，她底求知的慾望很快地改變為工作的慾望，這就是依照她從書本中得來的理想而工作之慾望。這種傾向是自發的，而且同樣地發生於許多處在同樣情形中的女子。這種理想與志願之相同，

就把這些女子結合起來，在她們彼此間產生了一種深厚的友情，她們看見許多同志聚在一起，她們底勇氣增加百倍，就想來做一點事情。

在這種狀況之下，秘密結社底萌芽便發生了，因為在俄國凡要做利於人民而不利於沙皇的事，非秘密地去做不可。

蘇菲亞和科利洛瓦姊妹往來最親密。她們底聚會兩年後就發展為柴可夫斯基團。關於這團體，我已經在前面說過幾次了。柏洛夫斯加亞是這個團體底最初的團員之一，那時的團員除了她以外，還有柴可夫斯基和其他幾個青年學生，柴可夫斯基便是把自己底名字作為團體名字的人，在俄國革命史上是一個重要人物。

最初的柴可夫斯基團與其說是政治的結社，不如說是家族的會集。這是很小的團體，最初的目的只是在青年中間宣傳，新同志加入常常須得全體團員底同意。團中並無規律，因為這是用不着的。一切決定都是根據團員底自由合意而行，然而這種辦法從來不會生出不快意的結果或不便來。因為團員彼此敬愛互相謙讓的程度，確實把天才虛

「騷所讚頌的『人類交際之理想』做到了，有時候少數順從多數，這並非由於強迫，乃是出於自然，因為這少數人心裏相信他們底讓步是對的。」

柴可夫斯基團員間的關係是非常親密，非常友愛，其程度簡直是我們所想不到。誠懇與坦白乃是團體底規約。所有的團員都是互相認識的，而且他們底親密的程度，有時還要比家人父子間深得多。彼此全以誠心相見，便是再小的事也不隱瞞。如果某人有了什麼錯處，或露出自私自利的痕迹，或對共同的使命減少了熱心，其他的團員便給他指明出來，有時互相督責，勸誡，但都是出於愛憐與遺憾，好像兄弟姊妹間的規勸一般。

這種理想的關係，在單以主義結合的會員衆多的團體中是不可能的，所以柴可夫斯基團底政治活動擴大之後，團員中間的這種理想關係當然不能完全存在了。然而這種理想的關係已經有了良好的效果，牠們把個人底道德的發展培養成熟了。所以造成了像苦卜連諾夫，卡魯新，亞歷山德娜·科利洛瓦，綏定科夫及其他許多人底崇高的性質，堅強的心靈。這些人生在別國一定會是國民之光榮。然而在我們俄國內……唉，他們

如今在什麼地方？

死的死了；被囚禁的被囚禁了；自殺的自殺了；有的憔悴在西伯利亞的礦坑中；有的活埋在人間地獄裏；有的呻吟在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被忘却了，被遺棄了，凡人生所最寶貴，最親密的一切都被剝奪去了！這便是這些崇高的青年底命運。

蘇菲亞在柴可夫斯基團底又嚴肅，又和氣，又親切的環境中，便染受到了像僧侶一般的刻苦自勵，又養成了她底忠誠與熱心。她整整在這團體裏度過了她底三四年的青春，在這三四年中她底純潔優秀的心靈受到了如許多的良好影響，她底熱烈的心強烈地跳着，渴望來做一切偉大慷慨的事。在這種環境中她底性格便磨鍊成功了。

柏洛夫斯加亞是柴可夫斯基團中影響最大，最受人尊敬的一個團員，因為她律已很嚴，刻苦自勵，又有不屈不撓的精神，特別因為她有非常驚人的智力。她底明晰而銳敏的才知兼有着女人所少有的哲學的氣質，她對於一個問題，不僅能夠把他完全了解，而且還能夠捉住牠底要點，把和這個問題關聯着的或從這個問題生出來的其他問題冷

靜地、透徹地觀察到。因此她所得到的結論是非常堅定，能不為當時的短期印象與詭辯所動搖。她除了這種自信力之外，還有一種非常的才力，在討論上，無論理論方面，實行方面，她總是擅長的。我可以說她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常人辯論時只偏於問題底一方面，她却是各方面都顧到的，所以她較對手為優勝。她雖是一個富於熱情的人，但她却能夠以她底智慧力，壓抑下她底熱烈的感情，以一個不能被熱心所迷惑的一雙冷眼來觀察一切。她從來不會誇張過，深知自己，又識別人，對於自己以及朋友們底活動力從來不會過分地看重。她總是不斷地找新的道路，新的方法來發展他們底活動力，她便成了新事業之創業者。一八七一——七二年柴可夫斯基團從青年宣傳改進為工農宣傳，大半應歸功於蘇菲亞。當這種改進的計畫完成後，她又首先提議催促將城市的宣傳移到鄉間，因為她已經清楚地見到在俄國如果革命黨還希望着將來的發展，那麼非先接近農民不可。後來她加入了恐怖主義團體之後，她又盡力來擴大團體底活動範圍，因為她以為現有的活動範圍太狹小了。

然而這種永久的活動慾——這種不斷地向更好的新事物之追求——完全是來自她所賦有的巨大的推理力，而不是來自那種由過於熱烈的想像生出來的浪漫的感情。那種浪漫的感情有時候也可以使人做出偉大的事業來，但平常總是使得人把一生浪費在閒懶的夢想之中。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絲毫沒有這種浪漫的感情。她是過於勤奮，過於有爲，所以不能夠偷閒躲懶。她處世做事，務得其真，在一個預定的時候，盡力做到最完善和最可能的事。惰性是她底最大的苦刑。

然而她却不得不忍受着這惰性，過了四年。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柏洛夫斯加亞正在亞歷山大尼夫斯基區從事工人宣傳，却同着一羣聽講的工人被捕了。她被囚在彼得保羅壘裏面，然而因為沒有犯罪的實證，只囚禁了一年，就由父母保釋出來。她底父親把她和她底母親送到克里米的別莊去。她在那里住了三年，一點事都不能做。她一方面受着嚴密的監視，一方面又不敢逃走。

因爲怕累及那些暫時保釋出來的同志們。後來在一八七七年「一九三人案」開審了，差不多所有柴可夫斯基團的團員都牽連在內，蘇菲亞也是其中的一人。

在這里我們不要放過一件特別的意外事，這事情關係着她第一次在公衆前的現身，而且可以爲明瞭她底性格之一助。

被告們知道政府在審訊以前就早把判決定好了，所以不甘心爲政府底玩物，決定作一次嚴重的反抗。然而應該採取何種性質的反抗，這在開審的前一天還不曾決定好。

蘇菲亞因爲保釋在外，所以到法庭時還不知道她底在獄的朋友們底決定；法庭利用這個機會便先傳她一個人去審訊，以爲她既然不知道她底在獄的朋友們底決定，那麼她在法庭上便不會有什麼反抗舉動，她底例子也許可以影響到別人。然而法庭底希望完全成了泡影。蘇菲亞到了法庭，沒有看見一個她底同志，她非常驚奇，但立刻就宣言道：如果那些和她同思想同命運的同志們不在此，她是不開口的。獄中同志底決定湊巧也正是這樣。

蘇菲亞得着無罪釋放的判決，然而這釋放只是形式的，因為一出法庭她又被引渡到憲兵底手裏，依着警察廳底命令被放逐到北部的一個省分。在俄國被法庭放免的政治犯總是受着這種待遇的。

然而這時候她底肩上不再負着什麼道德的義務了。她可以自由地逃走了。她便決定實行脫逃。在中途得着一個很好的機會，不會得一個人底幫助，也不會通知她底朋友們，便逃歸聖彼得堡。她底同志們完全不知道這個消息，她自己便在彼得堡現身了。她微笑着，非常快樂，好像沒有遇着什麼事一般，一面向她底朋友們敘述這次逃走底顛末，說得如此簡單，如此真實，如此可愛，與她一生的其他可怕的冒險比較起來，恰似一朵蕊香花開放於荒野的千仞絕壁之上。

一八七八年蘇菲亞又現身於活動的舞台了。然而在離開了戰場四年之後再歸來，她便看見一切都變更了——人物，傾向和方法都和從前的大不相同了。

這時候恐怖主義已經開始露面了。

她便盡力來支持這種運動，她以為在政府所創造的情形之下，這是唯一的方法。實在只有在這驚天動地的戰鬥中，她才得把她底卓絕的特性，非常光耀地完全發揮出來。她不久就在恐怖主義的組織中得着像她從前在小團體中所有過的同樣的勢力和同志們底尊敬。

她底精力可比譬成一個饕餮者底胃，牠把萬事咀嚼下去來裁斷，一個人可以做許多人底工作，從不知道困倦。而她在青年中神出鬼沒的煽動底本領，實為她底拿手好戲。她底宣傳力是如此可驚。那種明快的理論帶着崇高的義務之感情說出來的時候，任何人都要感服的。她一得着機會，便從事煽動工人的工作，工人們爲了她底誠懇和樸實，非常愛她。實在她底誠懇和樸實是無人不愛的。她又是工人恐怖主義團體創立者之一人，米海洛夫和利沙可夫都是屬於這團體的。

她是極能幹的組織家。以她底銳敏的透察的精神，她能夠把那些關係於重大工作

之成敗的極微小的地方捉摸到。在做預備工作時，她又表現出驚人的能力，她能自制，又有先見。她決不肯洩漏秘密。有時一句話就可以使全盤的事體毀壞，她是一句話也不告人的。這並不是說她怕人把秘密轉述與警察，因為虛無主義者所過着的秘密生活，使得這樣的事幾乎成爲不可能。她是恐怕因一時的不小心把話漏了出來。那麼聽見這話的人有時在夫妻或朋友之間不免會洩漏出來，從此秘密就保守不住了。所以常常由於幹部人員底疏忽，把幹部底秘密洩漏了出去，在短時期以內這個秘密便成了傳遍全城，人皆知的口頭禪了。至於蘇菲亞，她底保守秘密之程度竟到了極點，差不多使人不相信：她底私人的親密友人和她同住了數月，也不能夠知道她在做些什麼事。

柏洛夫斯加亞因爲久處在革命陣營之中，故有知人善任之明，也有領袖之才；然而她之統御人，並不用什麼策術，只以崇高的道理，堅定的性格，熱烈的同情與夫獨特的宣傳力，人們會自然地集在她底指導之下。總之因爲她有崇高的道德觀念和無限的獻身之熱情，所以能夠感動所有和她相識的人。

她底意志力之堅強也和她底智慧力相等。原來在俄國當時的情形之下要繼續不斷地做陰謀的工作，實在是危險中的危險事，難事中的至難事，這種工作恰像地獄的火一般消耗盡了最健強的性質；因為那個難調和的「革命之神」不僅需要牠底信徒們底生命與血液做祭品，而且也需要他們底腦筋和骨頭底精華，甚至他們底最深的靈魂。否則牠便會殘刻無情地拋棄了他們。然而我敢說這可怕的工作一點也不能動搖蘇菲亞底意志。

她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我們底陣營中過了十一年，她經歷過了不少絕大的損失，全盤的失敗，但她却永不困倦地準備新的工作。她知道如何把她底心裏的神聖的火星保持得完完全全。她從不拿那憂鬱的，悲哀的，嚴格的「義務觀念」來束縛自己。不管她底刻苦和自勵，不管她底表面上的冷靜，實際上她却是一個充滿了浩然之氣的鼓舞人間的天使。在她底武裝的甲冑底下面，仍有一顆女性底優美的心在跳動。我們應該承認女人是比男子更賦得有這種「神火」的。俄國革命運動之所以有宗教般的熱心，大半

應歸功於她們；只要她們一加入革命運動中，革命運動便是難克服的了。

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不僅是一個組織家，而且是一個勇敢的戰士，自己常常身先同志去蹈危機。她底迷人的魔力全在於此。當她把她底似乎透入別人底心之深處的透察的眼光定在一個人底身上，用懇切的態度說：「我們去罷，」誰能夠回答她說：「我不去」呢？她自己常常甘願去冒危險，據她自己說這是「幸福的。」

從一八七八年營救瓦拉那斯基的事件以來，所有恐怖主義的運動，她幾乎是無役不參加的。有時候她甚至於把最重大的任務放在自己底肩上，譬如在哈脫曼事件中，她做一個房主婦，一旦遇着了很大的危險，而且正因為事前未曾預料到所以危險更大，然而靠了她底鎮靜和自制工夫，她會幾次排開了千鈞一髮的危機。

至於她在行動時的果斷與沈着，這是言語所不足以形容出來的。我只要敘述下面的一件事就夠了。

在哈脫曼事件中，參加者共六七人，都是黨中卓絕的人物，他們都非常信任蘇菲亞，而且特別託付她：如果警察來逮捕他們，那時候就請她點燃屋內的甜油炸藥貯藏室，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東西一起炸燬好了。而且他們還把看見沙皇專車到時搖動信號以便點燃地雷之任務，也委託給她，雖然這件事失敗了，但這不是她底過錯。

三月十三日的事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了，用不着我再來敘述一番。御用檢察官要證明民意社執行委員會之無力，便說最好的證據就是委員會把如此重要的事交給一個弱女子之手，讓她來指揮一切。其實委員會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蘇菲亞已經很好地證明出來了。

因為她在炸死沙皇後不肯離開首都，所以在三月十三日事後一星期就被逮捕了。在法庭上她底態度非常沈靜，非常嚴肅，毫無一點矜誇的表示，她並不想替自己辯護或吹牛；她只是像她平日那樣很簡單，很謙遜，很從容地說了幾句她所願說的話。在她底很

簡短的演說中，她要求法庭不要以為她是一個女子，便減輕她底刑罰，她願與同志們享着同一的命運。她底要求得着了法庭底允許。她和其他的同志們一樣也被判處了死刑。死刑執行期延遲了六天，雖然法律上請求沙皇批准與減刑之手續只限定三天，然而政府方面却把死刑延遲了六天，這六天中被告們底痛苦是何等地大，這是不難想見的。

這種不可思議的延遲底原因是什麼呢？在這六天中他們怎樣對待被告呢？這是無人知道的。

不久一種最可怕的傳說就傳遍全城了。據說政府方面得着麥里可夫底奸猾的勸告，對於被告們嚴刑拷問，想探出黨中的祕密來，這樣的事不發生於審判之前而發生於審判之後者，這是因為判決之後，外邊再沒有人能夠聽見被告們底聲音了。

我們因為不會得着真實的憑據，所以便是對於我們這個死敵，我們也不拿這樣的話來攻擊牠。然而如今却有一件千準萬確的事實使得這類的傳說有了很可相信的價

值。被告底聲音是誰也不能夠再聽見的了，那麼這傳說便會是永久的傳說罷。但是我們應該記着下面一件事：依俄國習慣，死刑囚在死刑執行期以前有接見家屬親戚之權利。然而這一次政府方面竟破例把被告們底這種權利剝奪了。這是什麼用意？有什麼理由？誰也不知道。政府方面爲了避免外界的責難，竟至厚顏地使用種種欺騙的奸猾手段。蘇菲亞底母親很愛她底女兒。一聽見蘇菲亞被捕，這老婦竟不顧自己底身體，從克里米趕來，要見她底愛兒一面。在宣判底日子裏，她果然見着了她底愛兒，然而誰知道這就是她們母女相會的最後一次了。在其後的五天中，她天天跑到死囚牢中去見蘇菲亞，但每次都被人以種種的託辭拒絕了。最後一次，別人叫她在四月十五日早晨去，那時候她一定可以見着她底女兒。

她果然去了；然而當她走近獄門的時候，獄門大開了，她真正見着了她底女兒——但蘇菲亞已在死囚車上面了。

這是押赴刑場的死刑囚底悲慘的一行列！

我不願在此敘述死刑底可怕的情形。哥洛尼新聞駐俄通信員曾說：「我在東方目擊過十二次死刑之執行，但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一個屠殺。」

所有的被告都死得像英雄一樣。

「啓巴爾啓奇和熱利亞博夫非常鎮靜；米海洛夫顏色稍白，但仍堅定；利沙可夫面帶黃色；蘇菲亞則發揮出她底非常的道德力。她底顴頰還保留着玫瑰色，而她底毫無一點虛飾的莊嚴的面貌上更充滿了真正的勇敢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她底容貌是非常安靜而和平；一點誇張的表示也沒有。」

這樣的話並不是出自一個虛無主義者或急進派底口，而是見於哥洛尼新聞通信員四月十六日的通信中，這個通信員對於虛無主義者並沒有絲毫同情的。

在午前九點十五分鐘，蘇菲亞便永閉了她底雙目。

前面的文章已經付印了，我忽然從蘇菲亞底友人處得到她寫給母親的信底原稿，

這是在審判前數日寫的。我相信我底譯文也是值得讀者諸君一讀的。然而我却真不敢自誇說我把俄文原文中所有的那種真摯而熱烈的感情和溫柔的眷愛以及說不出的動人處保存得完完全全。

她深知那個將落到自己底頭上來的判決和命運，她想用很溫柔，很委婉的筆調把這個可怕的消息告訴她底母親，盡力地預先來安慰母親，這樣也許可以減少母親底將來的悲哀。這種心事真是痛徹骨髓了。

她寄給母親的信是這樣寫的：

「我底親愛的，至愛的媽媽：我每次想到你，想到這次的遭遇給與母親心上的打擊，我總覺得說不出的難受！請你自己寬解罷，不要過於悲傷。我對於我底命運，一點也不怨恨，我要安靜地等着死刑之到來，因為我久已盼望到這樣的命運，而且知道牠是遲早必來的。親愛的媽媽，相信我，我底命運並不是十分可悲的。我底命運

乃是順着我底信仰自然得到的結果。我已依我底信仰之指示而生活，我實在不能夠另走別的道路，因此我等候着命運。任憑什麼樣的命運到來，我都安然地甘心承受。只是母親喲，我底唯一難堪的苦痛是什麼？這就是……親愛的母親喲，我至愛的母親喲，我想到你底悲哀，你底苦痛，我底柔腸寸斷了，這難堪的思想壓迫着我底心，我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可以除掉牠。

「我最親愛的，至愛的媽媽喲，記着你還有一個大的家庭，在那安全的家庭裏，還有你底不少的愛兒，大的和小的，他們都還需要着你，需要你底溫暖的慈愛，你底偉大的精神力，你若只是一味心軟地忘不了我，這是不對的。我一直到現在都蒙着你底掛念，我是很感激的。只恨我不能夠把我自己升高到你底道德的高度，然而每當我覺得自己在飄搖，自己有點軟弱的時候，一想到你，我底精神就強健起來了。你底容顏把我支持了。我不說我對於你的愛慕，你知道從我底童年以來，你就成了我底最深刻最熱烈的愛慕底對象，我底最大的苦痛乃是爲你焦慮。我希望你會安

靜自己，我底深愛的，至愛的母親，你能了解你底女兒底這一點苦心，請不要爲我底命運而悲傷罷，請你寬恕我做了使得你悲傷的事，不要多多責備我。母親底責備，在我是再悲苦不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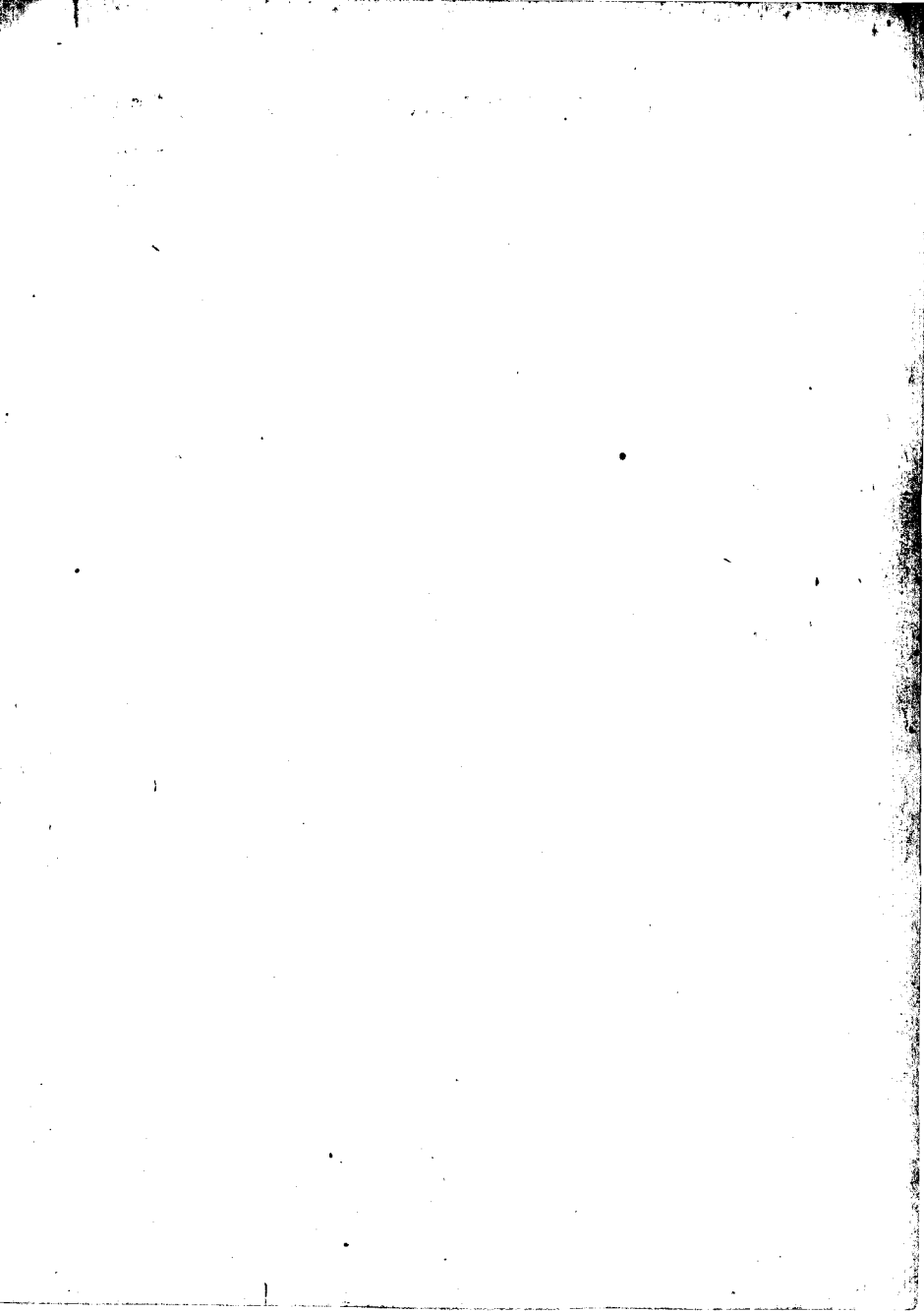
「我心裏想着時時親你底雙手。我跪着請求你不要對我發怒，所有家人親戚處也請你千萬爲我致意。」

「我底親愛的媽媽，我還有一件小事請求你，請給我買幾條領子和袖口來，領子要窄一點，袖口因爲這裏面不備用帶花鈕釦的，用普通鈕釦就可以了。衣服也破舊了，在出庭受審之前，我自己須得把牠修補一下。在未能再見面時且暫時分手罷。我底親愛的母親，我再說一次，請你不要悲傷，不要爲我而苦惱而傷及你底身體，這是我底最後的請求。我底命運究竟也並不是十分悲慘的，請你不要爲這傷心，千萬。」

你底愛兒蘇菲亞

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即公歷四月三日）

第三篇 革命的速寫



莫斯科狙擊

一 一羣隱士

像古巴比倫那樣宏大的半亞洲風的古城，俄國舊都莫斯科底郊外，恰在已經遠得看不見那古城的地方，有一些稀疏的房屋，散佈在菜園與田野之間，四圍是一片荒蕪的大平地。看起來這些房屋好像是一座孤島，獨立在一望無涯的大海中間。在這「島」上有一所破舊的平房，因年代悠久而敗壞了，還帶着憂鬱的灰色。

這所破舊的平房位置在大都會底附郭，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合宜，因為這一帶的房屋都是這樣破舊不堪的，這簡直不像在歐洲大都會底附郭，不過是俄國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落而已。在夏天街中生着青草，非常茂盛，非常高，差不多成了一片草地，一隊騎兵

可以在那里操練了；秋天多雨的時候，泥地上貯滿了雨水，變成一片池沼，在其中鵝鴨很快樂地遊泳着。

一切都沉醉在和平的空氣中，不時還看得見一兩個過往的行人；如果他不是本地的人，那麼小孩們便眼釘着他底背影，一直到望不見了爲止。如果偶爾有一輛馬車或荷車經過，車輛底聲音驚動了許多茅屋中的居民，霎時間，紅的，綠的，藍的百葉窗都大開了。少女和婦人們都伸出頭來，好像看着什麼奇怪的東西一般。

這塊平靜地方上的居民都是互相認識的，因爲大家都生長在這里，他們是單純樸質，至今還保守着族長制的人，與近代文明好像完全沒有關係。他們底生活恰和兩三百年以前他們底祖先所過的生活一樣。他們差不多都信奉着十七世紀的舊宗教派。原來那時候專制而頑固的族長尼公想糾正古聖書中的各種綴字法上的謬誤，他用武力強迫那迷信古祭儀的狂熱之士遵從他底改革，然而他們誓不承認，同時他們因爲政府（尤其是在那個摩做西方習俗的彼得大帝之改革以後）幫助着那兇惡的族長，所以

他們連政府也反對了。俄皇強迫他們改換西歐服裝，他們也拚命反抗。

在兩百年之間，他們這般人受着不斷的殘酷的迫害，然而他們依舊散佈在下層階級中，現今爲數至少有一千萬。他們底大本營是在舊都莫斯科。我現在所描寫的P縣與R縣都是由兩個埋葬此等殉道者最多的墓場得名的。這真是他們底根據地。他們底教士與主教都祕密地住在這裏，他們底宗教會議也在這裏舉行。

然而時代之頹廢居然開始侵入了這些舊信仰之最後的隱居。在節令日的晚上，人們走出房來，按照東方的風俗，大家坐在茅屋門前和隣居們共談閒話，這時候常有在城裏作工的青年不穿舊式的長衣，却穿着有發亮的鈕釦的短衫，和長統皮靴，不彈舊式的六絃琴，却吹口琴——那些東西都是條頓種人底可惡的發明。據說其中還有人祕密地抽煙，這真是大逆不道的事，這使人離上帝愈遠，和惡魔愈近了。據說在聖哲底傳記中，惡魔是常被描繪作口吐毒烟的東西。

老年人常常搖頭歎氣，而且悲哀地說世界底末日快到了，因爲像古代那樣的忠誠，

獻身之道義如今是淪亡了。

在一八七九年的秋天，我在前面所說的這所灰色平房竟換了主人。新房主不是本地人，是新從外面來的。然而隣居也不討厭這一家人，因為他們也是善良樸實，懼怕上帝的人。這一家只有夫婦兩個。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盼望他們底父母到來。

妻子雖然十分年輕，十分美麗，却又是一個料理家務的能手；丈夫是沙拉托夫地方的工匠，約有三十二三歲，但樣子非常蒼老，他顯然是和這地方的居民屬於同一宗教分派的。他不抽烟，不剃鬚（這也是和本地的教派相合，他們以為剃鬚是大不敬的事，據說上帝造人是以自己底相貌為範本，人一旦剃了鬚，則愈不似上帝。）誠然他穿着短褂和長統皮靴，似乎和本地教派不合，不過這也許是「因為害怕猶太人的緣故，」再不然他就是屬於另一個承認這事的教派的，但這也不會引起他人底嚴重疑慮，因為此等宗教小派間是很能互相容忍的。

然而有一個重要的憑據却增加了他們底疑心。

這一家只有夫婦兩人，但屋裏却一定住得有幾個人；糧食也購得非常多，便是他們夫婦底食量再大，無論如何也吃不完的。而且附近人家有些老年人夜裏不能睡覺時，常常聽見那所房屋底大門開闔聲，以及馬車底輪響，顯然是有人從遠方來。「這些人如果不是他們底親戚，又是誰呢？」老年人這樣地互相詢問。自然決沒有一個人跑去告訴那個在街角站崗的警察，因為那是他們底公敵。沒有人夢想到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些誠實的老百姓是不錯的。這屋裏果然住得有一羣隱士，他們在掘火坑，埋炸藥。夜間來的馬車是運炸藥以及必需的用品來的。

這就是莫斯科火坑。

二 火坑

爲着炸燬沙皇專車而開掘的火坑於九月半着手，在兩個月以後便完成了。這是同種類的三重狙擊大計畫之一部分，這三重大計畫都是定在皇帝從克里米到聖彼得堡

的旅行期中執行的。另外還有同時的三個別的計畫，我在此也不必說了。

單說火坑，當時像這樣的埋在鐵道線路下的火坑共有三處：一近莫斯科，一近亞歷山德洛夫斯克，一近阿德沙。

因此革命黨人便相信這一擊是決不會失敗的。

然而因為各種偶然的故事，便弄得事與願違。下面的事情發生了：阿德沙鐵道的火坑，以及意大利大連斯加街的地雷（預備沙皇經過這條街時炸殺他，但最近已被發現）都不得不放棄了，因為沙皇底旅行計畫已經變更了。而亞歷山德洛夫斯克一處的火坑（由熱利亞博夫與阿拉次基負責經營）因為銅帽出了毛病，雖然施放的時候不會錯過，但却不會爆發，以致沙皇底專車得以安然駛過。以前也遇過兩件和這同樣的事情。第一件是炸燬聖彼得堡的石橋，也由熱利亞博夫與一個同志特梯阿加經營；但因為特梯阿加來遲了，所以沒有成功。第二件炸燬尼古拉葉夫附近沙皇底輪船，這是由洛哥登科經營的，但被警察發現了。警察偶爾來調查那個人家，便看見了安放電線的房子。

只有在莫斯科一處，恐怖主義者還有運氣，至少還可以把計畫布置得完完全全，作驚人之一擊，然而在這里的工作却正是最困難的，成功之可能性最少，因為這種巨大的工作需要着許多人，而在郊外監視甚嚴之區，要隱匿着這許多人，不使外人起疑心，這却是極難的事。

我現在不必來重述當時報紙所已記載過的事實。我只把我底一個曾參加過這工作的友人告訴我的兩事介紹給大家，要大家注意，至於我底友人底真實可信，是我敢擔保的。

第一件事是關於組織的，第二件事是關於計畫底實行的。這兩者不僅是這次狙擊計畫底特徵，還是恐怖主義者底一切工作底特徵。我指的就是那極端的簡單，這恰和一般人底理想中的虛無主義及其運動底方法與手段完全不同。

據說虛無黨人有絕大的工具供其使用，一般人都相信這樣的話。其實這是大大的錯誤，莫斯科狙擊事件便是一大證據。這次的戰鬥需錢甚多，以致黨人不得不到處找錢，

有時連幾個盧布也要費力去找。因此黨人用錢不得不盡力節省，有時爲了省錢的緣故，竟不惜拿自己底生命去冒危險。

拿事實來作證，如在十一月這一個內所經營的莫斯科等三處的地雷，這樣大的工作，總共才花費了三四千個金鎊，而且連旅行的用費都包括在內。其他規模較小的工作，費用當然更少。如援助「一九三人案」中一個囚犯之逃獄事件。這計畫是在囚犯從聖彼得堡被押到哈可夫中央監獄時實行的，規模頗大，應該買的東西是：五匹馬，一輛馬車，一批武器；同時還要組織在聖彼得堡，莫斯科，苦爾斯克，哈可夫等處偵探警察底工作的步哨隊，也須得花費一筆大款。然而事後據負責人呈繳團體本部的帳目，總共用了六百個金鎊的光景。

費用既然如此之少，所以恐怖主義者有時竟不得不拿自己底血肉去填補那座大廈中因節省木料而造成的縫隙了。因此在莫斯科狙擊事件中，因爲需款的緣故，竟不得不向外人借了一筆債，而以他們自己在其中掘地道埋炸藥的房屋來作抵押，既然以房

屋作抵押品，那麼依俄國習慣便有一個專家來考察這房屋底情形，估計房屋底所值。專家來時是要伴着警察的，這時候火坑差不多已經完成了。這種考察自然是非常危險的，也用不着我來說了。

然而就工作本身來說，當然是費用愈少愈好。穿孔器一直到後來才買到手，但那時候因為過度的工作，所有掘火坑的人都是非常疲倦的了。最初這工作是用手來做的，而且在多雨的天氣，地道裏積滿了從上面浸下來聚在底下的雨水，所以他們不得不在浸骨的水裏站着，水到了他們底膝蓋，有時候還不得不躺在污泥裏面。他們又沒有防水的衣服。所以在這可怕的水洞裏，他們真受夠苦了。

爲了要使地道底方向不錯，須得使用器具來測量才行，然而他們使用的器具，一個測量家是不屑於用的。他們沒有測量機，又沒有象限儀；他們只有一個懷中的羅盤，這只能用來畫軍用地圖。

用了這個小羅盤，他們居然找到了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基點（自然不是絕對正確

的。他們又用幾小塊鐵片繫在一根鐵線上來指示地道內的方向。

後來地雷爆發了，警察署派了工程師來查驗，他們對這種工程非常讚美。可見勤勉底效力是如何地大，便是工作器具不完備時，也可用勤勉來補足這缺陷的。良好的精神可以支持起力量來。

還有人把恐怖主義者描畫成戲台上的人物，給他們加上了戲台上謀叛人底傳統的特性，這是大錯特錯的事。其實所有虛無主義者底集會都是非常簡單樸實，毫無誇張的氣味，因為俄國人底性格和這完全相反的，俄國人底性格倒近於「幽默」。

便是犧牲自己底生命，關係一個人或幾個人底生死之事，在我們中也是三言兩語便可以決定的。在那里沒有發揮辯才之餘地，也用不着熱情的演說，因為這是很不合宜的，只能引起別人一笑罷了。我們底討論並沒有外人來參加。一切的事都由一些彼此完全了解，而且知道自己是來做什麼事的人做成的。

因此，對於已經明瞭的事還需得着來解釋一番麼？事實上在我們底集會中，很少有

幾句帶着深刻的顫抖的音調的話語，很少有一瞥燃燒着熱情之火的眼光。如果一個不懂俄文的外國人出席於恐怖主義者底會議，雖然會中所討論的是最可怕的計畫，但他一定會以為這是一羣安分的好百姓在平心靜氣地商量平常的事情。

莫斯科火坑可以給我所說的話作一個很好的說明。至於那些在這定命的屋子裏工作的人所身歷的危險，這是不能夠誇張，也不能夠忘掉的。按照俄國法律凡有加害沙皇之事件發生，所有關係罪犯，不問輕重，一律處以死刑。所以那般掘地道的人隨時都有被處死之可能，他們時時覺得死神之翼冷冷地撲在他們底身上，好像就要把他們抓去一般。

在沙皇專車尚未經過前的某一天，警察忽然拿了一件小事藉口，跑到這所平房裏來。掘地道的人立刻得到了警察來之信號。警察只看見屋裏的正式居住者，房內各物都安排得非常有序，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這真是千鈞一髮之時機。如果一句話一舉動稍微有了一點可疑的地方，引起更為嚴密的搜查，那麼萬事俱休就在目前了。

另一次他們底鄰人起了好奇心跑來窺探（見「十六人案件」底記錄）幸而蘇菲亞應付得法把那隣人底疑心打消了。

要明瞭那些掘地道的人深知他們底命運之事，我只要再舉出他們把甜油炸藥放在屋內的事實就夠了。

然而不管這一切，他們在工作時間還是非常快活的。全屋子充滿着春意與愉快。午餐時，大家會着面暢快地談笑，好像沒有什麼危險的事。那時候蘇菲亞底袋裏正放着一支實彈手槍，預備當警察來捕人時向着貯藏甜油炸藥的地方開放，使得所有的人和物同歸於盡。然而她却又是這一羣人中最快活的一個，她底清脆得像銀鈴一般的笑聲給這聚會添了不少的愉快。這裏面還有一個人作了幾首打油詩，用滑稽的調子來描寫掘地道工作底各種意外事情。

二人之逃獄談

一八八〇年一月中旬的某一晚（正確的日子我記不清楚了，吾黨的幾個亡命者，相遇於日內瓦，在其中之一人MG底家裏開了一個茶會。

到場的人約有六七個，而且我們亡命者底聚會少有像這樣快樂的。我們底可愛的女主人坐在鋼琴旁邊，用她底熟練的手指彈出了優美的曲調，給我們唱了幾首烏克蘭的歌曲。我們都陶醉在音樂中了。我們暢快地談笑着。這一天我剛接到消息說我們底一個朋友從西伯利亞逃了出來，所以我們這晚上的主要話題，便是他底逃走事件。

我們當時所知道的他底逃走之詳情都談過了，各種的觀察和推測也都談過了，於

是繼之以一陣難堪的，死一般的沉寂。

今晚的逃獄之話題，使得我起了一個念頭，便向到會的衆人（克魯泡特金和波堪諾夫斯基也在場）提議，要各人說出他底逃獄之顛末，因為這幾個人差不多都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底提議立刻得着衆人底贊同，全靠了這個提議，我才能夠寫出這篇文章來。

克魯泡特金先推辭說，許多人逼着他敘述他底逃獄故事，不知說了多少次，弄得他非常討厭這個題目了。然而這一次他却拗不過大家底請求，又只得重說一番。

二

克魯泡特金開始說道：「無論冒何種的危險我總得要逃走，自從我被捕的那天起我就下了這樣的決心。然而世間無不可能之事有之，那便是從彼得保羅壘逃走的事情了。我作出了計劃，或者更可以說我沉溺在狂想之中，因為我自己也深知道這一切不過

是不可實現的夢想而已。」

克魯泡特金敘述過了這樣的開場話以後，接着便敘述他如何被移入尼可拉病院，又如何騙那些看守他的人，使他們相信他已經病得快要死了。但這一切我在他底傳記中已經敘述過，用不着在這裡再來重述。那麼我們且來聽這重要的事實罷：

「醫生叫我每天要運動，所以每天下午一點鐘的光景，我便被帶到醫院底大天井內。一個手持短槍的守兵總是立在我底身旁監視着。

「我對於天井內的一切，都加以嚴密的注意，預備來打算我底逃獄計畫。

「天井是很大的。大門平常總是關閉着的，但這時候却大開了。因為每年在這時候（七月）病院裏便開始預備冬季需要的燃料。這種燃料底搬運總得繼續幾個星期，那時候大門口並沒有守兵。這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我在和大門正相對的天井底深處踱來踱去。守兵總是跟在我底身邊，位置是在我和大門底中間，我故意走得比龜還要慢，因為誰都知道對於強壯的人，慢走反比跳躍

疾走更吃力些，更容易使他疲倦。因此那個兵士便採用了下面的方略：他和我走成一平行線，但他距大門口更近五步。這樣他就可以比我走遠十步了，因為在他底路線之兩頭時，他與門口的距離總是和在我底路線之兩頭時與門口的距離相等。他這個計算在理論上是絕對地正確。然而我想如果我們兩個同時跑起來，那守兵依着自然的本能，一定恨不得立刻抓住我，那麼他決不會向門口跑去截斷我底出路，一定會向着我跑來的。這樣，他就會畫成三角形底兩邊，而我便應該來畫第三條邊。在這一點我却佔着了便利。如果我和守兵跑的速度相等，我想我定會比他先到門口，不過我還希望比他跑得快一點，但這也沒有把握，因為我已是異常病弱的了。

「要是有一輛馬車在門口等着我，我可以容易跳上去，我自信我就會安然地逃脫了。」

「我正要把我底逃獄計畫底大綱通函告訴我底朋友們，那時候我接到了他們底信，說的也是這樣的事。我便開始和外面通消息。我用不着敘述那些提出而又廢棄了的

計畫；這樣的計畫是非常之多。有幾個問題是應該決定的：究竟我底朋友是否應如他們所提議的，走進天井中去設法引起守兵底注意；究竟馬車應該停在門口等我，或者停在病院底轉角，人所不大注意的地方；究竟應否派一個同志守在那里，或單讓車夫一個人留着。

「我提出了一個最簡單，最自然的計畫，最後到底把牠採用了。不要一個人進天井來。馬車應該停在門口等我，因為我覺得身子太虛弱，恐怕跑不到病院底轉角。一個親密的友人願意守在那里幫忙我快點跳進馬車，尤其是幫忙我立刻穿上衣服，因為我逃走時不得不脫掉外衣，只穿着襯衫和褲子。

「在病院裏我們病人不得不穿一種病人底長袍。這衣服非常寬大，非常不方便，非常長，我走路時必須把衣角提起才行。要穿着這樣的衣服跑路，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在我提起脚跟開跑步之前，無論如何總得把牠脫掉。然而這種舉動非做得像電光那樣快不可，因為一瞬間的遲緩，就可以使大局完全敗壞。所以我便費了許多天的工夫，在監

房裏不斷地練習脫掉長袍的方法。我覺得要做得最快，非要分作三種基本動作演習不可，恰像軍隊操槍那樣——一，二，三。

「然而還有一個最大的難題，這就是時間底選擇。這要看我們必須經過的街道中的情形如何，才能決定。一列搬運燃料的車，一隊過路的步兵，一個哥薩克騎兵都可妨礙我底計畫。因為那條街是非常狹窄，而且很曲折的。他們應該在那里看守着，如果街中一無阻礙，他們便立刻通知我。爲了這目的，他們派了四個步哨，在四個不同的地方。還有第五個步哨從其他的四個得了消息，便在正確的時間內對我發出決定的信號。規定用一個氣球來作信號，在病院天井底高牆後的一個指定地方放起來，使那時候在天井中散步的我可以看見。

「我又提議在離那里稍遠一點的一個小巷底轉角派一個步哨，因為據我計算，這條巷子太長，在我們動身的時候，如果巷子裏有一輛馬車，我們底馬車就不能前進了。我們從病院底門到巷子底入口所費的時間，要比較一輛馬車從進巷到出巷的時間少些。

然而因爲我們人數太少不敷分配，便沒有用這第六個步哨。

「預定的日子來了，我充滿了希望與激動去到天井裏散步。我向着那指定在外面放起紅色氣球的那一堵牆看了又看。什麼也看不見。我底散步時間快完了，依舊看不見什麼。我底散步完結了，可是我底希望也隨之完結了。懷着一個囚人底易感動的心情，我沉溺在非常憂鬱的推想之中，我覺得萬事全休了。

「然而其實，並沒有事情發生，只爲了一件小事，原來在這一天，在勸工場(Gostini Dvor)裏各處，在任何玩具店裏都買不到一個紅氣球，我底朋友們費了一早晨的工夫，連一個也尋不到。只有白色的和藍色的氣球，然而我底朋友們不肯買，他們底理由不錯；因爲無論如何，信號不應該有改變的，不管改變是怎樣地小；他們急忙在樹膠店裏買了一個紅色的橡皮球，買回來，自己灌入煤氣。然而這皮球做得很壞，在指定的時間，當步哨放了線時，這皮球並不飛到天空，只升了幾碼高，還不曾飛過病院底高牆，便落下地來了。那步哨瘋狂地拿起球想用手拋得比牆高；然而結果飛得更低。

「因了這意外的事情，我得到了許多點鐘的焦急，但我也得了安全；因為當我底朋友放起皮球的時候，正有一列搬運燃料的車子走進我前面所說過的沒有步哨的巷子裏。如果我果真逃出來了，我們底馬車便會被這一系列子攔了路，那麼真是萬事全休了。」

「爲了修正計畫所必需的通信的緣故，又耽擱了幾天。自然這一次應該在巷子底入口派一個步哨。然而這一來，就不得不把全盤的計畫改過了，因爲沒有方法可以把牆外的五個步哨連結起來，以便給我發出決定的信號，那麼只有兩個方法，一是添派步哨專司傳遞信號之事；二是改換決定的信號。」

「我們所選擇的是第二個方法。」

「我底同志中之一人在病院對門的樓房底三層樓上租了一間屋子。從那屋子底窗戶裏，不僅看得見五個步哨，而且連我在其中散步的天井也看得清楚的。現在改用提琴來作決定的信號：如果五個步哨底信號都是有利的話，我底朋友便拉起提琴來，如果只要其中有一個信號是不利的，音樂便立刻停止。這種辦法很好，可以重複地把利於逃

走的時機指示我，使我有選擇最好時期之便利。

「第一天什麼事都布置好了，馬車也停在門口等我，然而我却失了約，使得我底朋友過了一些焦急苦痛的時期。我底病忽然增加了，我覺得我非常病弱，不敢輕於一試，因此我這一天甚至於不曾到天井裏來。然而我底朋友們却以為警察已起了疑心，不許我出來散步了。」

「兩天以後我底身體好了起來，我決定利用這因病就攔了的時間來預備一切的事。鞋子，長袍，都整理過了，爲了使脫去長袍的動作更快一點，應該把長袍底針線拆去一些。總之，什麼事都預備好了。」

「我去到天井裏散步。我一走進天井，我便聽見提琴底聲音。音樂奏了五分鐘，但我不願立刻就逃走，因爲在開始的時候，守兵底監視總是要嚴密一點。然而，呀！提琴底聲音又突然停止了。兩分鐘以後搬運燃料的車子便連串地進了天井裏來。於是外面又奏起了提琴底聲音。」

「這一次我決定實行逃走了。我望着守兵，他是沿着他底往常的路線走，在我與大門之間各離五步遠近的地方。我看他底槍，這是實彈的，我也知道。他究竟會不會開鎗呢？大概是不會的，因為我離他很近，他一定會以為能夠把我捉住。那麼在這長距離「賽跑」中要是我底精力竭盡了，他底槍上的刺刀，便是更危險的。然而我也已經想到了這一點。我若留在監獄內，一定會死。逃，至多也不過一死。我便自語道：「此時不逃，便永無逃走之日了。」我抓住我底長袍……！……

「但是，呀！提琴又突然停止了。

「我覺得我似乎要倒下去了。

「然而一刻以後，音樂聲又作；那時候正有一隊兵從附近的一個巷子裏經過。

「守兵走到了他底路線底一端，我一刻也不停留地連忙脫掉我底長袍，因為已經練習得很熟，所以脫起來非常之快，——我於是便像箭一般地飛跑起來。那守兵看見這情形便吼叫了一聲，飛奔前來，他並不一直向門口跑去阻攔我底出路，他却跑過來捉我。

正如我所預料到的，他畫了三角形底兩邊。然而我當時是非常之弱，據那些在對面樓房裏的朋友們說，他們看見守兵離我只有三步遠近的光景，他底槍刺幾乎觸到了我的身上。但我却不曾看見。我只聽見守兵和在天井底深處搬運燃料的人底叫喚。

「我走到門口便看見一輛馬車，但我略為遲疑一下，不知道這是否我們底馬車，因為我認不得那個在街中巡查的軍官是否我底朋友。我便拍手來引起那軍官底注意。我這舉動很使那些目擊這情形的朋友們驚奇，他們以這是快樂之表示。那軍官掉過頭來，我認出了他，我馬上跳進了馬車，而馬車便如電光流水般地飛馳去了。我立刻穿上了軍官底外衣，戴上軍帽，這都是朋友們替我預備好的。

「以後聽說，我逃走過後病院裏鬧得天翻地覆。衛隊底長官聽見守兵底叫喚，便急忙帶了他底兵士們出來。他底頭腦嚇得昏亂了，他抓着自己底頭髮叫道：

「我毀了我毀了！快追他！趕他去趕他！」

「然而他這時候慌張得不能夠發任何命令了。我們底同志中之一人，也就是那個

拉提琴發信號的人連忙跑下樓來，走到兵官底旁邊，對他表示充分的同情，向他問這問那：「有了什麼事呀？什麼人逃走了？怎麼逃走的？什麼時候？在哪里？那兵官一一地回答，這樣就把時機錯過了。」

「一個老太婆却進了一個可怕的勸告：

「他們要轉一個大圈子，然後一直往尼夫斯基街去。這是一定的。快把那些大馬車（這時在病院門口停得有幾部）上的馬解了下來，追上去，截斷他底去路。這是最好的辦法。」

「我們所走的路線正是這樣，然而沒有人聽從這老婆子底話。」

三

克魯泡特金底逃獄談完畢後，波堪諾夫斯基輪值又來了。約翰·波堪諾夫斯基綽號「哥薩克人」，因為他生於烏克蘭，而他底勇敢，他底沈靜，他底寡言很和烏克蘭的

古哥薩克人相似。他在一八七八年夏曾偕獨逸奇與司特羅諾維奇二人從基也夫監獄中逃了出來。

立刻衆人底視線都集在他底身上，他把含在口裏的木烟斗取了出來，說道：「怎麼，並沒有什麼可說的。他來了，帶我們出去，我們就出去了；這就是我們底逃獄之顛末。」

「不，不！」在場的人異口同聲地叫道。「從開始到結尾要完全說出來。」

「好罷，聽我說，在那預定的日子裏，他帶了我們監房底鑰匙——」

「不，不是這樣。我們要聽個完全的故事。請你從開始到收場完全說出來罷。」

這「哥薩克人」看見無路可逃遁了，便慢慢地裝好他底煙斗，他底態度好像在準備開始長途旅行一般；他點燃了煙，吸了一口，試試看通不通，然後開始來敘述他底故事。這故事裏所含的話比這「哥薩克人」平常在三個月以內所說出來的還要多。

「密切爾在我們逃走前兩個月的光景到監獄裏來了。他要進監獄辦事是非常困

難的，而且經過長時間的設法。後來他弄到了一張鄉人福門科底假護照，居然得進監獄服務，最初只做一個打雜的散工，後來便做了一個禁卒。

「因為他辦事勤敏，忠於職務，品行端良，所以不久便得了所有他底上司們底歡心。一月之後他便昇做了禁卒長，看守着一排普通犯底監房。

「密切爾爲了要使典獄長知道他底忠心起見，他便在某一天跑去偵探司特潘諾維奇（這是司特潘諾維奇自己教他做的）底行動，那時候司特潘諾維奇故意在監房裏寫一張不關重要的字條，讓他當場查出來拿去獻功。

「然而典獄長並不因此獎賞密切爾。

「我應該說在基也夫監獄裏政治犯底地位在當時確是很特別的。恐怖主義一開始便把下級官吏嚇着了，牠在基也夫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恐怖，每個人，從檢察官到典獄長都爭先恐後地討好我們，因為他們怕我們若有什麼表示，外面的同志們就會來暗殺他們。所以當典獄長聽見說寫字條的人乃是那最可怕的司特潘諾維奇，他便說：「讓他

去寫罷。」並不去干涉他。然而從那天起密切爾就得着他底歡心了。

「典獄長極力表示討好我們政治犯，便派了一個非常善良的名叫尼基達的人來做我們底禁卒長。然而在我們，是無論如何非把他去掉不可，因為他去職後，他底遺職之遞補人就以密切爾爲最有希望。」

「不過這也不是容易的事。那位可敬的先生並沒有得罪我們的地方。後來我只得大膽地捏造出他底種種罪名向典獄長理論。典獄長對於這無辜的人痛加責備。然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這誠實的人並不因此含恨，對我們作什麼無禮的舉動。一切都忍受了，只是反覆地說：「耶穌·基督受過苦。我也要受苦。」

「我們完全絕望了，後來到底還是那個在外面經營我們逃獄事件的阿新司基想到了妙法。他去到尼基達常到的酒店，設法和尼基達結識，然後向他說某地一個製糖廠需要一個會計，條件是非常有利的，尼基達便入了阿新司基底圈套。尼基達收到了一筆旅費和預支的一個月薪金，他便向典獄長辭了禁卒長之職，預備去做會計。於是阿新司

基又設計敷衍着尼基達，多方耽擱，一直到我們底逃獄成功了，才把他底護照送給他，同時給了他一張字條說如今用不着他了，至於理由爲何，他是不難猜到的。

「尼基達去職後典獄長爲了繼任底問題，特別客氣地來和司特潘諾維奇與獨逸奇商量。

「你不以爲福門科（即密切爾）是一個很好的人嗎？」

「司特潘諾維奇做出不高興的樣子，想了一陣，然後回答道：「好像是一個偵探。」

「不，決不這是一個很好的人，」典獄長替密切爾辯護道。

「果然密切爾被任爲政治犯監房底禁卒長了。」

「最重要的事已經成功了，然而這還不能算是把事情做完了。他固然可以打開我們監房底門，但是我們四個人怎麼能夠走出有軍隊守衛着的監獄呢？」

「同時情勢非常緊急，一分鐘的時間也不應該白白度過。密切爾底地位又非常危險。監獄裏囚滿了各種的政治犯，從有微小嫌疑而被囚的少年一直到罪名重大的革命

人應有盡有；各種各類的囚人都有的。密切爾由於過去的活動，很出名，許多人都認識他。自然不會有人告發。因為密切爾做了多年的「違法者」。所交結的只是他能夠信託的人。然而誰能夠保定他不會因密切爾的疏忽而敗露呢；更何況在這樣一個棘手的事件裏？

「我們如今是坐在熱炭之上了。」

「我們決定利用密切爾被任爲禁卒長的情形，愈早愈好。所以當他就職的時候，我們就決定在那夜逃獄。」

「出獄之最好的方法便是我們裝成哨兵，好像在守望的時間完畢以後回到營裏去似的。密切爾給我們預備了兩套軍服，我們裏面還有兩個人便不得不仍穿便服。我們四個人只有一把軍刀，然而我們決定不再多要了。」

「在那晚上密切爾把軍服帶了來。我們裝扮好了，又把我們底被窩布置好，使得第二天早晨別人看起來，仍像有人在睡着的樣子。」

「到了中夜密切爾來開了我們監房底門。然而一個未曾預先料到的障礙來了。原

來那個當值的巡夜禁卒這時候忽然到我們政治犯監房底走廊來了，似乎在短時間內不想走開的樣子。

「因此司特潘諾維奇便把一本篇頁已經散開了的書故意失手拋到花園裏去。一落在地上，篇頁便散開了，遍地都是。司特潘諾維奇轉身請密切爾立刻去代他拾起來。密切爾派禁卒去拾，叫他拾好便放在事務處。那個禁卒果然去拾書頁去了，這時候我們便靜悄悄地走出了監房，向着出路走去。

「我們正從那走廊經過時，走到末端，却遇着了一件可怕的事。警鐘底繩子正懸在那里。我在黑暗中摸索着牆壁前進。我忽然失腳撞着了什麼東西。我覺得我身子一滑，使自然而然的伸出我底手想去拉着一件東西，果然我覺得有什麼東西觸到了我底手，我便緊緊地握着牠，免得我跌下去。那時候一聲宏亮的鐘聲響遍了監獄。原來我把警鐘底繩子抓住了。恐怖，羞辱，以及我們這次失敗之可笑，霎時間像電光一般顯現於我底眼前。我們以為完全失敗了，急忙起來了的衛隊底驚擾已經聽得見了。然而密切爾還是非

常的鎮靜，叫我們躲在暗處，他自己跑去和衛隊說他無心誤拉了警鐘，並沒有什麼事情。於是全監獄又安靜了。但是另一個困難又起了；我們三人各藏在暗處，這時候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我們完全迷失了方向，出來時不能聚在一處了。密切爾不得不到處奔走，使得我們三人又重新聚會在一處。我們恢復了秩序之後，便又開始出發。最大的難題來了。我們要當着看門人和哨兵面前走出監牢，這確是難事。但我們却很成功地度過了這難關。那看守人一聽見密切爾底聲音便把側門底鑰匙交給他，而站崗的哨兵只留在他底崗位亭面裏並不出來看我們一眼，我們底奇異的服裝也不會引起他底注意。

「出了監牢，走了幾步，呵！一個軍官突然站在我們底面前，好像是從地裏鑽出來的一般。他脫下連在軍衣上的頭巾，我們便看見充滿了快樂的阿新司基底美麗的面孔了。他和我們握了手。他早給我們預備好了一輛馬車，以便把我們急急載到德尼泊河。在那裏已早預備下了一隻適於長途旅行的小艇，上面滿載着各種糧食。

「不久我們便在德尼泊河之中流，向南而行了，我們底旅行整整費了一個禮拜的

光陰。夜間我們把船拖在岸上叢林中，我們自己便休息了幾個鐘頭。日裏我們用力搖槳，如果我們看見遠遠地有輪船在冒煙，我們便把船藏在德尼泊河岸邊的蘆葦叢中。

「我們一到了K地，又遇着阿新司基，他乘火車來這裏等我們，他把護照和其他的必需品都預備好了。

「他告訴我們說基也夫全城都騷動了，因為政府當局相信我們還隱匿在基也夫城裏。

「監獄裏一直到第二天白晝才發覺了我們底逃獄。他們看見密切爾也失蹤了，並沒有人猜到他是和我們同逃的。全監獄上上下下的人都十分信任他，典獄長以及衆人都以為他被我們暗殺了，他們到處搜尋他底屍體，却沒有找到。

「到後來他們作過必需的查驗後，發現出來密切爾底護照是假的，於是此時以前認為不可思議之謎才得迎刃而解了。」

「哥薩克人」這樣地完結了他底故事。

其他的人又繼續着說下去；不過他們底敘述却沒有什麼大的興趣和重要我底篇幅有限，所以不把牠們重述出來了。

隱匿者

我們又在聖彼得堡了。我被追跡着；警察緊跟着我底腳後跟。我有兩次不得不改換過我底住所和護照。

然而我却不能離開這首都到外省去。我在這里担任着一種任務，這是不能夠交代給別一個人的，而且我很愛這城市，我愛在牠底平靜的冷酷的面目之下隱藏着的那種熱烈的，激動的生活，

我想那個時時來襲擊「違法者」的暴風雨到底會自行停止的，所以我只要小心一點躲在自己底屋裏就可度過這一場風暴了，用不着求助於「隱匿者。」

這些「隱匿者」究竟是什麼人呢？

這一類人很奇怪，裏面包含着各種各類的人，上自貴族階級，上層資產階級，以至於政府機關中各種下級人員（警察署辦事人也在內），他們同情於革命思想，但因某種理由不能參加實際運動，只可以利用他們底社會地位來援助一般的戰士，在必要的時候便把危險物品或危險人物隱藏在他們底家裏。

要描寫這類特殊的人物非用一大本書特別來寫不可，因為這類人太多太複雜，也許還要比戰士一類人物更複雜。然而我寫本文時更無別意，只想把我所結識的那些人之幾種典型描寫出來而已。

我剛喝完了茶，「看門人」便進我底房來了，這並不是住宅底「看門人」，那是最高警察權力之代表；這進來的乃是我底一個綽號「看門人」的朋友，因為他是非常謹慎，不許任何人違犯或忽略吾黨底防備偵探保衛自己安全之規則，所以我們便送了這綽號來取笑他。

我一面遞了一杯茶給他，一面問道：「什麼事情？」我深知他是無事便不會來的。

「你在這裏也還受着監視，」他回答說。「不要再留在這裏了；我來帶你到一個隱藏的地方去。」

我早便料到這個。然而在這個充滿着生氣的城市中誰也不甘願跑到監獄裏去，我便要「看門人」說出他底理由來。

他開始敘述他底故事，我聽着；我一面喝茶，一面向他發了幾個問題，以便來斷定目下情勢究竟是否危險。我們底生活是非常忙碌的，如果要我們事事注意，這是絕對做不到的事。

老實說，這倒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我的確受着監視，但這監視並不嚴重。這事實也許已經過去了。如果來的不是他，另換了別一個人來，我一定會反抗下去，多保持幾天我底獨立；然而這個「看門人」是不容易打發的。我雖然抗辯幾次，但均歸無效，我不得不答應跟着他去了。

我問他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到「畢塞法拉斯」^①那里去。」

我想到我底不幸的命運，不禁深深嘆息。這個綽號「畢塞法拉斯」的人乃是內務部官員T某。^②因為他恰和「畢塞法拉斯」相似，害怕自己底影子。

他像兔子那樣地胆小，他什麼事都害怕。他從不肯站在窗戶旁邊，因為他怕風；他從不肯乘小船過尼瓦河，因為他怕會溺死；他從不肯娶妻，因為他怕妻子跟了別人逃跑。

然而他却是巧爾尼雪夫斯基一個熱烈的信徒，他在理論上贊同革命黨人底思

① 畢塞法拉斯，馬基頓亞歷山大大帝底戰馬底名字。

② 我應該告訴讀者：本文中一切有特性的地方，我完全保存着，然而那些現在遷住在俄國的人底真姓名，和一些無關緊要的詳情，都被我刪改了，免得留給俄國警察作證據去逮捕人。在聖彼得堡旅行記

想，而且結識了不少的革命黨人，自願擔任隱匿黨人或物品之職務，他這里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他底官場地位，特別是他底那種和革命黨人底絕少相似的性情，使得他免掉了一切的嫌疑，也許別人對他的相信，還要勝過對皇后的相信呢！他他知道他是決不會有危險的，然而他却防備得非常周密，小心翼翼好像處處都見着偵探的樣子。

你們想想看：受着這樣的人底保護，這是多末討厭的事情！

我使向「看門人」建議，不如等到晚間才離開這屋子，因為那時候他所看見的那些在我底住宅周圍巡行的偵探也許會走開了。然而他却說：「不！」並且說至於偵探，有他對付便夠了。

茶喝完了，我們先把房子「掃除」了。（就是說把一切有利於警察探案的文件完全燬掉了。）我們去告訴房主婦說，我暫到鄉下去住幾天，到了那里再來信把我底歸期告訴她，然後我們走了。

我們走了幾步，我便看見兩位紳士站在一家窗戶前面，好像在留心看什麼東西似

的。「看門人」用眼睛把他們指給我，一面用他底頭做出了一個別人看不見的記號，表示道：「這就是他們。」一面又用他底下頷表示道：「讓我們把他們弄開。」

於是我們和偵探之追逐便開始了，不過這是十分無味，值不得來描寫的；十分平常，直不得來麻煩的。然而對於像「看門人」那樣的人，這却等於娛樂一般。

說到一切和警察偵探等搗蛋的事上來，「看門人」的確是一個專門家，而且在這一方面他真正具有該博的學識，這是由長期不倦的研究得來的。他從前爲了這個研究之目的，曾在祕密警察局首領底住宅正對面租了一間屋子，他終日藏在屋子裏專門觀察進進出出的人，因此大部份的聖彼得堡偵探都被他看見了，他又依他們底態度，性格，偵探監視追跡等等的方法，分門別類，定爲範本。關於這一切詳情，他可以供給最有趣的材料與你。他因爲把這種人研究了許久，便獲得一種特殊的能力，能夠一眼便認出他們，他所根據來認出偵探的標記，是非常微小的，便是最善於觀察的眼睛，也容易被牠們騙過。而且「看門人」還有一種特長，他好像把聖彼得堡底地圖畫在指尖上一般，首都底

風土人情，他真可算是瞭如指掌。他費過長久的工夫，研究每一家房屋，知道每一家都有前後兩道門。

我們走過這些房屋，向各方面逃避，時而步行，時而乘馬車，到底在半點鐘以內，靠了他底力量，我們居然把偵探弄開了。他說：「把我們底脚印掃去了。」於是我們便向T某家進發，一路上非常小心，發出種種的記號和信號，這便是「看門人」底弱點。

T某是一個三十五歲的人，有着肥短的身體，像鯁魚一般。他早知道我們要來，便在家等候我們。他自己開了門，立刻把我們引進一間內室。這真是過度的小心，因為三間房子裏只有他一個人；然而T某不能不這樣做，這是習慣成自然了。

我和他略為認識，這時便用不着介紹。

T問我們上樓梯時是否曾被人看見。他還說：「你們知道樓下的住客，一個有一個人的大眼的婦人，不是在女帽店裏做試帽人，便是賣花的，她每次見我走過便要緊緊望着我。我相信她是一個偵探。」

我們回答說我們上樓時不會被一個人看見，他才放了心，然而他又轉身莊重地向我說：「無論如何你不應該離開此地一步，因為這里白天有那賣花的，夜間又有那看門的，那人也是一個偵探。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切必需的東西都有我親自給你帶來。」

我憂悶地點頭答應了，特別因為我覺得那個「看門人」底眼光定在我底身上。

「看門人」走了後，T便把我引到給我預備好了的那間房子裏去，我看見房裏有一張小寫字台，幾本關於經濟學的書，一張沙發做我底床。

幾天以前他辭退了他底廚娘；據說因為他疑心她也是一個偵探；然而T却不承認，他說這是別人底戲言，他辭退她的唯一理由是她賺錢。同時他決定不再雇用廚娘，在附近的一家食堂裏包了伙食，每天送到他底家裏來。

T不願混亂他底習慣，便出去了，留我一人在家。不過他答應在黃昏時分回來。

街中的煤氣燈已經燃起許久了，但他還不會回來。我心裏有點不安。到後來我聽見門上的鑰匙聲，他到底出現了，依舊是非常安全，十分強健。我懇切地和他握手，我把我底

疑慮告訴他。

「我不願一直走回來，因為恐怕有人會在後面跟我，因此我便繞了許多彎，走了許多迂曲的路才回到家裏來。」這是他底回答。

我暗地裏驚奇着這位可敬的先生底過度的謹慎。我有一個很好的比方，好像一個醫生爲了醫治病人竟自己把藥服了下去。

我們這晚上便在一起閒談，談到各樣的事。樓梯上稍微有一點響聲，T便要閉口靜聽。我極力安靜他，說不會有什麼危險。

「不錯，」他坦白地回答說，「我也知道，否則我不會請你來了。然而我是不能自主的。我害怕。」

十二點鐘的光景我便辭了主人去睡覺。我躺在床上不能熟睡，聽見他在他底房裏不停地踱着。

第二天我用過茶點後，T便到部裏去了。「看門人」跑來看我，他帶來一件工作要

我做這工作就是寫一篇關於當時某種情形的文章，他把必需的材料，報紙，書籍之類都給我帶了來。我誠懇地感謝他：一方面謝謝他底拜訪，一方面謝謝他帶來的工作，並且還要求他明天或後天早點來，愈早愈好，我答應盡力早點寫完那篇文章。

晚間我非常勤苦地寫文章，這一夜底大部份時間便在書桌旁邊度過去了。我時時聽見T在床上輾轉反側。兩點鐘敲過了；三點鐘敲過了；四點鐘又敲過了；他還是沒有睡熟。他有什麼事情呢？這一定不會是我把他吵着了，因為我特別穿上拖鞋，爲的是免得驚動他。這也不會是爲了燈光的緣故，因為我把門閉得緊緊的。難道他生病麼？我記得前一天他底臉色略帶灰白，不過我並不會注意到。

第二天早晨我被杯子底響聲驚醒了，他在預備茶點。我便立刻起床，免得他久等。他底臉上帶着憂愁的樣子。臉色灰白，差不多成了黃色！他底眼睛也陷了進去；他底眼光非常憂鬱。

「你有什麼事？」我問道。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爲什麼你底臉竟和死人底相像，你到了四點鐘還不夠熟睡呢？」

「可以說我終夜不曾閉過眼。」

「那麼你一定是患病了。」

「不，我有一個習慣：只要有一個人和我在一起，我便不能夠熟睡。」

那時候我懂得了。

我握着他底手，熱烈地捏着牠。

「我誠心誠意地感謝你，」我說；「不過我不願意使你這樣煩惱，我立刻就要求走

了。」

「不，不，你一定不要去；一定不要去。如果我早料到你剛才所說的話，我決不會把真

話告訴你的。你必須留在此地。這並沒有什麼。」

「然而你會因此得病的。」

「千萬不要管牠。我白天可以睡覺，不然我還有妙法，就是去服一點藥品。」

我後來纔知道他遇着這樣的情形到了實在忍不下去的時候，他果然服「水化綠醇。」

我們底談話便止於此。

我帶了一種交織着尊敬與驚奇之感情看他。說起這個人底胆小倒是十分可笑的，然而他底忠誠又是非常偉大的了，我知道他對於處在像我這樣地位的人素來是十分歡迎的，對於這樣的人，他從來不會矜以閉門羹，吾黨中人常有在他底家裏住幾個禮拜的。這個由於自然底殘酷不幸生來就缺乏那所謂「勇敢」之生理的性質的人受了多麼大的苦痛！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底道德的力量又是何等樣地偉大！

第二天「看門人」來取文章，我告訴他說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再留在此地了，請他早點給我另找一個隱匿的地方，愈早愈好。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不十分爭辯就答應了。

他說：「我今天看見了賽洛夫，他問到你；如果你喜歡，我便要告訴他。看起來，他現在的地位似乎是非常之好。」

這是再好沒有的事了。事情不久便決定了。兩天以後我便得到了賽洛夫底肯定的回答。

我把事情布置得很好，我使丁相信我是因了某一件使命到外省去了。我和他熱誠地握過手，謝了他，我便去了。

臨行時他還幾次向我說：「暫時分別了。暫時分別了。祝你旅行快樂。你回來時，希望你仍到我處來。無論什麼時候，我都願意給你幫忙。千萬不要忘記。」

我出來時，夜色開始佈滿首都了。我一個人行着，因為我知道到賽洛夫家去的路，他是我底一個老友。

室內燈光非常輝煌。中間放了一張大桌子，桌上放着一把熱氣騰騰的，又大又發亮的茶罐，男女五六人圍了桌子坐着。這是賽洛夫底家庭，其中也有他底親密的友人。

主人看見我進來便站起來快樂地伸出手，表示熱烈的歡迎。

賽洛夫是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人。他底濃密的長髮差不多完全白了。然而使得他底頭髮變白的，不僅是年光，因為他底年紀不過五十歲。

他曾被牽連在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的最初的謀叛事件中，一八六一年左右他是加善地方的一個軍醫，那時他便積極參加伊凡尼次基及其同伴底軍隊謀叛事件。這是俄國革命運動中的一段最光榮的事件，但不久就被後人忘記了。賽洛夫底朋友們都被殘殺了。然而很奇怪地，他却逃掉了這樣的命運，未被人發覺，幾年後他定居在聖彼得堡。

但是從那時候起他便受着警察底監視，差不多每年都要到他家來搜查一次。算起來他已經坐過了十一二次的監獄，然而每一次關不到若干時候便把他釋放了，因為警察署找不到證據來證明他有犯罪行為。其實他早已不再積極參加任何革命運動了，因

爲許多年來繼續不斷的努力，以及繼續的失敗已把他底信仰（這是「革命活動之靈魂」）銷磨盡了。他便由他底早年時代的熱狂，一變而至於失意的懷疑主義。這種懷疑主義，在俄國便是智識階級底毒藥。因此在革命黨裏面，中年人總居極少數，只有青年和老年人是很多的。

然而任是什麼懷疑主義也不能夠把賽洛夫對於那般比他較幸運或較年輕而至今仍依然是革命之戰士的人之愛敬與尊崇，剷除淨盡的。這種愛和一個豪俠的精神，一個無比的勇氣結合在一起，便使他常常甘願爲革命黨人盡力，做各種的事情。

許多年來，他的經驗使他有了一種特別的能力，在革命運動底外部的一切事上，他是一個非常的幹才；通信機關，書報和祕密文件之貯藏，募集捐款，收集黨員月費等事，都是他底專長。而且在這最困難最有價值的「隱匿者」之職務上，他是遍俄國無敵手的。他至今還擔任着這個職務。他有一天曾邀請了幾個朋友慶祝他擔任這個職務之十週年紀念。他有一個什麼都不怕的勇氣，他從不把任何事看得比真相更大，他從不曾把那些

由神經過敏的推測生出來的暗影錯認作真正的危險。然而真有危險當前的時候，他又從不會逃避過。他能夠遠遠地分辨出警察底到來。他們走過時，他常常跟着他們，好像一隻獵狗一般。他能夠從那個站在街角的警察底面貌上勇武氣概之程度，斷定那個人是否奉有命令來監視他底住宅。他又能夠從看門人底聲音之剛柔，和當他走過時向他脫帽行禮之態度，看出警察是否已向看門人說了話，而且說的是什麼話。他還能夠根據某些不可思議的表徵和記號，斷定什麼時候會有一次搜查。

因此他所隱匿的人在他底家裏一定可以高枕無憂的。

我只要舉一件事情，就可以證明他底做「隱匿者」的本領是何等地大了。這事實便是薇娜·沙蘇利奇出法庭後，便被那般崇拜他的人帶到賽洛夫底家裏來，那時候政府方面搜遍了全城要找到薇娜，而全黨底光榮也繫在隱匿着她這件事情上，靠了賽洛夫之力，我們革命黨人終於把政府戰敗了。

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乃是賽洛夫底一個好友，她常說當賽洛夫在他底門口安

置了安全信號的時候，她便坦然走了進去，比較皇帝走進他底皇宮時還要放心得多。

和我握手的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便也在桌子旁邊坐下，加入他們底團聚，這一晚過得非常快樂，而且當我留在他家時我每晚都像這樣過得非常地快樂。

這不僅是我們底「隱匿所」中最安全的一處，而且還是最愉快，最親密的一處。賽洛夫從來沒有那種過度的謹慎，那是非常討厭的，有時候真正使人難堪。白天我便在一間小小的內室裏做事，爲的是免得被那般偶爾來和賽洛夫商量事情（因爲他是一個醫學專家）的客人看見。到了晚上他們常常許我出街去，但我總愛留在他家裏，和他一家人愉快地聚談，他底兩個女兒都是非常可愛的女郎，我不久便和她們結了親密的友誼。這在俄國男女兩性間是很平常的，而且特別在我們這種地位上是非常自然的；我是被保護者；她們是保護者。

然而我在這家裏也只住了一個星期。

用隱語——

有一天賽洛夫在午餐時進了房裏來，轉身向着我略略低下頭微笑地說出他底習

「他們嗅着老鼠底氣味。」

「有什麼事？有什麼事？」女人們叫道。

「呵！還沒有什麼，」他說。「不過他們嗅着老鼠底氣味。」

「你以為危險已經到了眼前嗎？」我問。

「不，我不這樣想，」他回答道。他一面在沉思，好像同時在暗地判斷事之輕重。

「然而我想他們在幾天以內會來的；但是，無論如何，你必須離開這里。」

這樣的一個人底提示，是絕對用不着反對或懷疑的。

午飯後賽洛夫去預告我們底朋友，這晚我便懷着一種憂鬱的心情離開了這可愛的家庭。一個朋友伴着我，我又開始進香之路程了。

幾天以後我聽說警察果然到賽洛夫家去搜查，然而找不出一點可疑的東西，結果

他們只得空手而歸。

三

阿地利亞·哈痕夫人是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她不是俄國人，俄國話也說得很不好。她本來和俄國內外的問題絲毫沒有關係，然而她却是一個虛無主義者；而且還是一個狂熱的恐怖主義者。

她變爲虛無主義者的故事是十分奇怪的，值得來敘述一下。

哈痕夫人是一個丹麥人。她和她底第一個丈夫來到利加，不久她底丈夫便死去了。後來她又嫁給一個俄國人，和他一路到聖彼得堡來，在聖彼得堡，她底丈夫在警察署裏得到一個小差事。如果命運不斷定達瑪爾公主應該嫁與俄國皇太子爲妻，那麼她會平平安安地過她底日子，決不會想到什麼恐怖主義虛無主義之類的東西。

然而事實上使得哈痕夫人傾向虛無主義真正是這件事實，情形是這樣的：

她因為是丹麥人，而且有一種奇怪的性情，她竟異想天開，想到了一個野心的計畫。要在這新太子妃底宮庭裏給她底丈夫找一個位置。她爲了實現她底計畫起見，便親身去見丹麥大使，求他利用他底地位來給她底丈夫幫忙，她底第一個丈夫五十年前曾在柯彭哈根底宮庭裏做過小事。

丹麥大使不願管這件事，就把她打發走了，然而哈痕夫人底心是非常之切，大有非達目的不止之勢。所以又回來堅求 丹麥大使幫忙，丹麥大使便無理地嘲笑她。

因此在哈痕夫人底驕傲的心中便生出了對於那位可憐的大使之深切的憎恨。她怎樣報復這次的侮辱呢？顯然她只有憤恨在心，沒有發洩出來的希望了。

這樣年復一年地過去了。

同時虛無主義的運動起了一個念頭來到了哈痕夫人底腦裏。她重複地自語道：「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從此她便漸漸地具着對於虛無主義者底無限的熱心和同情；或者因為她還希望刺殺了特列博夫，麥孫采夫，克洛布金之後，虛無主義者會來結果那

個「最大的流氓」丹麥大使；再不然便是因為她底對於上層階級中之一人的憎恨被壓制了多年，一旦爆發遂不可收拾而變為對上層階級全體的憎恨了。究竟她心裏是怎樣想的，這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事。其實誰能夠猜着一個七十歲老婦底浮動的腦裏流動着的思想呢？不可否認的真正事實乃是哈痕夫人對於虛無主義者是真心讚美的。

她把房子租給多少帶有虛無主義色彩的學生，他們起初總笑她在這樣大的年紀對於政治還那樣熱心，但後來便非常尊重她了；因為在每次警察來搜查的時候（這在學生是免不掉的事），哈痕夫人總表現出來一個無比的勇氣和非常的鎮靜，靠了她底年紀，便沒有人疑心她，因此她居然能夠在警察和憲兵底面前把書籍和有關係的文件藏起來；對於檢察官底訊問，她底回答又是非常精細，非常謹慎，很值得讚美的。

那些學生便把她介紹給幾個重要的黨人，哈痕夫人從此便開始了她底革命生涯，最初貯藏書報，其次擔任通信，到後來便做了一個「隱匿者」，她是非常可靠的。她是十分謹慎，不受威脅，又不為利誘，這些美點，已在各種情形中證明出來了。

這些都是我底同伴告訴我的，我和他走過首都的街道一直到哈痕夫人底小屋，一路上我底同伴便絮絮地向我說起哈痕夫人底生平。

這位老太太在等候我們。她是一個身高而健壯的女人，非常活潑有精神，頗有軍人氣概，看起來她底年紀至多不過五十五六歲。

我和她雖是第一次見面，但她對我却表示非常親切的歡迎，好像是一個久別的親戚從遠方歸來一般，她立刻帶來了茶罐和麵包，牛奶，糖菓等物，一個人跑來跑去，又把給我預備好的房子指給我看，我看出了種種精細的設備，這是只有女人才能夠想到的。

哈痕夫人又向我問這問那，凡在她家裏住過幾個星期的人底消息，她都問到。她最初對於恐怖主義者只是讚美尊崇，然而一旦和他們結識之後，她便十分愛他們，好像他們是她親生的孩子一般；特別因為她自己沒有兒子，所以她更愛他們。然而她底慈愛已全部貫注在那些受過她底保護的人底身上了。我盡力不要使她爲我過於麻煩。但是她

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我介紹給她底丈夫。

那個可憐的老頭兒已經上床睡覺了，然而她一定要叫他起來，幾分鐘後，他走了進來，裹着一件破舊的寢衣，曳着拖鞋。

一種孩子的微笑現於他底沒有了牙齒的口邊，他伸出手給我，他底禿頭向着我頻頻點首。

這個可敬的老先生完全屈服在他底妻子之權威下面。

哈痕夫人帶着軍人的氣概說道：「如果必需的話，我便叫他明天到警察署去探聽消息。」

這可憐的老人依然在微笑；一面還點着他底禿頭。

他因了妻子底宣傳也加入了革命黨。

我在這個非凡的老太太家裏一直住到暴風雨平靜了的時候；警察們因為忙着追

跡別人便把我忘掉了。我恢復了自由後，便另改了一個名字重回到活動生活裏來，但這次活動的地點却是首都之另一區了。

秘密印刷所

創設一個秘密印刷所，使得那正與專制政治苦鬥的自由思想有了這有力的武器，這常常是一切團體底熱烈而迫切的希望，當他們預備從事任何重要的工作的時候。

追溯到一八六〇年，當那些以土地革命爲目的之初期秘密結社如土地與自由及青年俄羅斯等創立起來的時候，曾有設立小規模的印刷所之嘗試，但僅支持了幾個星期，這雛形的印刷所便歸消滅。

當時自由印刷所雖已設立於外國，並出有報紙由赫爾岑那樣的名著作家爲首主持，但顯然這也不足以適應戰鬥的黨底需要。

近十年或十五年以來，革命運動之進展日益千里，並且獲得了一種意外的力量，瑞士和倫敦兩處印刷所之不敷用，一天天地更加顯露了，而設立本國印刷所以應當時的

需要，這問題是一天比一天地迫切了。

因此所有的革命團體都會嘗試過在俄國設立自己底印刷所。自然這些團體一個個地相繼解散，團員一個一個地去到監獄，堡壘，以及西伯利亞的礦坑中了。

然而這類的事業每一次都遇着同樣不幸的命運：所有的秘密印刷所底壽命都是非常短促，好似曇花一現便歸消滅。牠們剛剛被創立起來，就為警察發現，這差不多是必然的事。

加拉考左夫團自己有印刷所，但只有幾個月的壽命。

奈其亞葉夫團也有印刷所，但是不得不隨時隱藏起來，直到後來終於和奈其亞葉夫團一起被發現了。杜加新團也有自己底印刷所，但剛剛印了兩次宣言就被發現了。柴可夫斯基團幾次預備來設備一個印刷所，鉛字與一架很好的印機已經購來了，然而不幸連把印刷所成立起來的運氣也沒有，五年間這架印機與鉛字都藏在一個秘密的洞穴裏，不能為團體使用。

在一個監視得很嚴，一切都難逃過警察底眼睛的國家內，要設立一家秘密印刷所，這真是非常困難的事。書籍，報紙，文件，人是可以隱藏的；然而一家印刷所怎麼能夠隱藏起來呢？印刷所底性質就是很難秘密的；機械之運轉會發出大的聲音，又需要許多人在一處工作，還需用大批的紙張，以後又要把印就的東西送出去。這怎麼能夠秘密呢？

經過了這許多次已成或失敗的嘗試之後，秘密印刷所之設立一事便被大眾認為不僅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了；這只是一個無用的夢想，金錢之浪費，人力之犧牲而已。

真摯的人決不談這事，也不肯聽人談及這事。

然而事實上却有一個夢想家，他不肯承認衆人底所謂定論。他不顧衆人底意見，極力主張應該在望彼得堡設立一個秘密印刷所，這是可能的，而且只要有人供給他以必要的設備，他便會把這印刷所成立起來。

這個夢想家名叫埃郎·重得勒維奇，是里素安底威爾拉省的人，父親是一個猶太

小商人，商店老板。

他所屬的團體便是後來的土地與自由社（「土地與自由」這個標語來源很早，然而却又永遠是新鮮的。）在那團體中所有的同志起初都非笑他底幻想，然而後來他却把他們一個個地說服了。他得了四百鎊，便到外國去把一切必需的用品買回到聖彼得堡來，他精于排字術，便傳授給另外四個人，於是在一八七七年，他們五個人在聖彼得堡建立起了「自由印刷所」，這才是第一個值得這個名稱的，因為這個印刷所能夠有規律地進行牠底工作，而且可以印刷較大的著作。

他建立印刷所之計劃是十分精密，十分周到，十分完密，以致警察繼續嚴密地搜索了四年，都不能發現一點痕跡，一直到後來，他們靠了好細和一件小小的意外事情之幫助才發現了。

然而堅冰已經被敲破了。一個印刷所被毀了，另一個基礎在同樣計劃上的印刷所又代之而起，這新印刷所依舊繼續不斷地進行牠底工作。

從秘密的隱藏所裏時起了一個有力的聲音，牠壓倒了那許多偽善者和阿諛者底低語，洪鐘一般地從冰洋響到黑海，使得專制政治在牠底血染紅了的皇袍下戰慄震恐；這聲音高叫道，世間還有一個比專制政治更大的力量，這就是自由思想之力量，大量的心靈便是牠底居處，熱烈的手腕便是牠底工具。

自由思想求助於火與劍，而且以那些可怕的鐵腕來參加這一場決死的戰鬥，不到打倒專制政治的時候，這場戰鬥是不會停止的。在這戰鬥裏全體戰士所注目，所聽命的酣戰中的一面光榮的大旗乃是秘密印刷所。只要這面大旗還在飄動，只要敵人底一切努力都不能夠從旗幟之防護者手裏奪開牠的時候，那麼，就在遇着了最可怕的部分的失敗之後，黨和團體底命運依舊是很可樂觀的。

然而在像俄國這樣的一個國家內，在警察底嚴重監視之下，要維持一個永久的秘密印刷所這種奇異的事，我們怎樣來解釋呢？

在我看來這件事倒比其他許多大膽的事業更能夠證明出來黨底力量。其實我可

以把這件奇異的事極簡單的解釋如下。這是在印刷所裏辦事者底忠心和他們辦事及工作時的十分謹慎之結果。

除了辦事人而外，沒有人到那里去過，除了那些極有關係不得不知道的少數黨員外，再沒有別人知道印刷所在什麼地方，或關於印刷所的任何事。一般的黨員不消說是不知道的，甚至於在那里印刷的黨報之編輯人和撰稿人也不知道這印刷所在什麼地方。編輯部裏只有一個人知道這秘密，他常常和印刷所底一個代表接洽一切。

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會到那里去過一次。我是土地與自由雜誌編輯人之一，土地與自由是土地與自由社未分裂以前的黨報。

往常我們總是約定在一個最安全的地方會面接洽。我交稿並拿校樣，然後約定下次會面的時間與地點。如果有急迫的事，或因他故不能踐約，便寄一張明信片去，商量一個新的聚會期。

然而有一次我却親身到印局去了。這是十一月三十日，就是我們底刊物第一期定

期出版的日子。這一天早晨一個朋友來看我，對我說，他到脫洛先斯基家去，有警察在那裏埋伏着，他幾乎落進了他們底手裏，然而靠了他底巧妙的脫身方法，當警察在後面追他的時候，他忽然異想天開地高叫：「捉賊！捉賊！」這樣居然混淆了警察底注意力，自己得以逃脫了。

我急欲把這段消息刊入這天出版的土地與自由第一期，爲的是嘲笑警察署長朱洛夫，因爲他曾到處揚言，我們底印刷所無論如何不能在首都，如果在首都，未有不被他發現的。

我利用這個機會到我素來極關心的印刷所去了，而且因爲排字人會熱誠地邀請過我，要我去看他們，所以我想去印刷所的心更切。

印刷所位置在首都底一條中心的街道上。

我沿途十分小心，走到門前用規定的方法去按門鈴，瑪利亞·克利諾夫來開了門。我以一個教徒走到教堂時的那種感動的心情走進了這印刷所。

印刷所裏辦事的人共是四個——兩男兩女。

瑪利亞·克利諾夫裝作這家的主婦，是一個四十五歲光景的婦人。她是吾黨中最有功績的老黨員之一。她被牽連在加拉考左夫團底秘謀事件中，在囚禁若干時候之後才被判決流放到一個北部省分；後來她設法逃了出來，從此便做了一個「違法者」。她依然繼續不斷地爲革命運動做各種事情，一直到一八八〇年在黑分派底印刷所裏手執武器防衛印刷所時被捕爲止。這樣，她在革命黨中繼續不斷地工作了十六年，她除了盡力幫助革命運動外，不知有其他的事，而且她擔任的事總是最危險的。

印刷所開辦的時候，她便在那裏面工作，雖然她底身體很弱，她底眼睛近視的程度又不斷地增加，差不多成了一半的瞎子，她依然以同樣高度的熱心與忠誠來繼續工作。不管她底身體的虛弱，她做一個排字工人的確與最熟練的工人不相上下。

巴西爾·布黑裝爲克利諾夫夫人底房客。他是一個將軍底兒子，他底叔父又是元老院議員。他有一張內閣某部辦事人底護照，因此他每天便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內把印

好的報紙夾在他底皮包裏帶了出來。他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人，顏色蒼白，態度非常優美，平日沉靜寡言，常常一天不開口的。印刷所和外間接洽的代表人就是他。

第三個排字人底姓名並不流傳於後代。他參加革命運動已有三年，深得大衆底愛敬；然而把他介紹到團體中來的那個黨員已經去世，此外便沒有人知道他底姓名。我們只知道他底綽號是「Pitza」（雀鳥）這是因了他底聲音的緣故別人替他取的，大家都這樣叫他。後來民意社底印刷所被軍警包圍，經過四小時的抵抗之後終歸失敗，那時他便自殺了。

那麼他真是生也無聞死也無聞了。

他底命運是非常殘酷的；他因爲十分謹慎的緣故，便不肯把他底姓名填在人口登記表上。他知道每張護照送到警署查驗時總有危險的。因此他終日躲藏在家裏，幾個月內不會出去一步，爲的是免得被看門人撞見。

其實在大體上說，所有在印刷所作工的人差不多都斷絕了外界的關係，過着寺院

的生活；然而那可憐的「雀鳥」底小心程度却到了極點，他簡直成了一個囚犯，終日關在幽暗的籠中，和鉛字爲伴。

他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身軀瘦長，瘦弱的臉上蓋着長的黑髮，越顯出他底死屍一般灰白色的臉，終日享不到陽光和新鮮空氣，在充滿了鉛毒的空氣中排字，焉得不摧殘了自己底身體。只有他底一對眼睛還充滿着生命；這一對又黑又大的眼睛恰和羚羊底眼睛相似，非常光亮，還充滿着說不出的良善和憂鬱。他患着肺病，自己也知道，然而他不肯離開他底位置，因爲排字的工作，他是非常擅長的，沒有第二個人來代替他底位置。

第四個人是一個少女，她裝爲克利諾夫夫人底侍婢。我從不曾聽到她底名字，她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麗的女郎，她有一對溫柔俊雅的碧眼。可惜她底面容上常帶着神經緊張的表情，這給了人以一個痛苦的印象；不然她便是非常美麗的了。經年累月在這可怕的_一地方，日日恐懼着偵探之到來——她可算是這一種生活所費的不斷的努力之活

標本了。

我們略爲寒暄之後，我便說明我底來意，就是要把上面說過的那段故事刊入報紙。不用說他們非常高興地接受了我底提議，然而報紙已經完全排好了，要加入這段短短的消息，便不得不把已排好的文章抽出一段來。

我把幾間房子都走遍了。這印刷所底組織是極其簡單的。幾個木箱子裝滿了各種鉛字。一個小的圓筒新塗上一種黏性的東西，真像木匠用的膠，而且還有一點香味；另外一個重而且大的圓筒上面蒙着布作印機用；幾把塗黑的刷子和海綿放在一個鍋裏；還有兩罐印墨，一切都布置得非常簡單，只要費一刻鐘的時間，就可以把全體藏在屋角的一隻大衣箱裏面了。

他們給我說明工作之組織，而且微笑地把他們用來除去看門人底疑心之巧計告訴我，原來看門人每天都要送水送柴進來。他們所用的計劃並不是不許他進屋裏，反而

正是要他進來。他們常常假借着種種的託辭驅他進屋裏，要他看明這屋子裏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凡可以使人起疑的東西，他們都早搬藏好了。如果這些託辭用盡了，沒有效果，他們又發明出新的來。他們找不出正當的理由要看門人到克利諾夫夫人底內室裏去，後來克利諾夫夫人有一天便去告訴看門人說她底內室裏有一隻老鼠要他去殺死牠。看門人果然去了，但滿屋都找遍了，却找不出老鼠來；然而他們底目的達到了；因為他看遍了那屋子，找不出一點可疑的東西。每月他們還叫人來把全所住宅的地板通統洗刷一次。

然而我却無心聽這些瑣事，我也無心來笑。

我當着這些人底面，一陣深刻的憂思侵襲着我。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底這種可怕的生活拿來和我自己底生活比較一下，真覺得羞愧到無地自容。在青天白日之下，羣集激動之中的我們底活動，與我們底日常生活與戰鬥之活劇和他們把自己底一生完全浪費在這個地牢中之如此巨大的不斷的犧牲比起來還算得什麼？

我去了。我慢慢地走下樓梯，到了街中，這時候我真是百感交集。

我想起我剛纔所看見的一切。我想起他們所獻身的戰鬥。我想起我們底黨。

一個思想忽然來到了我底心頭。

我想，難道這些人不就是吾黨底真正代表者麼？難道這不就是表明我們底戰鬥之特質的一幅圖畫麼？一股熱情點燃了我底心。我想只要那產出如許多無名的英雄事業（一切英雄事業中之最偉大者）的源頭不斷絕，我們還是不可克服的；只要黨裏還有這樣的黨員，我們也是不可克服的。

聖彼得堡旅行記

緒言

喧響的接連不斷的敲門聲，使我從床上跳了下來。

這是什麼事？如果我在俄國我立刻會以為這一定是警察來了。然而我如今是在瑞士，並沒有什麼危險。

「什麼人？」我用法國話高聲問。

「這是我，請立刻開門。」有人用俄國話回答。這聲音是我很熟習的。

因為房間裏還黑暗，我便燃起蠟燭，匆忙地把衣服穿好。我預料到會有什麼不愉快的事來了。

兩個星期以前我們黨中的一個同志動身回俄國去了。他是我底一個舊友，他在最近圖謀暗殺沙皇的事件中有很大的關係；他在外國只住了幾個月。

我們在這里等候着他通過國境的消息；但迄今數日，杳無音信。

一個我不敢表示出來的可怕的疑懼忽然來到了我底心頭。我急忙披起衣服，去開了門。

安朱很快地衝進來，既不脫帽，也不握手。

「巴西爾被捕了！」他急急說道。

巴西爾就是我剛才想念的那個朋友。他也是安朱底好友。安朱底嘶聲表示出他底心中的悲哀。

我不轉睛地看着他，好像不懂得他底話。就這樣過了幾分鐘。然後我在心裏暗誦着這一句可怕的話：「巴西爾被捕了。」起先我只是模糊地機械地背誦着，像回聲一樣。隨後我就清楚地明白這句話底意義，便有了一種說不出的恐怖之感了。

一切都是寂靜的。彼此都不開口。

一種淒涼的，可怕的東西侵襲了全屋子，全空間，而且穿入了我底每個細胞，凍結了我底血液，麻木了我底神經。這東西就是死之陰影。

時間是不應該這樣地耗費在無用的失望中了。現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確定看是否已經毫無希望，抑或事猶可爲。

我詳細地詢問安朱，他把所知道的一一告訴了我。

巴西爾是在邊境上被捕的。最壞的是這件事發生在四天以前，而私運的商人爲省錢計並不打電報給我們，只送了一封信來。

「信在什麼地方？」我問。

「在約翰那里。他剛剛到。他正在我家裏等你。我是來找你去的。」
我們便出去了。

天剛剛發曉，一點灰白的光照着寂寞的街市。我們低着頭走，沉思着，不發一語。

約翰果然在等着我。我們是舊友，有好些時候不曾見面了。然而這次的會面是非常淒慘的。彼此未交換一句問候的話，一聲笑語。我們嚴肅地默默握了手。人們在死囚牢中就是這樣問候的。

他重讀私運的商人底來信。巴西爾在普魯士邊境上近威格波諾甫的地方被捕，就關在那城裏的監牢中。至於以後的事，就沒有人知道了。因為那個驚嚇着的私運商人立刻又越過邊境回來。他底以下的報告就是非常矛盾的了。起初似乎巴西爾被認作一個犯規私過國境的罪人；但後來又謠傳此案有憲兵在裏面干預，那麼顯然這案件帶着政治的性質了。

至於說到被捕上來，有一件事是非常明顯的，就是私運商人並無錯過。他把自己洗刷得很清白，而且在表示了他底遺憾之後，他還要求他所應得的酬金。這次被捕全由於巴西爾本底疏忽。終日關在屋頂下的小房裏，實在氣悶不過，他便冒險走出去散步。這是一件非常輕忽的，孩子般的行爲。

我們底悲哀找不到別的出路，就轉變成憤怒了。

我絞着雙手，高聲叫道：「真是傻子，在這樣的時候還要去冒險！叫人在一個邊境上的小村莊裏看見他，在那里每個人都受着嚴密監視的。他已經不是小孩子，是三十歲的人了。偷過國境本來是安全的事。我們中的每個人都平平安安地走過了，而他偏偏在那里被捕。他好像是故意做出來的。」

「好！我又切齒地說道，「那麼等他得着他所——」

我想說的是「——他所盼望的」，然而後面的幾個字塞住了我底咽喉。一幅可怕的圖畫在我底眼簾前出現了：一架絞刑台，一根吊柱，一村絞繩，一個活結，在這活結裏面——

我把頭掉在一邊；我拚命地咬着嘴唇，爲的是不要流出眼淚來。

我激動地在屋裏踱着，過了一些時候。

安朱被一種像鐵石一般重的悲哀壓倒了，坐在桌子旁邊，幾乎把全個身體都支在

一隻肘上，好像很委頓的。他底威風凜凜的身軀在那快熄滅的，暗淡的燭光下面看來，好像完全崩頹了一般。我突然停在他底面前。

『現在應該怎麼做呢？』安朱問我。

這正是我所想拿來問他的問題。

我突然掉轉身子，繼續踱着，把手緊緊壓在額上，好像要榨出一點思想來。

『應該怎樣做呢？』我自己反覆地問。問題就在這一點。在這種絕望的情形裏還有什麼辦法呢？連約翰底旅行日期一起算來，巴西爾被捕已有五天了。要走到邊境再走過去，非得更要五天不可。那麼在這十天以內，憲兵會有無數的機會來認出他們所逮捕的是什麼人，於是派遣重兵把他押送到聖彼得堡。這件事就完全絕望了。

不過也許他們會把他依舊囚在威格波諾甫城或附近城裏的監獄內。他既然如此粗笨地自投到憲兵底手裏，他們也許會以為他是一個不重要的人物。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已經得着秘密報告說憲兵正等着某人從外國回來。總之這件事是少有希

望了。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想個辦法去援救他。

我苦笑地說：「我們須得去找利娜，遣派她去。如果有辦法，她一定會設法的。」

「是，是，我們必定遣派利娜去。」安朱叫了起來，似乎一線希望使得他底灰白色的臉興奮起來了。

「是，是，利娜。」約翰熱心地贊同說，「如果有辦法，她一定會設法的。」

利娜是一個波蘭女子。她底父親爲波蘭獨立運動貢獻了高貴的犧牲，是波蘭自由之殉道者中間最崇高的一個。利娜生在國境附近的一個小城，這小城就是私運事業最發達的地方，幾乎可以說這城裏的唯一商業就是私運。利娜後來到聖彼得堡讀書，染到了社會主義的思想，而且在前十年代初期的革命運動中擔任了一種特別的職務：這就是國境聯絡之任務，與僑外的同志通消息。當時在外國出版的革命書報非常之多，都由她祕密運進俄國來。

她不僅具有一般波蘭女子所通有的實事求是的特性，她還有一種獨特的敏捷和聰明，因此她對於這個職務不獨勝任愉快，並且的確爲一般私運商人所心悅誠服。她常常戲言道，在國境上她底勢力還要大於總督。這是真話，因爲在國境上的官吏，從守兵，稅吏算起，一直到各城的知事，未有不貪圖小利的。唯一的事就是要知道怎樣去收買他們。宣傳運動之時期過去了，又繼之以恐怖主義之流血的日子。利娜是不贊成恐怖主義的，她不相信用這種方法可以達到目的，所以她便不再參加實際運動。她先到巴黎去讀書，後來因爲身體衰弱，又來瑞士養病。

我當時一直向她底家走去。安朱與約翰兩人在家等我。我到了利娜家，便按鈴。門立刻開了，這時候天已大明，瑞士的居民素來起得早。

女僕出來說：「姑娘還在睡呢。」

「是，我知道，你去告訴她說，有一個親戚到了，這親戚是她願意立刻會見的。」我回答說。這是依照俄國革命黨人嚴守秘密的習慣。

我走到利娜底寢室門口，重重地敲門，用俄國話說道：「我有話要和你立刻面談。快來。」

「就來，就來。」這是利娜底略帶驚恐的聲音。

五分鐘後，門開了，利娜出現了，她底濃黑光滑的長髮略有點散亂。

她一進了客廳，便立刻發問：「什麼事？」她底一雙碧玉般的大眼睛驚懼地望着我。

我很簡單地把那件事告訴了她。她底臉色立刻變白了。

她不說一句話，却埋下她底頭。她底少女般的臉上露出了說不出的悲哀。

我不來擾亂她底思想。我等着她先開口。

「如果我們早得着這消息，」她低聲說，好像在自言自語一般，「那麼也許很有挽救的辦法，然而現在——」

「誰知道也？也許他們至今還把他關在國境上。」我這樣回答。
她懷疑地搖着頭，並不回答我。

「無論如何，我們總得試試看。我急急趕來，是求你到那邊去一次。」

她默默無言，一動也不動，好像不曾聽見這話，或者不曾懂得，她甚至於連那蓋着她底眼睛的睫毛也不動一動，她底眼光定在地板上。

「至於我這一方面，一句話也用不着多說，我預備去就是了，」她最後低聲地回答我；「然而——」

這時候她忽然興奮起來了，開始從實際的見地來討論這問題。

我自己也毫無把握，這是我不得不承認的。然而她如今却主張非試試不可。五分鐘之內，這件事就安排好了。

一小時以後利娜就帶着幾百法郎（這是在朋友中間倉卒集起來的）乘特別快車向俄國邊境出發了。她帶去了我們底一切希望。

這次的努力真如利娜所預料到的那樣，完全失敗。她一到邊境費了兩天的工夫尋

找那個私運商人，要向他探聽確實消息。誰知那個私運商人因為怕事，却躲藏起來，把事情耽擱了。到後來他竟把我們電匯給他做意外的費用的錢捲起，一溜烟逃到美國去了。

利娜得着私運商人逃走的消息，便越過俄國邊境，沒有一個人幫助，她居然甘冒重大的危險，為的是不肯再把時間錯過。然而在不久以前，巴西爾已被押送到別處去了。原來他被人認出真姓名，以後就被移到一個大城市裏，然後再送到聖彼得堡。

利娜便又到聖彼得堡去。她此行的目的並非專為巴西爾底事，一半也趁着這機會去看看聖彼得堡，會會她底一些舊友。

她到彼得堡的時候，正是三月十三日事件的前一個星期的光景，她在那個殺氣騰騰的修羅場（自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以來就是如此）裏住了兩個多星期。她在三月底便離開聖彼得堡，到俄國內地的一個省分去，到現在她還住在那里。

我寫這些革命運動的故事的時候，我想如果加上利娜底關於這些可怕的日子之回憶，一定是很有趣的。因此我便寫信給她，要她寫出她底回憶錄來。

她答應了，只託辭說她本人並未會參加那次運動，而且她又不會作文。「不過我願意把我底見聞正確地完完全全告訴你。你再來加上一番選擇的工夫好了。」她又這樣附加說。

我讀了她底來信。我覺得這幾封信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正因為這是出於一個不是戰鬥團體中之一份子的人底手筆，所以更有價值，更顯得出是很公平的。

至於文章一方面，我不過把這幾封信集在一起，加以一番整理工夫而已。我承認我增加了一些，然而都是不重要的地方，而且至多也不過五十行。因為有些地方非加註解不可，然而若加上註解又似乎是在賣弄自己底學識，而且讀者看起來也不大方便，所以就率性插在原文裏面。這只限於文中關係的人物以及外國人所不能懂的事物；因為這些地方若不加註釋，就會減少讀者底興味。我極力保存着原作者底字句，就是關於一般的見解如第五節所述俄國青年底事情之類，我都不願加以刪改，為的是免得破壞原文

底真實性。據我看來，這篇文章正因為全是真實的敘述，所以更有興味。

說到其中記述我們底偉大的殉道者的幾節，我更不敢自由刪改一個字；因為憑己之意更改真正的事實，便是厚誣死者，褻瀆神聖了。

利娜底原信是這樣開始的：

—

一到聖彼得堡，我便去找我底老友杜布洛文拉夫人。她是我底同鄉。我知道她雖然不會直接參加過革命運動，她那里却有一個革命黨人底「俱樂部」，因此她一定能夠把一切重要的消息告訴我。她對於我之來極表歡迎。她告訴我果然有些恐怖主義者時，時到她底「俱樂部」來。然而關於我所急欲會見的柏弟女士（巴西爾底妻子）底事，她却一點也不知道。

我離開聖彼得堡已有數年，我想近來一個虛無主義者過的生活一定十分可怕。

杜夫人告訴我，在每一次新的暗殺事件發生後，便有一個短時期，工作是非常困難的；然而暴風雨一過，一切又都平靜了。現在便是在死一般的寂靜之中。

我沒有護照，心裏非常焦急。然而杜夫人極力安慰我說，這一點也不要緊，我用不着害怕。

同時必須尋着柏弟才行。這是很困難的事，因為虛無主義者底地址都是非常秘密的。我聽說過，有一位D君爲了要尋找一個和他一樣也住在聖彼得堡的朋友的緣故，竟不得不坐了兩天的火車去到基也夫，探到了他底朋友底地址，然後回到聖彼得堡來。

我不得不跑遍這首都去會我底幾個朋友，我以爲他們一定能夠幫忙，使我尋到柏弟。然而一點用處也沒有。

兩天就這樣過去了。我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杜夫人經驗慣了這樣的事情，她勸我不要因此煩惱，且聽之於命運罷！

在虛無主義者同志間，便是極不重要的新聞也會很快地傳佈出去。據杜夫人想來，

一位女士從瑞士歸來的消息不久一定會傳出去，柏弟也許會聽見這個消息，那時候她會猜到這女子就是我，她便會派人來找我的。

事實上果然如此。

第三天我正和杜夫人以及她底幾個朋友談得非常高興的時候，忽然蓬左進來了。這位蓬左先生很喜歡實驗，曾有四次幾乎被毒藥毒死。他一進門便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樣子向我說：

「我可以挽着你底膀子出去嗎？」

他說話的態度非常莊重，我們大家都不禁大笑起來。然而他自己依舊做出嚴肅的樣子，扣好他底手套。他底瘦長的身子直立着，好像一根桿棒一般。我在衆人底笑謔中立了起來，挽着他底膀子試給她們看，我會不會裝起時髦的太太底樣子在街上走路。

蓬左依舊是和先前一樣地莊重，微微仰起他底禿頭，他底沒有眉毛的黃銅色的額，他底瘦臉，使人看起來好像是在唐·吉珂德與印度神像二者之間的一種人。

我們走出去的時候，我用不着要他告訴我，他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我知道他是柏弟與巴西爾二人底朋友，他們很稱讚他底決斷力，不過同時又笑他過於謹慎。我們倆手挽手地走了兩百碼的光景，蓬左雇了一輛馬車到拍斯基街去，這是和我們底目的地正相反對的方面。馬走得異常之慢，好像這路程是走不完的。

「呀，怎麼這樣遠！」我向我底同伴說。

「現在愈走愈遠了，」他這樣地回答我。

我反對他底這種過度的，多餘的謹慎，我說我要一直往柏弟底住處去；然而蓬左是很頑固的。

到了拍斯基街，我們又步行了二百碼，然後蓬左才另雇了一輛馬車到百藝學校街去。

我們剛剛下了馬車，這輛車就被一位軍官雇去了，這又使得我底同志充滿了疑懼。步道上有兩個乞兒，一男一女，都是在八九歲的光景。我在他們底面前站住了，他們底相

貌倒很漂亮。

「太太，給我一個銅子！」他們伸出手來，向我叫道。

我和他們談了幾句話，給了每人一個銅子。

我們走過了，蓬左便向我說：「你在幹什麼，你不知道他們都是小偵探？警察局裏雇用了不少這類的乞兒，常常派他們去監視人民。」

我對於蓬左底如此膽小只得一笑置之。我們還是那樣慢慢地走去，至少走了一點鐘。我們走到柏弟等着我們的那地方，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

柏弟面貌非常痛苦。我幾乎不認得她了。她很瘦弱，面色也蒼老了許多。

我們在那里談話的屋子漸漸地堆滿了人。來的人都是學生底打扮。幾分鐘以後主人進來了。這是一個美麗的棕色頭髮的少婦。她把柏弟拉在一邊，告訴她說今晚此地有一個學生會議。

她請我們也來參加，然而我們並沒有這個意思。不過我看見經過許多次狙擊沙皇

事件之後在聖彼得堡還可以這樣自由行動，實在使我驚喜交集。

「不錯，柏弟回答說。「這是很壞的。然而正如衆人所知道的：「非等響起雷來，農夫是不做十字架符號的。」」末一句是俄國的諺語。

主人勸我們到下一層的房裏去，因為在那里我們可以自由談話，沒有人來妨礙我們。

我們這一晚就在那里暢談我們底事情。我把我在國境上的種種冒險，私運商人底潛逃，巴西爾之移送他處，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完全地告訴她了。同時她又告訴我，她在聖彼得堡所做的事。這少有成績。我以為這件事完全絕望了。柏弟不願意就這樣放手，她還抱着大的希望。

二

第二天我在杜夫人家裏初次會見了游珊·海富孟。

她底臉上使我感動的，就是他底嘴唇邊，她底眼睛裏的一種形容不出來的苦痛之表情。杜夫人剛把我介紹給她以後，她便立刻意氣激昂地暢談「事業」，暢談各派底綱領，暢談「民意社紅十字會」等等。

此後我見過她多次，她給了我以一個良好的印象，使我相信她是那些最誠實，最質樸，最謙遜的女人中的一個，她獻身主義之忠誠乃是言語所表示不出來的；然而她却沒有一點發意獨創之力。

她底丈夫科洛克維奇，被捕於我到此地之前數日。雖然這時候重憂壓着她底心，而且常常不由她自主地在她底眼內，臉上，聲音之中表現出來，她總是毫不困倦地做黨底工作，凡同志們有事託她做，她未有不努力從事的。杜夫人和其他知道她的人都說她

● 在二十二人審判（一八八二年四月）中被判處死刑。

底溫良是無人可比的。

她似乎沒有時間來想到她自己私人的事和她自己底悲哀，也許她是羞爲此事的。我記得有一天她交了一張字條給杜夫人，託杜夫人轉交給斯克利帕雀瓦斯女士常和憲兵通消息，由憲兵便可傳遞書信與彼得保羅壘中的囚人。她要求杜夫人把這條轉交給她底丈夫，這時候她底聲音裏露出了一種不可抑制的悲哀。這是多麼悲痛的聲音呵！

不幸這時候和堡壘中的通信斷絕了，她底字條自然無法交到她底丈夫底手裏。我又看見杜夫人把字條還給她。

海富孟常到杜夫人家中來，全家的人甚至於那個老祖母也都愛她的。

我看出她很羞澀。無論什麼時候，她們請她用餐或吃一點東西，她總是推辭。她很少在杜夫人家喝一杯茶，不過我知道她時常是很饑餓的，因爲她是異常之忙，常常沒有時間回家去用餐。

我因爲天天晚上要找宿處，所以便去過了很多人家。到處都聽見人說起海富孟底名字，青年人說到她，更表示絕大的敬意。學生們十分愛她，敬她，他們很歡喜游珊來訪他們。她很熟悉革命黨中的一切新聞，這都是社會上一般人所注意，特別青年學生所關心的。她底衣袋裏和她底從來沒有離過手的大皮包裏總是裝滿了執行委員會底宣言，民意雜誌，以及爲了救濟流放人，政治犯，或援助祕密印刷所的緣故而發行的獎券，而舉行的音樂會，跳舞會，遊藝會底入場券。她知道許多人底地址，她可以隨時和重要的恐怖主義者約定地點會面的。

有一天她給我帶來了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底消息。她說蘇菲亞如果不病，便要來看我。

三

數日後我在老友阿利林家會見了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她底臉白得像一張紙。

幾乎舉不起足，一進屋便頹然倒在躺椅上。

她來向阿利林領取他按月募得的捐款，數目並不多，只有一百盧布左右。不幸阿利林尚未收到這筆款。我底衣袋裏恰巧有一百盧布，不過這是別人託我帶到聖彼得堡來轉交某人的。我說我願把這筆款項借與她過兩天；她底面貌非常憂愁，而且我想要不是爲了特別的急需，誰也不會在晚間十一點鐘，在她那樣病弱的狀態中，跑來要錢的。然而蘇菲亞不肯接受我底提議，她說她並不能確定能否在這樣短促的時期中還給我。同樣她還告訴我，她這時真是一錢莫名了，她被一個偵探跟着，不得不改換了幾次馬車來逃避。她又說她還不能確定究竟她是否逃出了偵探底掌握，警察隨時可以來阿利林家逮捕她。她應該立刻離開此地，我們把所有的錢都給了她。至於阿利林呢，他是一隻老狐狸，他底家裏沒有一點與革命黨有關的東西。不過我底衣袋裏有一捲民意雜誌。我打算把牠們燒了，然而蘇菲亞一定要帶去，她說燒了可惜，並且放在她底身上，倘若被捕，警察發現了這一捲報，也不會再加重她底罪。

她匆忙地走了；在臨去時，她說她第二天願意和我約定一個地點相會，只要她還是「活着」（這就是「安然無恙」的意思）的話。我們約定了地點和時間，然而她不會踐約，我非常害怕她已經被捕了。第二天游珊來安慰我：蘇菲亞並沒有被捕，不過病得非常厲害，不能夠離家。

這些事是發生在三月十三日之前兩三天。後來我才知道在我與她在阿利林家會面之前一日熱利亞博夫被捕了。

三月十三日是星期日。這一天早晨我去到住在加席拉的友人娜狄亞底家。那地方在當時算是全俄最平靜的地方之一。

星期一早晨我聽見娜狄亞底女僕說起三月十三日大事件之謠言。午後一點鐘光景本區的牧師來說他聽見從彼得堡回來的鄉民說起這件事。晚間娜狄亞底姊帶了報紙來。

我們當時的情形用不着在這里敘述了。娜狄亞因此得了病。

於是可怕的日子來了。拷打，嫌疑，恐怖的日子來了。世界末日似乎到了。每一份新報紙帶來政府殘酷地壓迫虛無主義者之消息，還有警察底不斷的新發現之消息。隨後T街可怕的事變又來了，一個無名者底自殺。●逮捕復逮捕，虛無主義者一個一個地或一羣地被逮捕了。

後來我實在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便決定到聖彼得堡去。

這是星期四。慘雲悲雨鎖住了這名都，壓倒了我底心靈；街燈，房屋，洋台，窗戶似乎都蒙着一層悲哀之面紗。

我直向杜夫人家走去。全家人都聚集在屋內。每個人底臉上都帶着一種狼狽的恐懼。杜夫人看見我進來，不禁失聲叫喊。其餘的人也不見得比她鎮靜一點。

● T街即Tselengata街，海宮孟與沙布林同住在此街上。警察來逮捕時，沙布林開槍自殺，海宮孟被捕

去了——譯者。

「什麼邪風把你吹到這里來？你爲什麼要跑進這可怕的地方來？你不知道我自己也受着警察底監視麼？你想這時候我能夠把你隱藏在什麼地方呢？」

杜夫人說這些話時的聲音和態度都是十分激動，她在房裏踱來踱去，偶爾又立在我底面前，露出異常焦急沒有辦法的樣子。

「爲什麼我不留在加席拉？爲什麼我要跑到這可怕的地方來？我來得多麼不湊巧！我這樣地想。」

幾天以後，我這個親密的友人又是心平氣和了，至少我在聖彼得堡停留的日子中的四分之一是在她底家裏過夜的，對於這個幫助，我一生也不會忘記。然而這時候她却是聲色俱厲，當她對我的怒氣達到了最高點的時候，忽然進來了一個華服的太太，她說願意和杜夫人作密談。這時候一屋的人都沉默不作聲了。我們又疑惑，又驚惶，因爲杜夫人底妹子在幾點鐘以前不見了。沒有人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我們這時候以爲一定有什麼禍事發生了。

不久杜夫人回來了，她把我拉在一邊，向我低聲說，這位太太是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差來找我去的。

我幾乎歡喜得跳了起來。她還是「活着」，顯然是她想到外國去。我只想到她除了逾越國境一件事外，決沒有其他可以用得着我底地方，因為那是我底特別任務。

充滿了這些快樂的思想，我進了蘇菲亞底房間，她在那里等我。她看見我進來便走來迎接我。我便說我知道她決定到外國去，我很歡喜。她望着我，好像聽見什麼完全不可了解的話語一般。

我知道，我底猜想是錯誤的了，便勸她離開首都，在這里別人正在緝拿她。當時我還想不到她對於三月十三日的事件有很大的關係，然而她在莫斯科地雷事件中的職務，已被哥登堡供了出來，而且見諸報端了，在我看來，這一個理由就足以使她在這時候離開聖彼得堡了。

然而她堅決地否定了我底一切提議。她說：「在如此重要的時期中離開首都，簡直

是不可能的事。在這里有許多事待做，許多人待見。」

她對於革命黨所得的勝利，非常興奮！她相信着將來，覺得萬事都是有希望的。她堅決地拒絕了我底懇求，她又說明她有什麼事要找我。

她願意知道一點關於謀殺沙皇的人底審判的消息。她知道我與某「達官」相識，這個人是和最高警務部有關係的。雖然政府方面對於這次審判之準備非常嚴守秘密，但這「達官」總可以給我們一點消息。蘇菲亞所託我的就是這件事。她非常焦慮。她所愛的人（即熱利亞博夫）也是在被告之中。他雖然被牽連在本案內，不過他先期被捕，並沒有直接參加三月十三日的事件；蘇菲亞希望……

我告訴她說，我不僅願意去訪那個「達官」，而且如果她以為是值得的話，我還要去找我底「憲兵」，幾年以前，我在擔任與政治犯秘密通訊之工作的時候，曾和他生過關係的。

這一點蘇菲亞却不贊成，她說，我底「憲兵」已經和盧無黨斷絕了關係，如果我去

找他，他會把我立刻送到警察廳去，再不然要是他怕我在警察廳供出他來，他便不逮捕我，也會派一羣偵探來暗中監視我。無論如何他是不會告訴我們什麼的，也許他自己就一點也不知道。至於那個「達官」，倒用不着害怕，他本人不能夠做這種卑鄙的賣友之事，而且有些地方，他是真心同情虛無主義者的。

我決定明早十點鐘去見「達官」。蘇菲亞很願意早得回音，然而她籌劃了許久，總不能夠在第二天晚間六點鐘以前和我相會。我覺得很奇怪，她便向我解釋她如何分配時間。原來明天她有七處約會，而且七處地點相距很遠。我們底談話完畢後，蘇菲亞便叫我們這次相會處的這家庭裏的一個青年到戶籍局去，查問我底「達官」底地址。蘇菲亞又叫一個年輕的姑娘（這家庭底密友）去給我找一個宿處，因為我告訴她說，我現在需要一個宿處。

這時候只有我們兩人在屋裏了，我又請求她到外國去暫避一下。我又說如果她以為她這時不應該離開俄國，那麼她可以在邊境上的一個小城裏去，我可以伴着她在那

里過兩三個禮拜。她不聽我底話；她還譏笑我底懦弱，不過這也是出於好意的。

她連忙轉過話頭。她告訴我那個投了炸彈在沙皇底腳邊與沙皇同歸於盡的青年是誰。她又告訴我在T街自殺的人是沙布林，他是我幾年前的舊交。這個消息不由得我戰抖起來。

等那位出去給我找宿處的姑娘回來了時，我們便分別了。蘇菲亞問我要不要錢來打扮自己，以便去見「達官。」這一次她底袋裏却裝滿了錢，然而我說我用不着錢，因為我已有了一套很好的衣服。

第二天我便去見「達官。」他待我之客氣是我不會料到的。他把一切重要的消息都告訴了我，這些消息實在令人不歡。熱利亞博夫和其他諸人底命運都已決定了，沒有改動之餘地。所謂審判不過是形式而已，手續而已。

六點鐘光景，我帶着這不幸的消息到我和蘇菲亞約會的地點。她到九點鐘才來。我看見她進來，便長嘆一聲，算是放了心。我們兩人底臉上都帶着愁容；我因為等了她許久

不來，驚懼交集；她呢，據她說她是十分疲倦，也許另有其他的原因。主人把茶罐端上桌來，便讓我們兩個留着密談。

我把我所得到的消息立刻完全告訴了她。我不會看她底臉，因為她底眼睛低下去了。當她抬起眼睛時，我看見她全身都戰抖起來。隨後她便握着我底手，俯下頭，倒在我底身上，頭埋在我底膝上。她這樣過了幾分鐘；她不哭，只是戰抖。後來她站起來，又坐回原位，極力鎮靜自己。突然她握着我底手，握得非常緊，使我覺得痛了。

我記得我曾向她提議，叫她到阿德沙去找熱利亞博夫底家族來看他。然而她回答說，她並不知道他們底確定的通信處，而且如今太遲了，趕不及在審判之前到聖彼得堡來。

「達官」很驚奇熱利亞博夫自己宣言他是沙皇暗殺事件之主謀。常我把這個意思轉達給蘇菲亞時，她回答說：——

「這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利沙可夫一個人底審判太單調乏味了。」

我又告訴她，「達官」曾說熱利亞博夫底勇壯和他底崇高的氣概，真令人景仰不已，這時候我看見她底兩眼發了光，雙頰有了玫瑰色。這顯然是她底最大的安慰。

「達官」又告訴我，所有的被告都知道他們那個在前面等着他們的命運，然而他們在死之前都表示出驚人的鎮靜與坦然，毫無恐懼之色。

蘇菲亞聽說不覺長嘆。她很感苦痛。她想哭，却極力自制。然而一刻間她底眼裏便含滿了淚珠。

這時候謠言傳遍了全城，說利沙可夫洩漏了什麼秘密。然而「達官」却極力否認。我記得我把這事向蘇菲亞提說時，我又附加說，也許連「達官」本人也不知道。然而她却回答說：

「不，我相信他底話全是真的。關於這一點，他也不會錯。我知道利沙可夫，我相信他不會供出什麼來；米海洛夫也不會的。」

她便告訴我米海洛夫是怎樣的人，在恐怖主義者中姓米海洛夫的人很有幾個。她

又叫我去警告我底一個朋友說，他們中間已有人把他牽連了，要他留意。

差不多一直到中夜，我們才分別。她願意先走，然而她却是疲倦異常，幾乎站不起來。這時候她不大說話，她底聲音很微弱，她底話也很短。

蘇菲亞和我約定明日午後兩三點鐘之間再到這里來相會。第二天我於兩點半到那里，她已先來過，不及等我便去了，從此我們便無緣再見。

兩天以後她便被捕了。

四

從此我底生活就漸漸地憂鬱起來了。我所處的地位，既不是「合法的」又不是「違法的」，這種不死不活的情形使得我非常焦悶。我與實際運動完全無關係，所以我又不肯去造一個假護照。

然而因為沒有護照，我又不得不繼續去找隱匿的地方和宿處，可是又因為我底地

位非常奇怪，所以找隱匿處和宿處也是非常困難的。

我又不能借用恐怖主義者底隱匿處，因為在這些不幸的日子裏他們自己也是非常急需的。那麼，我不得不自己設法去找尋了。我去求什麼人呢？那些給我幫過忙的好友如杜夫人之類，都是「被警察注意的人物。」我只能夠偶爾到她們家裏去一次。

不管自己心裏願與不願，我不得不求之於外人底慷慨的救助了。

因此我便有了機會得以和所謂中立的中產階級（至少是一部分）相識；這一般人裏面有的既不會又不願參加這種革命的鬥爭，有的雖然十分同情於革命黨却也不會直接參加實際運動。我現在說的是兩種人：一種是只圖自己安樂的中產階級；一種是勤苦求學的青年。

我只能夠說這兩種人。

關於前一種人，我只略略提一下，因為這個題目太討厭了。我看出來：在俄國凡最不該戰抖的人却戰抖得最厲害。

我只敘述一件事。

我偶爾聽見說我底一個最親密的舊友愛米娜到聖彼得堡來了。我和她底感情比親骨肉還要深，許多年來都是如此。我恨不得立刻和她會面；然而因為她剛剛到這里，她底地址是在戶籍局裏查不出的。所以我不得不求波伊科教授幫忙，他也是波蘭人，而且是我家底舊友。

我費了半天的工夫，弄得人頭昏腦脹，算把波伊科教授找到了。

他勸我不要去看她，他說愛米娜既然也是波蘭人，她一定知道我是一個「亡命者」，那麼，我去看她，會使她吃驚不小。然而我並不注意他底話，因為我非常相信愛米娜。

到底我伴着波伊科到了我盼望了許久的房屋門口。我問看門人他們是否在家。

看門人答道：「在家，」我便飛跑上樓，心裏充滿了愉快，波伊科慢慢地地在後面跟着。這是星期日。用人似乎都出去了，愛米娜自己開了門出來。

以後的情景，我這管筆真正描寫不出來。

她看見了我，全身都抖起來了。我向着她走去，她往後退。一直經過了幾分鐘以後，我才得抱着她底退後的身子，吻着她那嚇得成了灰白色的臉。

後來她引我出了前房，走進客廳去。愛米娜底丈夫和她底兄弟（這是我底兒時的友人）坐在桌邊玩紙牌。

他們一動也不動；他們也不向我打招呼；他們端坐着，好像成了化石一般。

這種令人難堪的，悶得人要死的沉寂繼續了幾分鐘。

「請繼續玩下去罷，」到底是我先開口，爲的是免得愛米娜太難爲情。

她勉強裝出笑容，然而她底笑容却是很難看的，好像表示出她心中的不快。

我便向他們解釋我現在的情況。我說這幾年我絲毫不曾參加過革命運動，我差不多是「合法的」了，如果不遇着這次的大事（指沙皇被刺的事）我便要去弄一個新的護照；總之我來和她相會，並不會使她冒着何等的危險，否則我是不會來的了。

愛米娜深知我是不會說謊的。

我想我底話總可以使她寬心能。然而我底話却沒有一點效力。因為這是一種本能的，深的恐懼，這是無法鎮壓的，而且對於牠，理性的判斷也是無用的了。

愛米娜依舊面白如死，訥訥地說在這時候看見我，她很害怕。

後來那兩位先生站了起來，過來和我握手。他們底恐怖似乎減少了一點，所以他們居然從驚得呆了的狀況中醒了轉來。

我在愛米娜家裏坐了二十分鐘，談了一些閒話，我一個人高談闊論，使這三位主人免掉開口的麻煩。

我臨去時，愛米娜把我引到房門口，喃喃地辯解說：她很害怕。

出了門，波伊科便笑起我來。

「好罷，我不是勸你不要去嗎？你一定說「快點去，快點去。」」他一面做倣我底聲音。我就說，這不要緊，我是非常高興的，因為我已經看見她了。不過我說話時多少也有點難為情。

同時一個迫切的問題來了：我今晚睡在什麼地方呢？

這時已經很遲，不能夠找到一個宿處，因為這本來不是容易的事。我每天一起床，第一個思想總是去尋這一夜的宿處，常常費了一天的工夫才能夠尋到。

然而這次因為要去會愛米娜却把這件大事情忘掉了。

「我只得在街上度過這一夜了，」我說。波伊科是不答應的，他拼命在思索，想他能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可是他想不出一個地方來。

他在政治一方面，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他是像新生的嬰兒那般地清白，他所有的朋友也是與他同樣地清白。不管他如何搜索枯腸，他總想不出一個可以容納我的地方。

「到我家去罷，」他最後這樣地說了。

我從小就認識他，而且愛他有若長兄；然而我不願意在他底房裏過夜，因為我知道他只有一間屋子。我便反對他底提議，又說起看門人，女僕，房主婦。

「阿！那不要緊。在明天早晨以前房主婦是不會知道的，女僕也是不會知道的，不要

管他們。」他這樣回答。

「不要管他們！這是什麼意思？難道看門人不管事麼？他們會讓我們進去，然後去報告警察。」

「這樣的事不會有的，」波伊科說。「看門人不會去找警察；他們不過以為這——」
我叫他閉口，因為看門人決不會想到那種事情上面去。然而有什麼辦法呢？要在街上過夜不僅是不舒服，而且很危險。除此而外又無別的辦法。我便答應了波伊科底話。

我們走過看門人底身邊，他們並不阻攔我們，只是恭恭敬敬地行禮。

房主婦和女僕都睡熟了。我們進來並未被她們看見。我進了屋，長長地噓了一口氣，算放了心。

我向波伊科說：「我們算度過一切難關了，然而這也算不得什麼。看門人會去喚警察來的。」

他分辯說，他們決不會這樣做的，而且爲安慰我起見，他又敘述了一件舊事：有一次

他和一位教授從事實驗工作，到了夜深才完畢，他便留那位教授在他家裏過夜。然而有一天看門人頭目跑來責備我，說我不該留宿沒有護照的游民。我便向他說：「不錯，而且不只一個，有許多呢！如果你真能夠把他們趕出去，我是非常感謝你的。」那頭目睜起眼睛望着。我把一羣黑色的甲虫指給他看，一面說：「這就是我底游民，他們沒有護照竟敢住在此地。你看有這麼多！至於我底朋友呢，他是一個有着手續全備，規規矩矩的護照的黑色甲虫。」那頭目笑了起來，這件事就算這樣完結了。」

我們很願意不睡覺暢談一夜，然而我們不得不滅了燈，因為窗戶正向着下面的天井，房裏的燈光會使看門人疑心我們在做革命的工作。

波伊科把床讓了給我。他自己睡在地板上；他脫了上衣和背心，蓋着大氅睡。我是和衣而睡的，連袖口和領帶都沒有解開。因為他底枕頭上烟味太重，我不得不用我底黑色頭布包着頭睡。

「要是警察今晚果然來了，我不會使他們久等的，」我自己這樣想。

五

我現在來說第二種人，我因爲自己底環境關係，是和這類人常往來的；這類人就是未加入革命黨的青年學生。

如果我不是親眼看見，我很難相信在同一都市之內，在距離這般近的兩個地方，會有像和平的中產階級與青年學生這兩種人所表示的極端相反的對照來。

我只敘說我底見聞。

行爲與思想之大胆，慷慨豪俠的精神，都是成年人所沒有的，却充滿於青年中間。

這是奇怪的，却又是完全真實的。

我現在敘述一件許多日子來傳遍人口的事。

在醫學專門學校裏一個有「子爵」尊號的學生想募集一筆款子，買一個花環獻

在亡帝亞歷山大二世底靈前。

這個提議一出，在座的同學並不發一言。「子爵」脫下帽子，自己先丟了五個盧布在裏面，然後拿起帽子走到一個個同學底面前募捐。連一個銅元也沒有人給。

「然而我們怎麼辦呢？諸位先生們，」「子爵」問道。

「且聽麥格耶夫斯基教授底課罷。」人羣中有人這樣說。

但是「子爵」不聽從這樣的話，他又拿起帽子走到一個個同學底面前要求捐款。後來算有一個人出了兩個盧布，來敷衍他底面子。麥格耶夫斯基教授底講演完畢了，「子爵」又去向同學募捐。然而他一文也不會得着。

「諸位先生們，我們怎麼辦呢？」「子爵」絕望地叫道。

「聽某教授講課，」這位教授底姓名，我現在記不起來了。

第二堂課又完了。「子爵」決定要使他底同學受窘，便把帽子裏的錢傾在桌子上，大聲叫道：

「我拿了這一點錢能夠做什麼用呢？」

「送給政治犯罷，」羣衆中有一個人這樣地回答，立刻衆人都同樣地響應了。

「子爵」和他底一個同伴氣憤地急急走了出去。

一個學生站起來，拿起桌上的七個盧布，自然這七個盧布是送還給原主的。

同天這學校的學生便集了五十個盧布送給「政治犯」。

這件事是在三月十三日事件過後的幾天發生的，那時候聖彼得堡的居民正陷於絕大的恐怖之中。

在其他的高等學校內學生底行爲也是相似的，不過不能完全像這樣罷了，因爲只有那些當時在俄國的人才能夠懂得像醫學專門學校學生底行爲是何等地大膽。

在大部份俄國學生底生活中最令人注目之點，是他們並不十分關心像他們底職業，他們底前途，以及青春時代的娛樂等等個人的私利。俄國學生似乎只服從理性底命令，只追求智慧底發展。

他們對於革命的同情是非常的大，而且是很普遍的，幾乎是全體一致的。

他們爲了民意雜誌與民意社紅十字會（是爲政治犯與放流人而組織的）幾乎把自己所有的最後一文錢也捐出了，他們大家都熱心幫忙組織音樂會，跳舞會，有的到處去賣入場券，爲的是賣得幾個盧布來幫助革命運動。有許多竟節省了飯食拿來捐助革命運動，讓自己受凍挨餓，我們有許多「公社」●只靠着乾麵包與菜湯生活，爲的是節省下錢來捐助運動。

這些學生底唯一志望就是革命，而且讀者應該記着若逮捕，裁判，處刑等等一旦發生，他們便失掉了繼續求學的特權。然而他們是不怕的。

他們幾個人集成一個小小的團體，在房裏，桌子上放着一隻茶罐，大家圍坐在桌子旁邊，低聲討論他們底見解，交換他們底憤怒，恐怖，讚美之感情，他們底革命熱因此而得

●當時有新思想的學生會實行一種「共同居住」制度，一些青年住在一處，所有的物品都是共同使用，不爲個人私有，他們稱此種「共同居住」爲「公社」。

增高，而得強烈。那時候他們底臉色變成了非常焦急，非常嚴肅，好像老年人底面貌一般。

凡與革命運動有關係的一切事情，不論大小，他們都熱心地去打聽。

關於革命運動的消息傳播之速，說起來令人不相信。政府手裏的電報機關是不能夠和虛無主義者底腿相競爭的。譬如有人被捕了。第二天這不幸的消息就傳遍了全城。什麼人到聖彼得堡來了；什麼人洩漏了祕密；什麼人以堅決強硬的態度對付了警察；這樣的消息立刻就傳遍了各處。

我不用說這些青年學生燃燒着這樣的感情，是常常準備來爲革命黨人做各種的事，並不想到他們會因此受着何種危險。他們行動時又是帶着何等的熱誠，何等的渴望！然而我應該結束了。我絲毫沒有替俄國青年繪像傳神的意思，因爲這是我底能力所做不到的工作。

因此我現在又來繼續敘說我底旅行。

當杜夫人和我底別的友人不能夠再把我隱藏在他們家裏的時候，我就靠了這些

青年人才找到我每夜的宿處。

不過還有一件事情我應該敘說的。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個邀請，我去了，雖然按照虛無主義者底規矩，沒有人問過我底過去和我底態度，我自己便先敘述我底老故事，說我與實際運動沒有什麼關係。我甚至不是一個「違法」的亡命者，不過是一個「流浪人」而已，因為我既無護照，又不願造假護照。我說這些話，爲的是使我底主人們安心，免得他們吃驚，老實說，我還有希望他們將來再請我去的意思。

然而使我大爲驚恐的，我底話絲毫不會得着我意料中的效力。我雖然是近視眼，但我也能看出他們底臉上矚嚮失望之色，這似乎是在說：「怎麼，就只有這一點嗎？」

他們以後便不會再邀請我去。起初這使我有點不高興，但後來我就覺得可笑了，而且我也慣於那種終日奔走尋覓住處的生活了。

我才明白出來（這自然就大體而論）凡愈受警察注目，愈被政府追緝的革命黨

人是愈受人歡迎，愈有人來隱藏他，替他做一切事情。第一，幹部裏面的人是一定有許多有趣的事可以敘述的；第二，隱藏這樣的人會得着更多的滿足，因為幫助一個重要人物也就算得是表顯自己底革命的「活動」。最後還有一個理由，就是由此可沾點光榮。這並不是很小的事。記得有一天一個富家子弟向我說過：

「你曉得我們有一張小榻，一張安樂椅，一個墊子是曾經熱利亞傅夫與柏洛夫斯加亞二人坐過的。我們要永遠把牠們保存着。因為這些東西都有了「歷史的價值」了。」

六

讓我們現在離開和平的境域，再走上革命之火山罷。

我記得這是星期二。在午後四點鐘光景，不管天氣是如何壞，我却到火車站去接華利亞，她是專為趕來看達尼亞的。也許會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去接她？這個理由是熟悉

當時俄國情形的人所知道的。原來像我們這一類的人來到聖彼得堡，下車後的第一件大難事，就是要知道應該走哪里去；哪些朋友被捕了，哪些並未被捕；誰底房子可以去，並無陷在警察手裏之危險。因為這些緣故，所以如果有人到車站來接，對於新到者倒有不少的幫助，很可鼓起人底勇氣。

我願意給華利亞幫這個忙。然而不幸她却不會來。我們事先預定好，如果華利亞不來，便由我去會達尼亞，有兩百盧布應該交給達尼亞，這筆款現在存在杜夫人處。我便先去杜夫人處取了這筆款，然後去會達尼亞，我想達尼亞拿了這筆款便可以到鄉間去，再不然，便到外國去。

當我一走進房門，達尼亞和她底房主婦斯洛波亭娜同聲叫道：

● 即奈伯德 (Tania Lobodova) 是阿維沙鐵道謀炸事件中的要犯。二十二人審判中被判處死刑的二女性之一。

「華利亞在哪里？」

華利亞不會來，這個消息使得達尼亞非常驚惶。她底臉色頓時變成灰白，幾分鐘以內不能說一句話。

我立刻把兩百盧布交給她。然而她說她還要八十個盧布，否則她是不能夠動身的，因為這兩百盧布別有用處。

同日密海爾被捕了，他被捕的地點不是在他自己底家裏，而是在約會處。我後來才知道達尼亞要把這兩百盧布寄給密海爾底住在高加索的老母，要她趕到聖彼得堡來。我告訴達尼亞，這八十盧布是容易籌到的。杜夫人家裏常常存得有小款子，是募集來爲革命用的。我可以去拿點錢來。

她說：「不錯，這是急需的。不過最好請斯洛波亭娜出去一刻，因為我還有事情和你商量。」同時告訴我：「你來這裡的時候有沒有人，在後面跟你？」

她們兩個人都問我在街中，門口，樓梯上遇着什麼形跡可疑的人，見着什麼可疑的

事沒有。我說，我什麼也不會看見！不過我又說因為我是近視眼，所以我底觀察力是靠不住的。

達尼亞叫道：「雖然你不會看見什麼，但我相信一定有可疑的事，」她底樣子很着急。隨後她便向我敘述如下：

「我一走出這房子，我便明白我是被一個偵探跟着了。我遇着一輛上等馬車，我便雇了牠。那偵探只得乘了一輛尋常馬車，走得不及我底車快，所以在幾分鐘以後就看不見了。然而到了B街角，電車擋着路，偵探又追了上來，他正預備來捉我，而我底馬車却動了。那偵探吹了一聲警笛，立刻另一個人跳上了他底馬車。但我却吩咐車夫開車向L街，然後向拍斯基街，再向天使長聖米雪爾街去。總之，至少在一點鐘以內我走了這許多不同的方向。我後來確定他們是看不見我了，我便叫車夫把車停在一家煙店門前。我下了車走進煙店換了一張鈔票，買了一包紙煙。我走出煙店，我底馬車還停在那里，街上一個人也沒有。我便步行到這里來。我還不能確定究竟有沒有人在後面跟我。」

過後她又向我敘述關於密海爾被捕的事。她和他同住在一處，然而警察只捕去了密海爾，却不曾逮捕她，這倒是非常奇怪的事。

我聽見了這一切，知道她底過去事情以後，我便要求她立刻離開聖彼得堡。

「不，這是不可能的，」達尼亞帶着深思的樣子回答我，好像在自言自語一般。「房子應該「掃除」才行。」^①

「難道我不能夠「掃除」牠麼？」

她並不答覆我，只把頭搖了兩下。

因此我便告訴她，如果她怕我不小心，不能夠把屋子「掃除」乾淨，那麼她就錯了；我並且向她保證我對於她底屋子裏的任何東西都不私看。我記起我們底討論是幾乎以爭鬧而終局的。

① 虛無主義者底習用語中所謂「掃除」就是把一切有關係的東西和文件搬去或毀掉之意。

老實說，我真正怕走進他們底危險的屋子裏，然而我更怕讓達尼亞到那里去，因為劊子手底絞繩已經套在她底頸項上了。這個念頭使我壯了膽，我又來重複我底這個緊急的要求。

「那麼也許我們兩個可以一道去，」我說。「兩個人「掃除」一個地方是很快的，而且我們可以安安靜靜地走開。」

「不，這是不可能的。特別因為我今晚必須在那里過夜。」

聽見這樣的話，我嚇得頭髮都豎立起來了。我請求她不要那樣。我相信她一定會被捕的。在我看來，好像她深陷在絕望之中；悲哀使她失掉了清晰的頭腦，她要做出自己害自己的舉動了。

我起先還夢想她會聽從我底話。她在深思，我覺得有希望。

她最後開口了：「不，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不睡在家裏，看門人每天早晨七點鐘照例要拿水進來，他看見沒有人便會立刻去報告警察。那麼各個車站上都有偵探在那里

等着我了，我一定會被捕的。我今天不先看見我底家，我是不能夠走開的。今晚我必須睡在家裏。」

我不能夠形容出我底失望。

我又向她提議說我願意代她到她家去過夜。第二天看門人來時，我先開門出去接他，說她病了，我特地來看護她。那麼他一定不會到她底寢室裏來。

然而達尼亞又拒絕了。我不知道她底動機是什麼。不過她答應要我第二天到她家去幫她「掃除」。

我們把事情完全地安排好了，約定第二天上午十點鐘在M街相會。

她願意到莫斯科去，然而因為她不能夠預先通知在那里的朋友，她便不得不住旅館。這樣爲了免掉大旅館中人起疑心，她就應該預備一個提包，還有食品和衣服也是離不掉的。我決定第二天早晨去購買這些東西，帶到斯洛波亭娜家來。

達尼亞要我買東西時愈節省愈好，她不肯要我替她買一雙新手套，而且也不願意

買一頂新帽子，雖然她自己底已經舊得不堪了。她說用一具表示服喪的黑面網就可以遮蓋着一切了。

這些事情安排定妥後，又來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出去，誰先誰後。達尼亞說她以為我們兩個一道出去要好得多。因為一個女人在街上走，較容易引起他們底注意。兩個人一同出去，他們就不容易認識了。我們出去了。我們走了不多幾步，一輛馬車來了，車夫一定要勸我們坐車。

達尼亞向我耳語道：「他是一個偵探，我知道他。你看我們現在就難打發他了。」實在他跟着我們，差不多過了十分鐘都不肯走開。

我們接連轉了幾個彎，在一條小街上看見一輛馬車，車夫坐在車上打盹。達尼亞坐了這輛車去了。這時候已很遲了。我不得不急忙趕到我今晚預定的宿處去，因為太遲了是不能進去的。我雇了一輛馬車，一直往那地方去。我以前不會到過那地方，不過靠了別人向我敘述過的屋子底形狀，我找着了。看門人坐在門口，按照俄國法規，這時候是不許

向看門人問話，或看清房子底號數。我決心地走進去了，不過我是近視眼，看不清楚房子底號數，所以還不能夠確定究竟是否這一家。走到第二層樓上，我看見三道門。在深濃的黑暗中我看不出什麼來，我底心戰抖着，我大膽地按了第一家門鈴，女僕出來開了門，我不得不問一聲某某人是否住在這裏，這時候我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婦出現了，她向我說：

「是，就是我。請進來。」

我這時候的高興真正形容不出來。

第二天早晨我依着和達尼亞約定的時間到M街去。我還不曾走到指定的地方，我便看見達尼亞站在我底面前，手提着一個盛滿蔬菜的菜籃，一方黑頭布包着頭，恰像一個管家婦從市場歸來的樣子。

我們向她家走去。她把鑰匙給我，要我先進去，免得看門人知道我們是一路的。我照樣做了。

她底家共有兩間房子，一間廚房。房裏非常清潔有秩序，毫無雜亂之跡。家具，小小的

客廳，丈夫用的寫字台都是很可愛的。各物齊備。看起來這真是一個和平、快樂的小家庭呢！

幾分鐘以後達尼亞也進來了，她帶來午餐的食品，燃起火。這些舉動都是做來騙看門人的。然後她動手包好她所要帶去的東西。她所帶去的只是絕對不能留下的東西；其餘的東西依舊留着，恐怕她不在家時看門人拿了他底鑰匙開門進來，看見房裏情形會起疑心。

我臨去時，達尼亞阻攔着我，她先向天井裏望了一下，看那些看門人在做什麼。他們

● 在俄國看門人是警察署派來監視房客的一種步哨。他們每天一事不做，坐在門口，專門監視一切事情，一點也不肯放鬆，白日夜晚都是如此。房東不得不雇用他們。因為他們有官廳作靠山，所以非常橫暴，和平的居民（房東也在內）都畏之如虎。在莫斯科，有一家的看門人居然鞭打過房東，他們底橫暴之程度於此可見了。他們有一種鑰匙可以開所有房客底門。

在劈柴。然後她向我說當他們把柴送到樓上的房客那里去的時候，我可以出去，不會被他們看見的。

我照她底話做了。我出去時，不曾遇着一點困難，手裏拿了一大包東西，雇了一輛車往斯洛波亭娜家來。

我替她收拾了提包，便先往車站去。我給她買了車票，把行李交到行李房，辦好其他的一切事情，使得達尼亞本人親自露面的機會愈少愈好。她一直到了開車前十分鐘才來，來時就走上車，不曾停留。然而不幸火車裏堆滿了乘客。車上已經沒有了空座位，須得再添一輛車。我們在月台上等了五分鐘，好像過了一年那樣地長久。

到後來車子添上了。達尼亞找到了座位，這輛車裏也擠滿了人。而且這些人都是討厭的。達尼亞表示她後悔不曾帶幾本書來讀。我把我衣袋裏放着的一份報給了她，並且告訴她，她可以在第一個大站上買書。我知道她平素愛吃橘子，我這次替她買了些放在她底旅行袋裏，現在便指給她看；我又低聲勸她在路上不要抽煙。

她微笑，又道謝我送她橘子；她說關於不抽煙的事，她沒有把握。

站了叫送行者下車，我臨去時說了幾句不連貫的話，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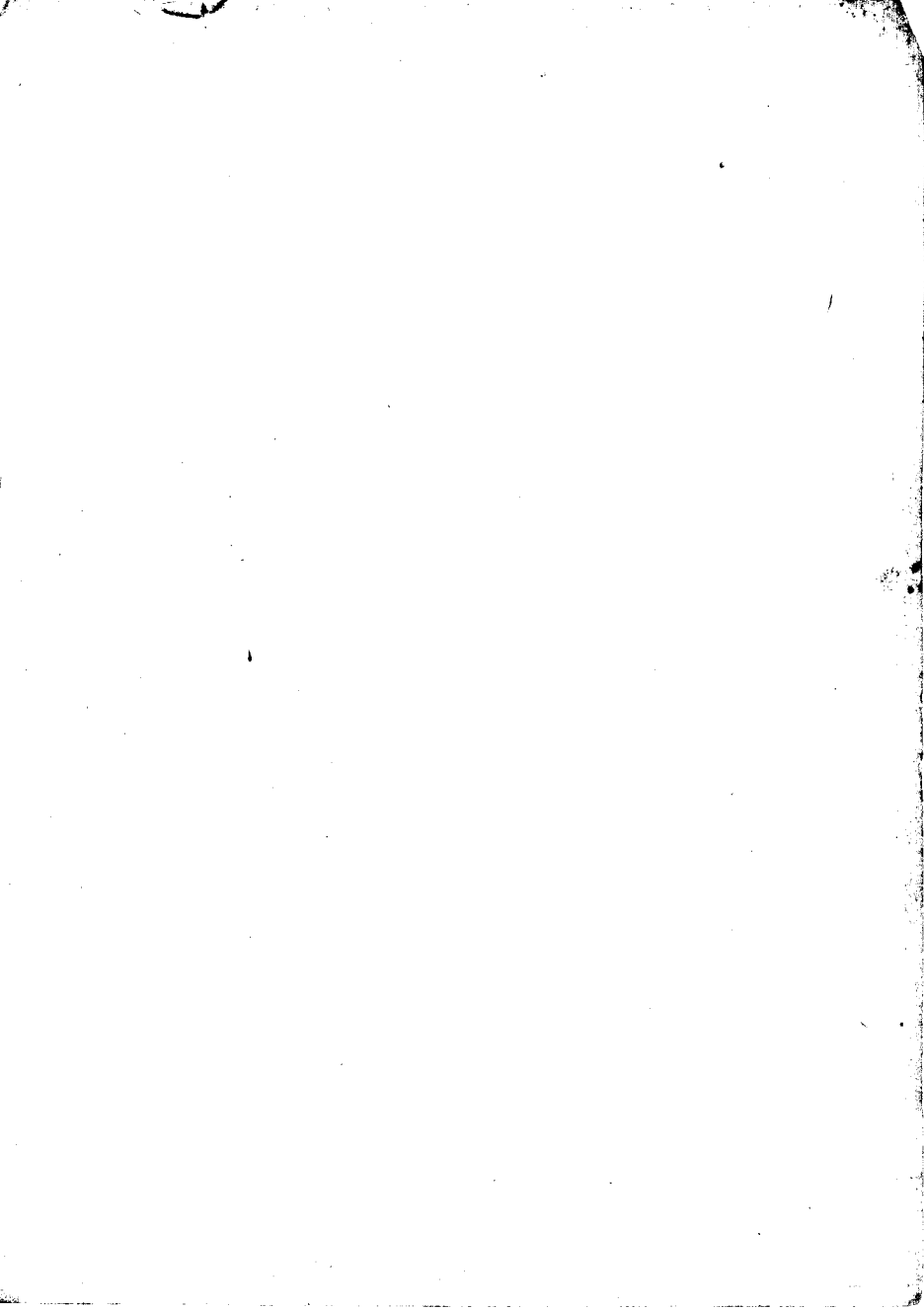
我說：「代我問候全家的人，並代我吻她那些小孩子……」等等。

車子動了，我長嘆一聲，心上一塊石頭落了下來。

她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不久。她從那里寄過幾封信來，都收到了，其中的一封我也讀過。她在那封信裏告訴我們說，她在莫斯科沒有事做，她很討厭那個地方，很想回到彼得堡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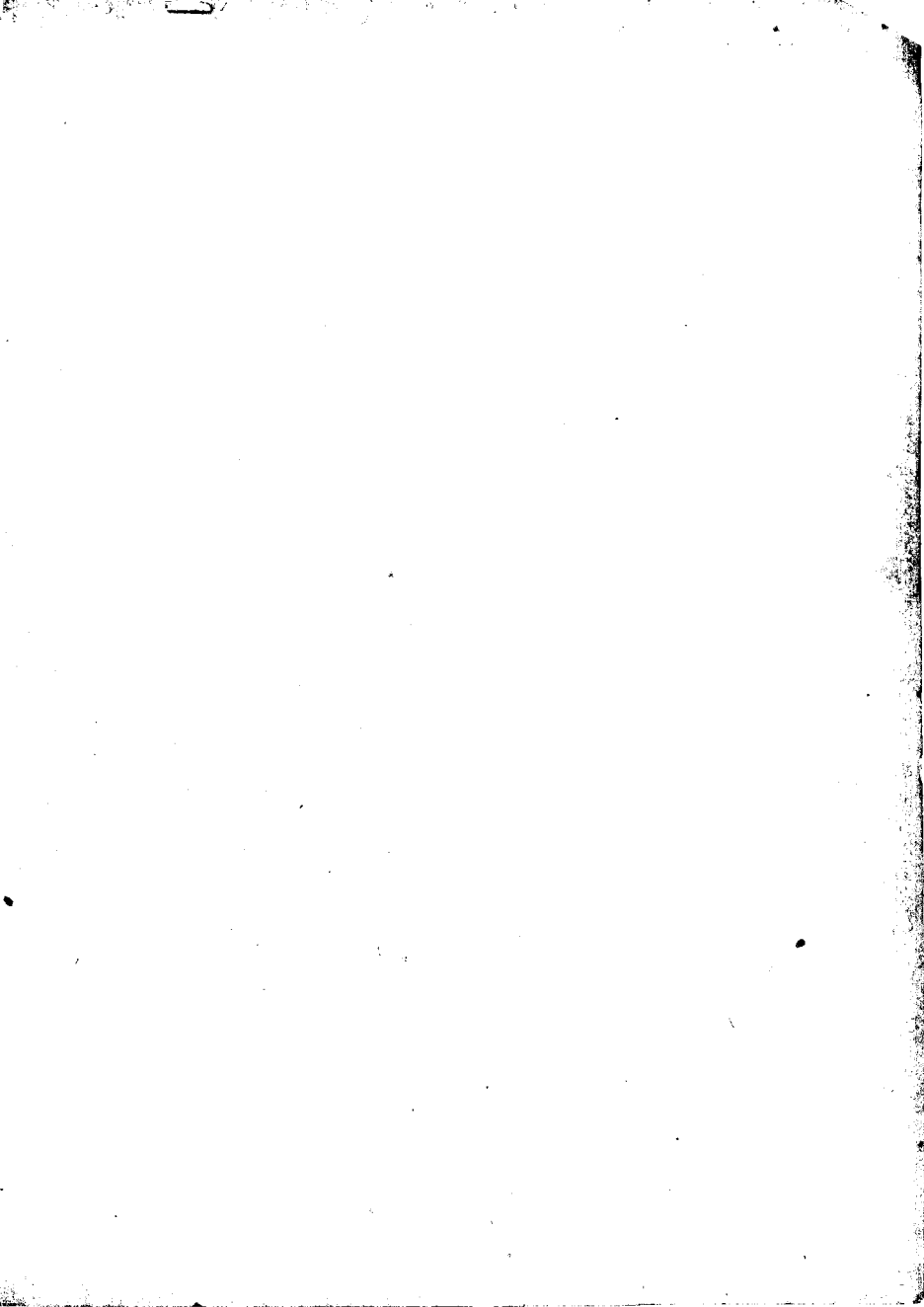
她後來真回來了，然而我已不在聖彼得堡了。一個朋友有一個別莊在凡爾加流域的一個省分裏，她請我去，我自然非常高興地去了。

三月十三日事件以來已經有了四個月，如今又逐漸回復到平靜的狀態了。我由一個朋友底丈夫底幫忙，得到了一張正式護照；我底流浪的旅行就這樣告終了。



結

論



結 論

一

我已經把俄國革命運動底歷史簡略地敘述過了。我底主要的企圖乃是畫出那除了我們團體之外便少有人知道的革命運動之主要面目。

在與讀者告別之前，我應該把革命運動全體概括地總論一下，因為我在前面所敘述的只是一部份的詳情。

俄國虛無黨和所有從前時起時伏反抗壓迫的革命黨完全相異之主要原因並不在牠所採取的方法，（因為在必要的時候所有的革命黨都會採取這方法，）而在牠對於政府與國家之態度。在這一點俄國虛無黨乃是獨一無二的，別國的歷史上實在找不

出和俄國虛無黨相似的東西來。

俄國革命運動確是一種獨特的革命，舉行這革命的人不是民衆，或自身感到革命之需要的人，反而是一類出身上層階級或中等階級的代表，他們是爲着民衆謀幸福來革命的。

從沒有人來計算過（也許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革命黨底數字的勢力，這就是說同情或具有革命黨人底主張的人數。我們所能說的只是這樣的話：這是一個大黨，現在牠底黨員差不多會有數百萬人，散佈於各處。然而這些人民（也可以稱爲「革命的國民」）並不直接參加戰鬥。他們把他們底利益，他們底光榮，他們底憎恨和他們底復仇完全信託給那些以革命爲一生之專業的人，因爲在俄國的現狀之下，人民還享受不到公民權，所以要做普通的公民，同時便不能夠獻身於社會主義與革命。

真正的革命黨（或者更可以說是戰鬥的組織）黨員是從這種「革命戰士」裏面來的。

這個組織底人數是有限制的。從前是如此，而且只要現在的鬥爭狀況繼續下去的時候，將來也永遠會是如此的。這是我坦白地作出的自白，我一點也不躊躇地說了出來，這一點也可以證明我底誠實。

在俄國，革命黨人底戰鬥只能完全以謀叛之形式來進行。馬加維理論及秘密結社時，說得不錯，「人多反會把牠們毀壞了。」●依謀叛所有的情形來說，黨員一加多，被發現之危險愈大。這是一個法則，雖然不能用正確的數學方程式表現出來，然而却和機械律一樣是無可辯駁的。凡是會親身參加過謀叛的人或會讀過不少關於謀叛的文章的人都會明白我底話不錯。因此我也不必多說了。

然而在俄國還有一些特別的情形，使得這個法則更爲專橫。第一，是物質上的困難。第二是維持戰鬥組織所必需的巨大的費用。

各種恐怖主義的工作所花去的款項雖然和做出的成績比起來算是十分節省，但這究竟是一個大的數目。然而這和團體單是爲着自己的生存每日所不得不耗費的數目比起來又算得是微小，微小極了。俄國虛無主義者底生活是非常麻煩的，服裝，地方，住宅等等常常要改變，他們時時不得不把住宅和家具一起拋棄，換上一批新的，但過了一個星期，又不得不把這新的也完全拋棄；過着這樣的生活，那麼鬥爭底費用當然增加得非常之大了。因此這數百萬的所謂「革命的國民」僅足以維持一個黨員數目非常有限的戰鬥組織。

這種戰鬥員之限制並非黨綱上的定則。這是自然的事實，而且以一個非常簡單但又殘酷的樣子自己生出來的；這就是說把多餘的人員殺掉了。而執行這劊子手職務的當然是俄國政府。

革命的團體總是希望擴大自己底組織，不斷地吸收新黨員，到處遍設自己底區部：這是每個政治的秘密結社所固有的傾向。然而一旦達到了某一點，工具又不足了，於是

結果便不得不把維持自己安全之方法寬鬆了，把紀律也寬鬆了：這全是由於秘密結社之不當的擴大的緣故。這件事之結果便是黨人被政府慘害之流血的災禍。

我要證明俄國革命運動也真正走入了這條不幸的路，我單指出我們所受到的每次災禍，都是組織正在最興盛的時期來的。凡與革命運動多少有點關係的人一定會承認我底話不錯。

逮捕並不單把所謂團體底贅物去掉就了事。牠還要走遠一點。正如俗話所說「禍不單行」，逮捕也是接二連三地發生的。

然而另有一件非常特殊的事實。無論政府所加於團體的打擊是何等地大，但政府總不能夠把團體完全毀滅。團體總是存在着，而且還保存着舊的傳統和舊的關係。因此經過了最大的災禍以後兩個月之間，團體又重新成立了，好像並沒有遇着什麼事情一般；同時又招募新黨員，新的戰士起來填補了死傷的舊戰士底缺額，於是黨員與物質的設備二者又相平衡了。紀律也重新建立起來，這時候團體底力量又恢復完備了，於是再

繼續進行暫時停頓了的戰鬥，到後來增加過速，擴充過大，那時不可避免的傾向便來了，於是新的災禍又降臨到吾黨底頭上，流血的慘劇又發生了。

因此雖然組織會因黨底力量增加而愈擴大，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就黨員底數目而論，却是非常有限的。

二

說到秘密結社，馬加維理不僅說過「人多反會把牠們毀壞」而且還說「人少也是不夠的。」

然而在俄國人少却也很「夠」了，很足以完成可怕的大事了，這用不着我來證明。那麼這件非常的事實究竟如何解釋呢？

這可以用那些勇敢的戰士底忠誠與熱心，他們底道德的升高，他們底非常的精力來解釋，這幾點正是我在本書中所極欲指出來的。

然而有些人會以為要把那可怕的鬥爭維持多年，單靠了這些是不夠的。必需有英雄主義之奇蹟才行。但是我們現代已經不復是奇蹟的日子了，至少也沒有人相信奇蹟了。那麼，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在表面之下，一定有一點別的東西才行。

這東西是什麼呢？說起來很簡單，這就是俄國政府底差不多絕對的孤立狀況。

十九世紀後半期，在這個不斷地和西歐交通的國家內智識階級已經完全地受到了西歐的教育，這時候貴族政治便成了一個大怪物，除了少數和牠有利害關係的人而外，是沒有人能夠公然地來防衛牠了。因此在社會上各階級中間都起了一種對於貴族政治之暗地的反對，這幾年是普遍的。不管檢查制度是何等地峻嚴，行政官吏是何等地專橫，而這種反對依舊是十分明顯十分清楚地表現出來了，一個人如果不是像政府那樣的驢子，他一定會多少聽到一點這種呼聲。我們只要一讀地方議會（*Zemstvo*）底宣言，閱一下近幾年的俄國報紙，便可確信俄國社會全體是何等熱烈地渴望着某一些政治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個人與住所之不可侵犯，議會制度——換言之，

用一個非常溫和的名詞來表示——這就是憲法。

如我在緒論中所說，最近五年來俄國社會革命黨底綱領中已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最初還堅持着「第一國際」中極左派（即安那其主義派）底主張，以爲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參與任何政治鬥爭，但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俄國社會主義者也明白政治上的自由不僅是有用的，而且如果社會主義者要把他們底思想宣傳給他們底同胞，那麼他們就離不掉這種政治上的自由。他們又明白如果沒有了這些根本的權利，則社會主義永遠不會脫出祕密結社之界限，也不會給民衆以決斷的影響。

然而在俄國又並沒有他黨能夠和專制政治戰鬥，因此社會主義者便決定把這種責任放在自己底肩上了。在俄國要發生像在西歐那樣的暴動是絕對不可能的，於是社會主義者只得求助於恐怖主義了。這是和專制獨夫面對面的決鬥。這需得使他底生活成爲苦刑，成爲可怕，使他底地位成爲可恥，可笑，而且不能忍受，那麼到後來他害怕丟掉面子，失掉尊嚴，也許會退讓一步，允許全國民底合法的、溫和的要求。

社會主義者底要求和俄國全社會底要求就這樣地相交於這一點上面了。而恐怖主義者所做的也不過要用他們底炸彈之火焰來高聲叫出全俄國國民所想說而又不致公然說出的要求罷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黨人所得到的結果是不難想到的，他們得到了輿論之精神上的援助。而那些較為膽大的人所給與革命黨人的援助更不限於語言文字而已。

便是反對革命黨人懼怕他們底破壞的主張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肯幫助政府的；雖然政府屢次哀求他們援助，但總無效果。在俄國政府底第一次的哀求之後，俄國社會總借着地方議會與報紙作同樣的答覆道：「我們甚願幫助你來反對社會主義者，但是請把必需的工具（即言論自由，代議制度等）給我們；那時我們便給你幫忙來肅清社會主義者。如果我們沒有這些必需的工具，我們是不能夠給你幫一點忙的。」實在說來這樣的回答未免有點不高尚，不過原意確實是如此。

政府不同意這些條件，又明白地解釋說，牠所需要社會給牠的幫助非別，只是給牠

做偵探罷了。

這一次社會便拒絕了。

因此政府完全成了孤立的了，這樣一來，恐怖主義者與政府鬥爭雖然勢力大小懸殊，但也不至於相差得太遠。

恐怖主義者底鬥爭之奇蹟，用這個秘密來解釋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如果政府不是和社會決裂得這麼厲害。那麼恐怖主義者決不能和政府相抗；若不是因為這個緣故，俄國社會對於恐怖主義者底行動一定不肯放任，全社會會團結起來一致來反對那些擾亂牠底和平的人，在短時間內便會把他們消滅得乾乾淨淨。

然而有一件事却是明知白日，恐怖主義者如果不生活在社會中，那麼他們究竟生活在什麼地方呢？他們每天不和社會中人交接，又和誰交接呢？假使他們僅僅是爲自己底利益而擾亂公共秩序的罪人，那麼社會便會把他們縛起來送到官廳去。退一步說，如果社會不肯毅然決然地來做這件事，那麼牠只要不幫助他們，也就會把他們制服了。那

時候恐怖主義者會從什麼地方得着工具呢？他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藏身呢？他們會從什麼地方得到援兵呢？我不說一般人對於政府之真誠決絕的憎恨，這是和社會本身底直接利益有關的；實則社會與人民不同，我們不能說社會不懂得牠自己所言和所行。我現在要反問一句，俄國社會爲着什麼目的要幫助人所深惡痛絕的政府呢？因此不管政府如何要求社會，而社會却是依然袖手旁觀着恐怖主義者之所爲。並且牠還在暗中擦手擦拳預備加入戰鬥，不僅不幫助政府來告發恐怖主義者，反而甘願幫助恐怖主義者（如果牠不因胆怯而縮手的話），因爲牠覺得他們是在爲牠謀利益。

俄國政府之孤立正好比作一個到了被征服的國家內受萬人憎恨的外國征服者之孤立一樣。最好的證據便是我在前面所說過的：政府無力克服恐怖主義者，爲說明這件事，我且舉出幾件關於革命生活的小小的事變來。

在先我必須承認一件事：若說到陰謀者底資格，俄國的革命黨人是不行的，很少有幾個例外。俄國人底性情是非常慷慨，放縱，不注意，不服從；愛光明磊落落，慣於「共同」做

事；這一切很少適合於秘密謀叛之必要原理：凡秘密之事只能告訴和這件事有密切關係的人，而不應告訴此外的人，縱然告訴了不見得就會有什麼危險，也不應該告訴的。

像蘇非亞·柏洛夫斯加亞，或司特潘諾維奇那樣的人，在俄國人中是非常之少。因此革命黨中的秘密很難保守住的，他們一旦走出團體便把秘密盡量地在同志和朋友中間宣傳，流傳之快真令人不相信，馬上從這城傳到那城。但政府却如同鸞贖一般，一點也不知道。

因此在幾個「遠法者」所主辦的報紙土地與自由出版之前，便有一份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秘密刊物原始在聖彼得堡出版了。原始不是黨底機關報，乃是一個小團體刊行的，主辦人共有四五個，都是「合法者」。聖彼得堡全城都知道他們，而且能夠指出他們底姓名。然而警察雖然跑斷了腿去搜查這刊物底地址，却一點也不知道，一點消息也得不着。所以這刊物底主辦人中有幾個不會犯過別案的，至今尚健在，非常安全。

恐怖主義者刊物中最可怕的民意雜誌在聖彼得堡銷售的方法也是非常簡單，誰

都想得到；在各高級學校，各社會階級，各大省會中都有人來擔任代售，而且這些人是人所共知的；他們收到刊物若干份，便盡量地售與所有願意閱讀的人們，在聖彼得堡售價二十五個戈貝（銅元），外省售價三十五個戈貝。

還有一件事，說起來好像是非常奇怪，其實是非常真實的。

一八七九年執行委員會所組織的地雷陰謀事件，可算是秘密結社所擔任過的工作中之最大者，這是預備沙皇從聖彼得堡到克里米的途中來炸殺他的。這工作底規模太大，單靠團體底力量是不夠的，於是只得盡量收受那些久已預備來幫忙的外面的人底援助。有了這許多參加的人，無怪乎秘密守不住，謀炸事件不久便傳遍全俄國了。自然確定的地點是沒有人知道的；然而所有不受警察收買的律師，著作家，學生都已預先知道沙皇專車從克里米到聖彼得堡的途中會被炸毀的。到處都在談這件事。在某一個城市差不多公開地為謀炸事件募捐，而且居然募到了一千五百個盧布，都交給執行委員會了。

然而警察連什麼都不知道。那時期的六次狙擊計畫中，只有一次是偶然被發現了的，這是洛哥文科狙擊事件。哥登堡帶着炸藥在愛利沙白格勒車站偶然被逮捕了。因此引起了警察底疑心，於是更加警戒，在車輛之設備調度方面，更加小心。

這類事是很多的，從這件事看來，我們便可知道政府與革命黨人二者底比較的形勢了。

恐怖主義者所面對着的政府，並不是西歐那樣的政府，因為恐怖主義者和西歐那樣的政府比起來便是勢力太相懸殊了，決不能與之相抗的。然而俄國政府不過是一個只顧自己底利益，得不着任何社會階級援助的孤立的小私黨而已。

因此和這個敵人，恐怖主義者可以一戰，不管這場戰鬥是何等艱難，但究竟是可能的，還可以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

將來的結果究竟如何？

這要看政府所採取的政策而決定。

但有一件事至爲明顯，政府決不能用復仇政策來撲滅恐怖主義者。正因爲恐怖主義者人少，便很難被政府撲滅。像巴黎公社那樣的革命之失敗，至少可以使得征服者多享十多年的和平；因爲在這幾萬的受害者中，一國的最高貴，最慷慨，最勇敢的精華都消滅殆盡，又須得憔悴悲傷地過了若干年，讓一代新人起來，替他們底被殺害的父親報仇。然而在俄國情形却不同，政府雖然極力壓迫革命黨，但每次只能從革命黨中奪去幾個或幾十個人，這樣小小的損失又算得什麼？

其餘的殘存者會來繼續戰鬥的，並且因了復仇的熱望，他們底參戰的熱誠更加增高了。而一般人民底不平不滿更會供給他們以金錢上的幫助。一般的青年人看見這許多殉道者底光榮的例子，受了感動，竟甘願加入革命黨中來，因此革命黨得了不少的援兵；而戰鬥反較前更加猛烈了。

然而如果恐怖主義者不能被撲滅，他們又如何能夠戰勝政府呢？

像一次大暴動所得着的那種決絕的、立刻的大勝利是決不能用恐怖主義之方法來得到的。所可望得到的勝利乃是像弱敵強的戰爭所能得到的勝利，這和荷蘭的「乞丐」與西班牙人戰爭時所得的勝利一樣。和這種看不見，摸不到，而無所不在的敵人戰鬥，強者常常會失敗。但並不是敗於他底敵人底武器，而敗於他自己底精力之繼續的興奮，到後來這種興奮便使他精疲力盡，比較戰敗還損害得多。

恐怖主義者不能夠推翻政府，不能夠把牠逐出聖彼得堡和俄國；然而却能夠逼着他許多年來荒廢了百事，專門來對付恐怖主義者，而且將來也不得不做下去，結果牠底地位便不能夠維持下去了。事實上帝國政府底威嚴已經受了一個打擊，這傷痕是很難醫治好的，一個皇帝爲了害怕恐怖主義者的緣故幽居在監獄似的深宮裏，這樣的事至少總不會使人讚美罷！

在這一點上我已經能夠舉出許多流佈於軍隊和民間的事實了。如果他再幽居一

兩年，人們對於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然而如果他仍要繼續他底政策，他不幽居起來，又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

然而政府底不利，並不僅在這道德的一方面。

我們還應該承認在自由與專制的鬥爭中革命黨人總佔着時間上的利益。每一個禮拜，每一月份的遲疑，猶豫和神經緊張，使得他們底敵人大不利，因而增加了他們自己底力量。在這時候，他們底潛勢力使一天天地撼着帝國政府底根基；人民底經濟地位已達到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危機；財政問題和行政機關底腐敗，也是足以致帝國政府死命的打擊。

然而新皇願意來改善人民底情形，澄清腐敗的吏治。

其實這是多麼無用而可笑的嘗試啊！而且這還是騙人的舉動。難道這不是從彼得大帝以來歷代帝王底黃金好夢嗎？難道這許多禁止受賄怠職的命令不是說來說去都是那些話嗎？爲什麼都成了空話，未見諸事實呢？因爲歷代皇帝都想由自己獨斷地來

包辦一切的事，不肯把自己底政權犧牲一點，單想用官僚政治來壟斷一切。

其實要改善人民底情形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人民做他們自己底命運之主人；社會要有着言論自由的報紙，才能夠監督行政機關底腐敗和專橫，而使之改正，這是盡人皆知的事。

既然歷代的帝王都失敗了，那麼採用同樣方法的亞歷山大三世在現今的情形之下怎麼能夠成功呢？

而且全國人民實不願再等了。不平的怨聲一天天地增加了；人民底困苦日甚一日，財政混亂政治腐敗更是變本加厲。恐怖主義者時時顯露頭角，他們一出現，便把政府驚恐得麻木不仁了。

然而恐怖主義者也深知如何才可得到大勝利，事實上他們已經明顯地告訴我們了。

這種地位是不能夠維持下去的；政府若能早日脫離出來，倒是牠底幸福。

只要政府允許全國民底立法的要求，承認我們所處的時代與文明所不可缺少的最根本的政治權利，那麼俄國至少可以平安於一時，萬事皆依正軌而行。恐怖主義者第一個就會拋下他們底殺人的武器，而採用最人道的方法，這方法之最有力而最重要者乃在於自由人底言論自由，他們曾幾次明白地宣言過。●

他們一定要這樣做，而且也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如果在一個政治自由的國家內，他們還要繼續這樣做下去，那麼他們連一天也不能夠存在的。

這便是俄國內現在危機之最好的解決方法。

然而這要看政府有沒有那種聰明和勇氣來採用這樣的方法。

如果牠不肯呢，結果又會怎樣？

這是很難預先料到的，因為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是一個變化奇異的怪物，牠

● 參看本書附錄「民意社執行委員會上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書」

一旦發了狂時，誰也沒法知道牠會走到什麼地方才停止，或者會玩出什麼花樣來。

總之運動不能夠停止，這是無疑的。牠既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決不能像肥皂泡那樣曇花一現就了事。革命運動底力量不是僅僅那個戰鬥的組織可以代表的，戰鬥的組織不過是這力量之外部的，暫時的表現而已；真正代表着革命運動之力量的乃是千萬萬的人底熱誠；乃是從專制政治淫威下的奇恥大辱的地位中解放出來的普遍的熱望；乃是憎恨；乃是復仇；乃是政府用死刑監禁等等壓迫手段在青年（青年是國民之精英）中如此有力地培養出來的革命的熱誠。此等力量當然要找一個出路——這是最合理的，而且必然的事實。因此便有不少的人甘願而且能夠來指導此等力量。革命黨中的人才自然不會缺乏了。

如果革命這怪物一旦失掉了耐性，或者失掉了希望，不再相信現在所採用的政治恐怖這較溫和一點的方法會成功，那麼將來一定還有更驚人的事發生呢！

這未來的事究竟是屬於何種性質的，誰也不能夠預言。我受着人間至情之驅使，指

出幾件將來會發生的事實，我根據黨底過去和現狀看來，這些事是很可能的；我底目的只是在使輿論知道這個，要牠來設法免掉那些苦痛的事實之實現。（如果是可能的話）

第一件便是撲滅全體政府官吏之大恐怖。吾黨已經部分地試過了，這實驗不過是屬於政治的示威運動一類的，並不就是志在以恐怖來推倒帝政或減削政府底力量。

效力是有十分把握的。一八七八年吾黨底勢力太弱，不能夠擔負起這樣大的戰鬥。現在勢力已經大增，便能夠很容易地來嘗試了。那麼全俄國就會被總督，憲兵，檢察官，裁判官等等底屍首蓋滿了。這真是一件可怕而可悲的事；然而已經有人提到了。

但是還有一件更可怕的事，這已經成爲「閒談」底資料了；俄國革命黨人中的閒談並不是隨便說笑，這是要見諸實行的。恐怖主義被閒談了兩年便見諸事實，一八七八年全年「刺殺沙皇」也成了閒談的話題，後來沙皇果然被殺了。

● 然而我應該指出來有個時候在基也夫已經得着這個結果了（參看「二人之逃獄談」）

現在又開始談到土地恐怖。農民階級在俄國算是最不幸而且人數最多的。這恰和一個隱伏的，神祕的火山一樣，那一羣壓制者正在火山邊上跳舞，自己却不會注意到。農民階級並不擁戴沙皇。他們所擁護的只是一個皇室的神話，這神話是幻想出來的，絕對沒有實際的價值，農民對於俄國的全政治制度非常憎恨，因為這只不過是沙皇自己底權力之發散而已；他們憎恨官僚政治，憎恨地主，憎恨立誓忠於政府的教士，憎恨穿着「德國」或西歐服裝的「先生們」，總之凡為他們多年來的受苦之原因的一切，他們都是非常憎恨的。這個階級是如此絕望，如此不幸，如此困苦，只需要一線火星，就可以點燃他們底憎恨，使之爆發出來，成爲燎原之勢，一霎時不但是全俄國政治制度，近代經濟關係，而且一切文明之產物皆將同歸於盡了，這真算得是一次泛濫於天下的洪水，真正可怕極了，然而究竟比那在專制政治淫威下憔悴呻吟而死的命運好得多！

讀者還應該記着那些目下和貴族政治戰鬥以求政治自由的人都是社會主義者。他們從沒有停止過在城市工人中間秘密宣傳社會主義之工作。他們底努力也不是沒

有用的，我們只舉出近三年來恐怖主義者審判中有不少的工人被控告被判罪的一件事，就足以證明了。然而這些工人也和他們底智識階級的同志一樣，至今還在專門做反對帝國政府之政治鬥爭，爲的是使得將來有用和平的方法來進行俄國社會改革之可能。

現在恐怖主義已盡了不少的力量來促進革命了。如果這一大羣不畏一切，什麼事都可以做的人，一旦散佈到各鄉村，煽起人民來做大破壞的工作，開始和地主以及絕對無抵抗力的鄉村警察宣戰，像在愛爾蘭那樣，那麼又會有什麼結果呢？

誰能預料到，誰又不能預料到這個已經常常談到的土地恐怖主義之結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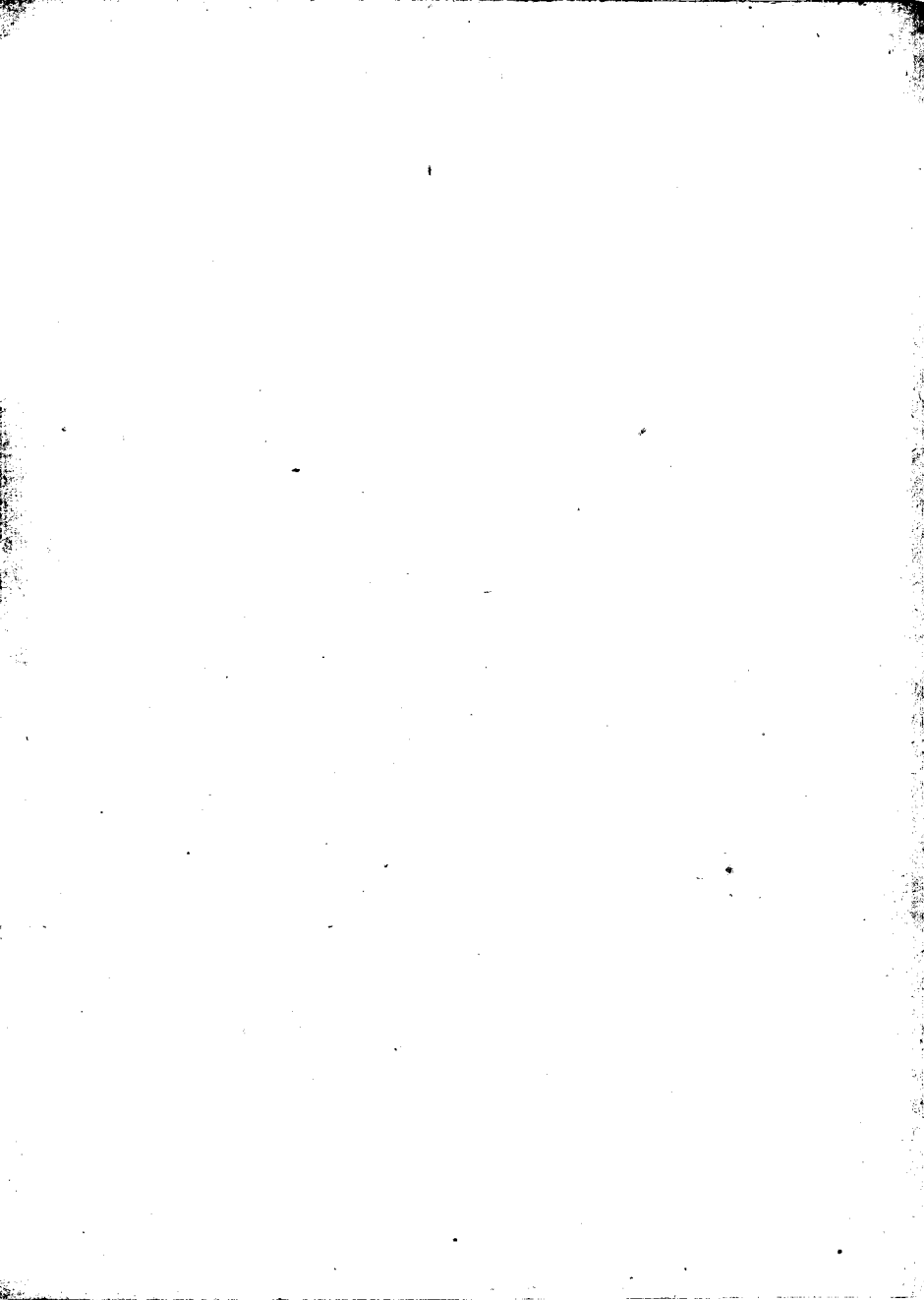
此外尚有皇室的陰謀和軍閥底政變。這確實是第三件事，而且和前兩件事同時並進，甚或先於牠們也未可知。這和恐怖主義並無直接關係，然而也是恐怖主義之自然的結果。就在今日帝國政府也只是宮庭叛亂之玩具而已；也許幾年或幾個月後恐怖主義者底新打擊一來，帝國政府之勢力更弱，那麼在聖彼得堡一般的大臣和將軍之中，難保

不有野心家出現，一演其篡位的把戲？究竟將來的結果如何，這是誰也不能預言的；如果虛無主義者成功，俄國便會得着自由；如果那個已被人疑爲覬覦帝位的屋拉狄米爾大公所率領的「神聖同盟」得勢，不過是以暴易暴而已。然而無論如何，在恐怖主義者流過許多血之後，將來的革命總不是帶有溫和的性質的。誰知道將來的俄國革命會更像東方革命。而不像西歐革命呢？

這便是亞歷山大三世用他底愚昧的頑固給俄國，給他自己底家族預備好了的悲慘的將來。這日子快到了，那時候，他自己已是無力避免的了。

附

錄



民意社執行委員會上新皇亞歷山大三世書

執行委員會於一八八一年三月十日（二十三日）即亞歷山大二世被刺後十日，公布了一篇重要的文件，這篇東西可以給我底關於俄國革命黨與社會黨底實際希望之論述作一個最好的證據。不過只有西歐幾家報紙轉載了牠，而且大都是從德、法文重譯出來的。

從這文裏讀者可以看出那些所謂殘忍嗜殺的人向着政府所提出的條件是何等地溫和，何等渺小——自然並不是要政府承認這條件，他們就停止戰鬥，因為無論怎樣溫和穩健的民主黨也決不會承認政治的自由是醫治工人階級底病苦的萬靈藥；他們底意思是只要政府承認此等條件。他們便完全廢掉暴烈的、流血的方法。他們如今之所以採用這方法者，實因政府不許他們採用和平的方法來獲取人類中之大多數最不幸

的階級底解放有以致之。

現在把全文錄在下面：

「陛下：

執行委員會深知陛下現刻所身經的苦悶，然而牠却不能夠因了同情之念，便把下列的宣言攔延起來。世間還有高於人情之上的東西；這就是對於我們底國家之義務，爲了這個義務，每個國民都應該犧牲他自己，他底感情以及他人底感情。目前形勢危急萬分，轉瞬之間血流通河之慘劇與驚天動地之騷動即將接踵而至，我們爲國民之至高的義務所迫，故敢捧一腔的熱誠以披陳於陛下。

加塞林御河之流血慘劇已不復是偶然的事變，這是人人能夠料到的。在近十年來的一切設施之後，盡人皆知此爲不可避免的事實了。此事變有其深刻的意義，這是身爲國民底元首之人所不可不知道的。

只有一個完全不能明瞭人民生活的人才會把這樣的事變視作個人底犯罪，甚或團體底犯罪。然而徵諸事實，近十年中間不管政府底迫害如何嚴酷，不管先帝政府如何犧牲全體人民之自由與利益，甚至犧牲其自身之品格；總之不管政府採用何種嚴酷的手段以壓服革命運動，而革命運動依然繼續地增大發達。全俄國之精華，國民中最勇敢和最富於犧牲精神的人都挺身出來加入革命黨人底陣營。這樣的政府與黨人間之生死的決戰共支持了三年之久。

陛下，先帝政府之手腕不可謂不猛厲。無辜與有罪不分，玉石同處絞刑。或流，或囚，監獄與放逐地均有人滿之患。所謂「黨人之領袖」均大批被捕，殉道於絞刑台上。

他們泰然自若地帶着殉道者底安靜的態度死去了；但運動並不因之而終止，反之運動竟逐漸發展而得勢。陛下，革命運動並不依賴着個人，這是社會有機體之進程。至於設立絞刑架對付那些代表此進程之最勇敢的戰士，人皆知為無益之舉。耶穌·基督所身受之釘十字架刑罰雖酷，然終不能阻止改革的基督教征服墮落衰滅的古世界之事。

先帝所加於黨人之身的絞刑，其無用亦與釘死耶穌的十字架相等。

自然，政府可以繼續隨意逮捕，絞殺革命黨人，破壞多數革命團體。我們還承認牠可以破壞革命之主要機關。然而社會情形並不因之改善。事實又會造出新的革命黨人；全體人民之不平，全俄國對於新社會秩序之熱望又產生出了新的黨人。全體國民是不能夠被撲滅的；而國民之不平更不能夠用酷烈的方法消滅的。反之酷烈的方法只能增加國民底不平，激發其精力，鞏固其勢力。因此新的個人又不斷地大批起自人民中間，代替滅亡了的舊人。此等新份子利用着先輩底經驗，自然可以組織得更好一點。於是革命運動在量與質方面均是與時日同進步的。我們底情形正是如此。政府遂破壞了「杜加新團」，「柴可夫斯基團」以及一八七四年的宣傳者，究竟曾得到了什麼好處？吾黨中又有其他剛毅敢爲的領袖代替了他們底地位。政府底暴虐壓制遂產生出一八七八——七九年之恐怖主義者。政府白白地殺死了柯瓦斯基，杜布洛文，阿新斯基，利索加布，政府白白地破壞了許多團體。由於「自然淘汰」之作用又有更堅實的組織代替了舊

的不完備的團體。最後執行委員會出現了，政府雖極力想破壞牠，但至今尚無效果。

如果我們把過去的悲慘的十年間的經過用公平的眼光觀察一下，我們可以無誤地預言，假使政府底政策仍不變更，革命運動之將來會成爲何種狀態，革命運動會發展，會擴張，恐怖主義者底活動會以更驚人，會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革命團體之組織也將更爲完備而堅固。同時引起人民底不平之新原因又將繼續不斷地產生；而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任也將一天天地減少。革命之思想，其可能性及其必然性更將逐漸得勢。

一個可怕的爆發，一次流血的革命，一個遍於全俄的大震動會把舊制度毀壞淨盡的。

陛下，這是一個悲慘的驚人的先見。不錯，是悲慘的，驚人的。不要以爲這只是紙上的空談罷。如許多的智能與精力在另一種環境之下本可以用來做有益的事業，開發人民底智識，圖謀民衆的幸福，然而如今却浪費在破壞與血戰中了：我們對此比較任何人都感到更深切的痛惜。

然而爲什麼這流血的戰爭是必需的呢？

陛下，這是因爲在我們俄國沒有一個真正公平的政府的緣故。一國之所以有政府，是要牠來表白人民底願望，實現人民底意志。而我們底政府（請寬恕我們發此言）却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奸黨，並且比較我們執行委員會更應得「一羣篡奪者」之名稱而無愧。

不問皇帝個人底意向如何，政府底行動總是和人民之願望與幸福無關的。

帝國政府已經剝奪了人民底身體的自由，使之爲貴族底奴隸。●牠如今又創造出一個有害的階級，即投機者與篡奪者階級。一切的改革結果只足使人民比較從前更爲困苦。俄國政府竟趨於極端，使人民陷於如此的貧窮與不幸之中，以致他們甚至於欲謀

● 這是指沙皇波利司與亞歷克西二人（十六——十七兩世紀）底勅令，亞歷山大二世不過把此等勅

令取消了一部分而已。——司特普尼亞克。

自己底共同利益也不可能，而且在他們自己底家中也無法免掉那最無恥的檢查。只有渴血的官吏才得着政府與法律之保護，他們底橫暴行爲至今未受懲罰。

而別一方面一個爲公共謀幸福正直誠實的人却得着何等可怕的命運！陛下，你自己深知受迫害被流放者固不僅社會主義者而已！

維持着這樣的「秩序」的政府算是什麼呢？難道不真是一羣篡奪者嗎？

俄國政府之所以不能有道德的感化於人民者，實以此故；俄國之所以產出如許多的革命黨人者，實以此故；謀殺沙皇之舉之所以尙能激起大部分人民之同情者，亦以此故。陛下，請勿聽信諂諛者之言，弑君之事在俄國本是很常見的。

在這樣的情形中只有兩條出路；一條出路是革命，這革命之發生是不可避免的，縱使將若干黨人判處死刑，亦不能阻止革命；第二條出路是最高權威自動地對人民讓步，允許人民來贊助政府底工作。

執行委員會爲着俄國底利益，願避免智能與精力之無益的浪費以及革命所常帶

來的可怕的災害，故敢直接訴於陛下，願陛下採取第二條出路。陛下當知最高權力若一旦停止專斷，而決意將國民良心之要求施諸實行，則陛下可將那般玷污政府之偵探驅逐淨盡，將陛下之衛隊遣回營寨，將使人民墮落之絞刑架全數焚燬。

執行委員會至是將自動地停止其活動，解散其組織，專心盡力於文明教化之工作，以謀人民底福利。

從此手槍炸彈之戰爭將化為和平的理想之討論，本來我們嫌惡暴行手段之程度更十倍於陛下底臣僕，然而我們為慘痛的時勢所迫不得不來採用牠。

我們如今訴於陛下，願陛下捐棄政府多年來的活動造成的偏見與不信。則我們也將忘掉陛下是那個曾欺騙過人民為害於人民之權力底代表。我們和陛下談話，是將陛下視作一個誠實的人，一個國民同胞。

我們希望個人的私怨不會壓倒陛下底義務之感情，或聽從真理之願望。我們也會有個人的私怨。陛下失掉了你底父親；我們也失掉了我們底父親，而且不

僅失掉父親而已；我們還失掉了我們底弟兄、妻子、兒女，以及最好的朋友。然而如果俄國底福利需要我們忘掉個人的仇恨，我們就會把一切個人的仇恨完全忘掉的，我們希望陛下也能如此。

我們並不向陛下提出何種條件。請勿因我們底提議而震怒。爲了使革命運動化爲和平的改革，條件是必需的。然而此等條件並不是我們創造出來的，這是時勢造出來的。我們不過將牠們提說，使陛下記憶起來罷了。據我們看來此等條件重要的有二：

- (1) 大赦所有的政治犯，因爲他們並未犯罪，不過盡他們底國民之義務而已。
- (2) 召集全俄人民代表的國會，研究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之最好的形式，適應人民之需要與欲望。

然而我們以爲還應該指出來人民代表底權力之規定只有在選舉是完全自由的時候才能夠實現的。因此選舉只應行之於下列的條件中：

- (1) 依居民人數爲比例選出議員，各階級人民一律參加選舉，並無區別。

(2) 對於選舉人及議員不應加以任何限制。

(3) 選舉及選舉運動應有完全的自由。因此在國民議會成立之前政府應該發布臨時法令，允許人民有下列各項完全的自由：

(A) 出版自由，

(B) 言論自由，

(C) 集會結社自由，

(D) 選舉演說自由。

這是使俄國進於和平之境與正規的發展之唯一手段。我們在全國民，全世界之前嚴重地宣誓：只要國民議會基礎於上述的條件而成立，則吾黨願無條件地服從國民議會，而且以後不反對國民議會所承認的政府。

陛下，如今該你來決定了。選擇之權在你。我們只能希望你底判斷及良心使你採取唯一的決定是與俄國底福祉，與你自身之品格以及你底對國家之義務不相違背而已。

一八八一年三月十日(二十三日)

執行委員會

這就是革命黨向政府提出的條陳，而且黨人反覆提出過數次，便在一八八二年三月出版的民意雜誌停刊號中也曾重提起過。

然而政府却回答以新的死刑，大批的西伯利亞之流放罪，出版之壓迫以及各種自由主義的潮流之防止。

公平的讀者將由此判斷誰是正義，和平與秩序之擁護者，誰又是真正的「擾亂公安者」。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 此宣言於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二日印於民意社印刷所。據說此宣言是出於詩人米海洛夫斯基底手

筆。——譯者。

後記

這書原名地底下的俄羅斯，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一部名著。著者是俄國著名虛無主義者，但此書却用意大利文寫成，在意大利出版。出版以後曾轟動全世界，短時間以內，就譯成俄文及英、法、德、西班牙各國文字。日本也有譯本，譯者官崎龍介就是三十三年落花夢底著者白浪滔天底令郎。據吉野作造說，他是一個長於文筆的熱血男兒，所以他譯司特普亞尼克底書，能恰到好處，不過大概因為疏忽的緣故罷，書中譯錯了的地方可也就不少。

我一九二六年在上海時讀到這書的日譯本，後來在巴黎又先後得到西班牙文、英文、法文三種譯本，對照着讀了幾遍，被此書底文筆和事實感動到極點，便起了翻譯的念頭，然而因為忙着別的事情，這本小小的書竟然經過了幾年的長時間才得譯成。

這書在一九三〇年曾由一家小書店印行過兩千冊，但後來售完就絕版了。最近我參照英法文譯本把牠校閱了一遍，修改了一些處所。我發見有好些地方我都採取了意譯的方法，覺得看下去文字也還明白而有力，所以也就不一一的改正了。

卷末附印的「司特普尼亞克略傳」是原書所沒有的，僅見於西班牙文譯本內。作者未署真姓名，只署了一個「E」字，我不知道是什麼人。我從改訂第三版的西班牙文本把牠譯出。那時我還在讀西班牙文，認得幾個字，多翻翻字典，也頗能明瞭那原文底大意。但現在我底西班牙文已經完全還給我底先生了。昨天翻開那原文來看，我甚至奇怪起來：我從前怎麼能夠翻譯這樣的天書呢？

司特普尼亞克略傳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著名俄國著作家兼政治亡命者，以「司特普尼亞克」(草原之人)筆名見稱於歐洲的革命家走過倫敦，柏弗特廣場附近的鐵道，預備去看他底朋友，俄國革命宣傳委員會的一個同事(按即 Volkhovsky)被火車撞倒了。全部列車從他底身上軋過，等到幾個泥水匠在鐵軌間尋到他底屍體時，那已經是殘廢不堪了。他們把他底屍體送到他底不幸的妻子那里去。這個悲慘的結局，使人相信他是自殺，但却找不到可信的理由。

司特普尼亞克底真名是賽爾該·克拉夫秦斯基(Serge Kravchinsky)一八五二年他生於烏克蘭底 A 縣(Adjatch)的一個貴族家庭。他曾加入軍隊，做了一個破隊軍官，後因嫌疑罪被告發，監禁數月即得自由，但從此他儼拋棄了軍職。一八七五年到民

間去宣傳暴動之運動發生，他便化裝爲農夫，到鄉間去傳道，但後來又被逮捕了。憲兵給他帶上手銬，把他押解到省城去，但在半路上，他賄買了一個憲兵，得以中途逃脫。他一直逃到瑞士。在那里遇着了兩個他底家裏的朋友，他便有機會再去到拿坡里。

他因爲想看看意大利的情形便借這兩個朋友到拿坡里；然而到了那里，他並不休息，却又與「第一國際」之追從者結合起來；他發表了一篇關於戰鬥團體之戰略的宣言，又預備貝尼溫陀之暴動（加非諾所指揮的），出發去加入暴動者之隊伍。一個叫做法利拉的人是一個奸細，暴動者很相信他，把看守地方的責任信托他，他却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訴那時候當權的尼可特拉大臣，在叛逆者到達預定的地方之前分別地把他們拘捕了；賽爾該當時假名爲「阿伯拉罕·魯布洛夫」他一到素洛帕便被逮捕，因於貝尼溫陀九個月的監禁已夠他學好意大利文了。在他底囚室裏他用牙刷做成筆來寫字，一面死死地背誦范發利氏底字典。

一八七八年維克都·愛曼留爾一死，阿伯拉罕·魯布洛夫及同志數人皆遇特赦。

他馬上就回到俄國，同年在聖彼得堡進行運動，實現了震驚一時的大暗殺事件。

這個天賦有非凡的精力，的青年要替他底在監獄中受虐待的同志復仇，在一八七八年八月十六日便在教堂底門口等待着聖彼得堡憲兵司令麥孫采夫將軍，麥孫采夫走出來正和一個友人握手，賽爾該便拿一把匕首把他刺死了。一個革命黨的醫生駕了一輛馬車等着賽爾該，賽爾該跳上馬車便趕起馬走了。

他神奇地逃避掉了一切的危險，再到瑞士和意大利去，在那里他開始用這「司特普尼亞克」之筆名，這個筆名在西歐是很有名的，而他底真姓名，知道的人倒反而很少了。

我於一八八二年在米南和他認識：他底眼睛裏的火燄在他底加爾木克人的臉上發射出強烈的光輝；他底相貌非常謙和，非常鎮定，非常惹人同情。他和急進派或溫和派都有往來，和衆人的感情都很好。此後他便在福爾弟斯（Leon Fortis）底雜誌牛鞭（Pungols）上面發表他底攻擊俄國暴政描寫革命黨人底英勇之論文，這些論文隨後

就被他編爲一本書，由T書店 (Trevose) 出版。此書底題名是地底下的俄羅斯，出版後，使著者立刻成了文學界中的聞人，引起世人底同情與讚美。由意大利原文又翻譯成各國文字，翻印無算，被人列入「不朽的著作」之林。

然而對於他，著作只是行動的一個形式而已。他隨時都預備回俄國去參加實際活動。從一八八二年起他便定居在倫敦，在那里用各國文字著書，用各種語言演說。

他在倫敦宣傳甚力，使得倫敦各黨派的人對於他底運動——反對俄國專制政治之爭鬥——表示同情，他和他們建立了俄國自由之友社。這個團體在一八九〇年發刊了一種雜誌自由的俄羅斯，他一方面是雜誌底主腦，一方面又替許多英國日報作文。同時他又幫忙在美國創立美國西伯利亞放流人人道協會。

至於他底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沙皇治下的俄羅斯（一八八七年出版於巴黎）一個虛無黨人底經歷（小說），俄國農民及其他同類的著作。還有另一部小說也是很受人歡迎的：凡爾加河畔的茅舍。他底最後著作是用英文寫的，題目爲亞歷山大二世與亞

歷山大三世。他正在壯年，以後的事業還很多，孰意慘劇之來竟使他不能盡展其才，死時年僅四十三歲。